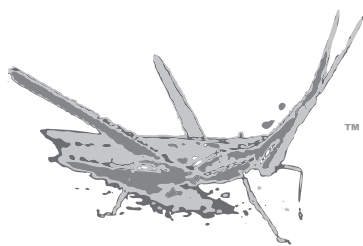


译
用



小
写



坏 蛋 继 续 出 版

自 按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重要的诗集。十二月末，一个早上，当我重新查阅这一年来的写作，我感到它们大多遵循了当时的感受。在为真诚感到羞愧同时，我不会再对这样的写作抱有任何质疑。我得到能力，只是用它来制造一些杂质。

- 第一部分 清晰的事物，败坏的鸟。
- 第二部分 乌云 /67
- 第三部分 七月与反右 /127
- 第四部分 汉语或黄昏 /180
- 第五部分 十二月末，在椅子上度过
一天没有举起手。 /233
- 第六部分 《小写》 /263

www.plus2pounds.com

第一部分

清晰的事物，败坏的鸟。

通县，阳光二十一首

1、2019年1月25日，通县，阳光
今天通县的阳光有多好（对一个上午刚到的人）
简直可以用它写三百首诗（而不用总是提到卢
照邻）
一回家，我就来阳台坐着（也不喝水）
需要的鸟正好停在栏杆上（一头发霉的喜鹊，它

睡着了)

近处(群芳南路、2枝银杏),路对面(荒地)
以及更远(空荡的天空),这一切那么熟悉(
平常)

仿佛只有这些阳光(它好,光亮,全面笼罩)
暗示我,其实回来的不是时候

2

我有时不怎么相信这种自然光线,不是
它干净、核、直线,和所谓波粒二象
我也不知道。有时(我坐在任何一个阳台上
喝水,也四处瞭望)我看着它,知道它酷,
但也怀疑这里头有阴谋(就是那种:
高级、抽象、宏观神什么的):阳光下,
一切明白、显然,只是我看不见。

3

晚上要出去吃饭吗
即便快放假过年
在北京想找一个朋友的饭局
总是有的(几个东亚病夫
在失落中哀愁个什么)16:31分
阳光在褪去(消失)
我没想。打算到床上
睡一觉醒来再说
反正有没有光

在哪儿（副中心），都是睡

4、次日，同上，续

上午8:56阳光
烧些水，三、来阳台歇着
玛丽莎是一个外国女人
昨晚，她喝了个全醉
大概捷克、还是
斯洛文尼亚什么的
黑乎乎的。回家路上
她又加喝了两瓶
算是喝通了。不知道
她掉了两条裤子
今天上午的阳光仍然好
否则呢，阳光
它必须是好的
对自然光的好感
我感觉，主要来自
毛绒绒的祖先
他们一路下来的遗传
也不是。我的感觉
经常出错
并且不怎么稳定
“让一让，不要挡着我晒太阳。”
说的好像那些阳光
是他的

他明显超时了
从这里远远看过去
他而且也不关心
乘法（包括过期的牛奶）

5

阳光下，一匹到处漏气的马
艰辛岁月，若干无名的地主聚在银杏树下烧火
我要这些画面干吗，没用
已经过去2天，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查了全球天气预报：委内瑞拉（约等于零）
今天阴转小雨，17~24° C，东风2级，
相对湿度94%。很精确，具体，超越理性
但是身体没两毛钱的感觉。但是拐两三个弯
也能想起杜工部：继续待在潜艇里，不要上浮！

6

通常在诗里
无论多好的阳光
用完后，它就没用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假设
我们谈的是这会儿这些实在的
群芳南路上的光：
它平和、体感舒适
是最好的那种

那么邓兴，我们还谈它干什么
我还是建议你来北京混几年
在地级市搞写作
无它，只会写成大师

7、三日，同上

给我一把能发出声响的琴
我将对着这早上的太阳一通狂奏
它在天上和看不见
自转周期约地球的二十五倍
我不想起床：没有值得一个人起床的阳光。
是阳光，而不是别的
只是隐喻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诗就是隐喻
而象征大概也没那么糟糕
没有象征，那代表核心的发光体
仅仅是一小个黄矮星
这些都不要紧。我要的
是一些实在、明显、
可被身体吸收的光能，可是没有
这会儿8:36分，从窗户看出去
空荡的天空只剩着一根稻草
我火气不够，只拨了拨一根琴弦，只一下

8

我在等（空的）
没法等了，起床去买烟
一个拖行李箱的关公
在路边等车（停着）
我停下，像他那样停着（而不是在等）
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
停着不动
也不知道在停什么
但肯定不是在等
（阳光，或其它。）
没什么特别要等的东西，我没有
（也不打算）突然走向共和

9

槐树登机了吗
11:20的航班
要是赶趟
这会儿他就
已经在天上
两小时后
降落在没有阳光
的首都机场
不像在那高于
云层的天上
那阳光无限接近灿烂

甚至直接来自
深邃的虚空
明天见！

10、第四天，又阳光

不要在意这一天天气的得失
要关心的事情有：
把书桌从房间移到客厅
下楼买两盒烟
烧些水（扫一下厨房的地）
去个理个头？阿希巴，算了
5、整天跟张临待在一起
（早上8点，M.她上班去了）
等小平他们来通县
喝（继续）
别忘了电话浙江
中午有一个电视送家里
这些、那些
诸如此类什么

11

一个女人走在群芳南路上（从我的左边到右）
在这样（默认为好）的阳光下，她穿一件
黄色的上衣，她是一个中国什么人，她不知道
去哪里，不高：矮小。移动迅速，反光
每次都先抬起前脚，她不说话。头脑冷清

也许她已经吃过早饭（我们不知道），她还有一条狗，这点看不出来。她特别，对她自己而言她活到了现在，假设以她设想的样子。她在：这里、那里，她最好消失。大概就这样。她消失

12

阳光下，4只袜子
还是在阳光下，或风雪中
4只袜子的秩序

外一首：《批评与自我批评》

“每个人
都值得拥有
美丽的
沙龙品质
秀发。”

在喝混叉的
第二天上午
08:46分
躺进水缸

制造一点波浪和
上述均不是

丢了
一个帽子

13. 第五天，这首诗还要写多久

这取决于我还要在北京待几天
这天有阳光，我就写一写
阳光好（明亮），就写好点（多写一些）
没有，我也不勉强，随手空写几句
要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就像今天通县的阳光
我最好赶紧出门，去城里
找东林和槐树（两个武汉人）散步、喝茶
从五四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到库布里克
当我们走到七圣路（夏天，那些发亮的阳光、
树木和一个衣装鲜艳的朝鲜女人），天已经黑了

14

回到家，我现在晚上快11点钟躺在床上
房间里只有一个手机屏幕在发光
把手机关上，光就没了。我的感觉
光关掉的速度比光速还快（只是感觉）
现在房间黑着，也不可能全黑一点光都没有
这些杂光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兴趣吸收
我是黑洞（可以想象成一个点）
我有时偶尔作为一个光源发射的光芒
通常照不到我自己，射的也不怎么平均和远

15

平谷还是太远了
槐树，你到了住处没有
我要睡了
你到了就在鱼群里打个1

16、今天大风，星期三

我都不用打开窗帘
就知道没有阳光
昨夜，我听见北风
刮过华北平原
横扫一切牛啊鬼的神
它们在风中乱舞，都是当代的
身上绑着各种海带
而我骑着巨鹅停在高空
喝可乐（也啃着半根甜玉米）
起先，我以为只是在做梦：
它枯燥，用打火机点它反复试
终究没烧起来。

17

去厨房烧水，冲茶，之后回到餐桌坐下
在没有阳光（风摇晃树枝）的星期三上午
我和张临待在家里

张羞，你是属什么的，他问
羊，我告诉他，不要在地板上表演一个拖把
他当然是我的光，唯一的一支
我有时把它抓在手里，倒过来竖着
有时扛在肩上，也有绝对的意义

18

中午，阳光略有回升
狐狸出洞找东西吃
在旷野中碰到
一个闲散的达达
知道跑不掉，只好安静坐好
听了她90分钟的
古代文学基础

19、一月末，结束三首

醒来，又很快睡去
在凌晨3、4点钟
我在河边哭
丢了东西，怎么也找不见
我知道它是梦
那种伤心真实极了
我没法控制
只有让它泛滥

再醒来，天还没亮开
走去厨房喝水
吃了3个桔子
心绪平复下来后
走去隔壁房间
看着睡中的张临
他在这里

20

今天太阳照常出现在天空
通县阳光一般
我没出门，一大早上坐在阳台上
看着一枝楼下的杨树
一枝树木有什么好看的
即使在一般的阳光下，没有
要树叶没有树叶
也没鸟停着
倒是风（底线和内部矛盾），算了
我还是早些走，最迟明、后天

21

除了一些光，
一个瓢虫那样的小东西
也停在我手背上。
什么是光？
光就是开始的地方

除法

感冒了就要多喝水
没有气力，所以打开这只手
它单一，看上去完整
更主要的它实用
跟我一起经历了太多的事
它曾经抓住一个柔软的东西
长久没有放开
也因为单纯出于喜欢
一直握着一个桔子
我用它点烟，在很多时候
但更多的时候（我的感觉不好）
它只是空着
我动它，它没反应
跟它说话，手哪里听懂的语言
但它会除法，这是真的
3除2，我问它余数
它便自动摆出一根指头
朝宇宙方向（大范围）竖着

写信

照邻吾兄：

现在，我端着一杯茶水
沿它的水平面看去，我看见
未来，并不像你预言的那样
它更浅（接近于透明）。

致敬！

（下午4点半，江滩公园见。）

羞，即日

她在跳绳用的绳子上
挂起一条鱼
一根蓝色的绳子
和一条抹了盐的鱼
河对岸，两个党派还在反复吵架
派别（文学、艺术）并不重要
人民当然也是

压缩

一个词不能单独存在
这就像一个很好的天空
要是没有鸟停着
它只是空
无法得到意义
但这也仅仅是道理
离事实终究还差那么一点：
不是我要去关心的事。
在一个这样（普通）的上午
我喜欢让熟悉（必然是
淮安来的）一头鸟
飞来窗口，
停着（背对着我）
不说话。而这正是
我们相处的方式

记蓝石、小平来江城

早上（第二天）我醒来，出了太阳
阳光真好，在这样一个冬日带来明亮
我站在窗前喝水，楼对面
一个看不清的妇女伸出她的脑壳

东看看西看看，光线射着她
此刻，我没有感到那种夜酒过后的后悔
我去感觉了，没有。并且觉得安宁，在心里
感谢宇宙为我制造了节奏，而我
只须负责那一点杂乱、微小的旋律

统计

在陕西，一个女人
被村里一个强人砸死了
二十年后，2018年
2月15日除夕
女人的儿子张
冲进这个强人家里
一口气杀了三口
2019年1月8日上午9点
张被判死刑
它的过程像是1:3:1
结果仿佛是2:3

江的那边

一个很少过去的地方（桔子）
现在我们就在：那边
那边很好，能静的下来
当然，这边也没有错
在有一些周末下午
我会坐在这边（看过去有些远）
在那条长凳上
或走近些，去堤坝上坐着
看看江水，有时也看远一些
贴着水面看去江的那边
（主要是这边）
那边是没什么人的（一个、两个），有时
有船经过（我看到了）
跟这边情况差不多，但相反
一个废弃的码头也在那边
这边是没有的
我有时长时间看着那边
那个浅黄色（印象中，它应该是
这个颜色）的码头
只是看着那里的
一个人（不一定能看清楚）
他应该坐在码头的台阶上，在钓鱼
我现在看清了：他们
是两个人，一个在抽烟，一个正在休息

他们应该是认识的
平时（今天也是一个周末：2019年1月13号）
光照在那边，或者统一也照在
那边（是这样的，当真的从这边
看过去，那边
确实比感觉的远些）
但主要还是这边（一直是，我不说了）
但今天，这个下午没有阳光
回去吧我们，我跟小平
说，这边有点儿冷

预览

for our Jodie

抬起
一根手指，把它
竖在空气中
放凉后
再用它去点开
那盏台灯
比上次明亮

返回

1

一个人去哪儿了
三年后，他才返回家中
他的妻子当然不见了
不见的，还有房子
不是原地盖起了寺庙：那里空着，
空地中央，放着一只水缸。

2

秋天，一个人反着走回家
不是倒着（谁会这样走路呢），他反着走
是他一开始就发现
返回的路是反的
他不懂，只好反着返回
走了两天
没感觉有问题
再走，还是同样感觉：
那是返回的感觉：与离家
正好相反。
三年了，也该返回
有一天他这么想

3

在空荡而高
的天空，秋天
鸟停着不飞
（一种标志）
一个人走在
返回路上，遇人便说：
知道吗，我返回。
他拦下对方，等不及想要
一一拥抱他们
那是一些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群众
一个个的离家
还没几天（还没到达）
是啊，其中一个A说：返回，
那是什么地方？
不管什么地方A说，
你一定是走反了

4

跟他们不同
一个人在他离家时（也是秋天）
也是反着走的
这种走法没有方向、目的
它只为返回而走
什么时候、何处返回（不知道，既然

“到达是不可能的”，那返回呢。）
他不知道（也不去想这些）
他有时运气差
走进一个空荡的寺庙
喂，有人没，他喊
没有回音。一个空壳菩萨
倒断在大殿地上
随便睡过一宿（梦见牙齿摇晃）
第二天，天还没亮
他就走了

5

鸟，从地上跃起
匆匆返回天空
这种情况，他只在离家路上
见过两次
一次是准备过河
河里发大水（他等着河水退去）
另一次是一只红腹山雀（当时的情况
比较混乱，但肯定不是做梦。）
返回时则没有

6

而一个雨滴从天空掉落
还没着落，便直接返回天空
不说见，这种事

他想都没敢想（把音量调小到只够他听见）

7

有时，多云转晴
他一个人坐在河边
想起妻子
起先还没什么，简单想想
（一双勤劳、粗糙的手）
等天空正式放开，出了阳光
他再也忍不住
大面积想起
难道这就是返回的暗示
他不知道。掐起手指头算，他离家
实在还不到三天

8

返回和离家都是走
同样形式（路径），心情不同
离家时，天空是天空：晴，
或阴着都是（我们不作过多讨论）
一旦到了返回
状况相反。这天空
哪里还像是天空
反正随便它
是什么的天空下，一个人低头走着
走反了，他都没心情知道

9

既然是返回
走反（难道还有别的走法）
还是反着走（心情上，
又有什么区别）
都只是一个决定
秋天，他站在路边
想了好久
他想，也不是必须要返回
才离开三年，不远
也不是说离开有多远
可能三年还差一、两天（妻子说，
你走。你要是走，
三年以内不许回来。
——既然这样）
那就回去吧，他这么想

10

返回的路
有多远（孤帆、远影、庙）
要走多久，这得看他具体心情
他心情时好时坏
跟天气无关，跟遇见的
动、植物（稍稍）
有那么点关系
他不管了（既然是返回）

总之，这一路跟他想的不一样

11

反对？反对什么
反对无非就是进步。

12

寺庙还在
他站在庙门口
想了想（一只秋天的
螃蟹什么的）
想完之后，他走了进去
一种艰辛漫游后
返回庙中
皈依的感觉
菩萨，倒在地上
周遭长着茂盛的枯草
他想起妻子
仿佛是信佛的
没作停留
在阳光明亮（而他的心情
却突然暗了下来）的一个下午
匆匆忙离开

13

不得不说，鸟（这只、那只：自己想）

跟他是同一路的：这只奇怪的鸟
跟了他三年。鸟，1986年，
它在空中的轨迹是不动
永远在天空最中央
可是，这都已经到了返回的时候
它怎么还没变化。奇怪
就奇怪在这里：对于一只鸟（工具）
返回，还是反着走，还是停着
它没法分别。

14

但也不要说，返回是唯一
这种道理（虽然一开始，他就在返回：
只是方向反了）
现在，一个人他只想返回家中
返回路上，他走走歇歇，反复回想
这是到哪儿了，这里
又是哪里（河边，或始终在天空下：这是
唯一的原因吗）。他忘了
秋天，走在路上的群众
没有一个看着顺眼
他也懒得问（热情容易突然失去）
妻子是火做的，他为什么
又想要回到火中
也许回到家就知道了
他在后悔中想

15

没停留，他连走了三天
效率最高的一段，是他乘船，
从长江中上游
一路到汉阳码头（那里有一个电视发射塔）
原来返回也可以这么顺畅
三年，他遵守对妻子的承诺
尽可能不要离家过远，遇见穷人
最好不打招呼
三个秋天就要过去
到现在他才决定返回（他甚至
还没达到：怎么可能呢（直觉上））
后悔吗，他？多少
总是有的（我们不用担心）
跳下船，他朝着家走去
只是，他当然走反了

16

当然，走反也不是问题
无非越走，离家越远
远是问题吗，不是
（那只是空间）
一个人走在返家路上
至少心情是对的
并没有因为这时天空空荡

（在秋天，这其实不重要。）
他走快，或偏
还是反着走
不用去想这些：既然返回
是一种心情。他这样想
要是早一点想起
他大概也就不走了

17

那天，妻子
（1981年，属鸡的）
握住他的手
没说话。
但明显能感觉出
她的火气
没事，妻子说，
你回去吧。
妻子把他送到村口
转过身，迅速爬上大香樟树
最高的那个树杈
坐着并且
望着当时更高的
秋天的天空
整个流程，感觉上
特别的传统

18

同时，返回一定是复杂的
这复杂在心情（或逻辑）
在河边，他飘忽
他至少有一个理由
不用急着返回
但细想，那也是
返回的理由
比如我们假设：三年了
一个女人还在家吗
反之，要是不在
她又会留下
什么暗示

19

趟过三条河，他就快到了
秋天，再翻过三座山
那都已经能远远的看见
他不急。一些问题
是路上的问题（返回，
还是离家：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就让它们
留在路上（鸟也是：半空中）
现在，上午10:35
他感到疲倦、渴
在路边坐着（喝点可乐）

远远的，一个和尚
朝他这边走来：跳着劲舞。
这都什么时候了

20

秋天，一个人
是怎么返回家中的
返回后，他一连
睡了三天
妻子端着饭菜
站在床边
不仅叹气也沉默
他点起一支烟，问：
今天星期几？
三，妻子放出三根手指说。
那是三根勤劳
粗糙的手指（跟梦中他看见的一样）
看着它们
他感到从没有过的
后悔

21

还是在秋天
一个人（A）走在路上
除了移动
看不出她这是去哪儿、

朝什么方向、
离开，还是返回（古代，
或轻飘的未来）
还是新鲜、坏和错
她有时抬起头
看一眼天空（天空，
空荡而高，没有云、鸟和气）
要下雨了吗
怎么可能
有时又突然停下
低头，仔细看着摊开的手
总感觉哪里
出了问题（还是心情
不对？我们不知道）
她转过身
照原路返回

正月二十，预习二首

早上终于出了阳光，马匹（否则呢）
停在路中央。我8点过起床，没有
特别要想念的人。一双昨晚洗过的袜子
丢在窗台上，旁边，一杯干净的水

左右各个方向看，它都稳定。
我拿上它走去厨房换水，路过客厅时
张临一个人在看球赛（企鹅一飞人）
你在干嘛，我问他。
那你又在干什么，他问我。
没事啊，我说。
我索性停下，跟他聊了一会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这其实是一个口算问题
也是一个速度问题。尤其在
飘摇的古代，人们行路慢，也不认识字
一个人推着一匹马，走在大雨肆虐的道路上
前方，楚国还有至少十二里路远
回头看，东倒西歪的弟子们
已开始路边搭建帐篷，升起饭火

停留

移动中的马突然在风中停留
（星期二，雁和鸟雀原本就停在空中。）
一个人翻身下马，走两步，跳进
坑里不动。你在搞什么？我走过去打探
欠你银子了吗。她白了我两眼，

缩起脖子，不再说话（不像是荒废了的样子）
我驾驶她的马匹，朝地平线疾驰而去

来

我把一个杯子
握在手上
它凉，空和非常的物
这个下午，可能不会有
一只像样的
独自生活的虫子
飞来，飞入杯子
（不为什么）
再飞走
就好像我也
可能不会一直
握着这个空杯
直到永远

杭州史

初十，杭州小雨。杭州，在雨中
路过杭州我看见一个雨滴穿过天空
落在烟头上。不是，那换一个同样的雨滴
穿过空荡的天空，之后，它想去哪儿
去哪儿，我巨懒得管。一个雨
要有雨的样子，一个情人和一个情人
在埋头拥抱，其中一个梁山伯的亲戚，另一个
穿碎花长裙，在火车东站（外），傻乎乎的
连吸3支。愿她们共同灰飞在江南烟雾中
电量急剧下降，天堂陌冷，我去汉口的D1296
还要过0.7个时辰离开，时间、地点、动作
重要的是离开，不管哪里，离开（一个垃圾桶）
之后上升，到进站平台，从这里辽望局部：它是
城市的（啥），它在雨中（保持传统），3、
它需要增加风景点：去历史上找。历史上，
这里曾是良田，一个土豪（也许是他自己的毛病）
终日苦盼其小妾产下传种男丁。那天也下雨，
运动来的迅速（并且反复）。还是算了，他想
他并且承认他可能已刀枪不入。后来，运动结束
天空中升起炮仗和灿烂烟花（就跟我此刻：14：
42分，看到的几乎同等豪华和虚拟和嗨。）
再往以后，1986年，他大概想通了，在灵隐寺
还了俗，远远的走去钱塘江边，消失。

窗外

阴雨天，我坐在窗边喝水也写作
我妈走进来，把买电视的一叠钞票还我
我要这东西干嘛。每次都这样：
窗外，与视线平行的竹林里，
一只吃饱的山雀在竹枝和树叶间乱窜。

工蜂

院子里的一枝什么树花
我一下想不起名字
问我老爹
他当然也忘记了
“是什么花呢，这个？”
他在长考，一副很想把它
想起来的样子（嗨，亨利·米勒）
一枝常见的一人高的灌木花卉
栽在那里有20~30年
每到冬春交际（就像这会儿中午，
阳光和煦、平稳，没有风动和重点）
开的是大红的花朵

但它叫什么花
我突然也不知道去问谁

短狐

今天有些散淡
朴廷桓轻取芝野虎丸
我挨到下午
日头偏西
才来阳台坐着
穿好袜子，和没有要招的魂
等会儿5点下楼
去ATM上取些钞票
买两条中华
回浙江

速写

(2019.2.2, 从通县到浙溪村。)

(1)

1986，一群酷孩在田野游荡，每隔15秒深吸一次快要掉下的鼻涕。

等着。

一分钟，或只是等着（红灯亮着没动）在06:12分。而早先，05:40分，几乎没怎么睡，自动醒来。去厨房烧水，望着水蒸汽发会儿呆，一个打火机和出门。跟张临打个招呼，他还睡着，摸到他脑壳：热乎乎的、开放。过完年我们武汉见！

忘了喝水。

天黑着，把一袋垃圾丢进楼下垃圾箱，天这时全黑。不知道。点燃一支，移动。

走出灯火全灭的DBC加州小镇（离这里半个地球远）。

往地铁走去。

一头鹅在公交站停着，冒气并且只有那根脖子在转动。什么是城市？路灯亮着。在任何傍晚，路灯点亮的那一刻，正好抬起头。妈的，赶场路上清静之极，我感受不到四周所有事物，没感觉。现在，06:12，等着。在同仁堂制药和梨园公园中间的路口，红灯亮起，只有等着。红灯，

2001太空奥德赛，等着。

这路上，没有一部车辆和银河散落。
稍息。

(2)

一部城铁从郊区开往城市，这时，城市黑乎乎的，空着。龙也游走了。龙等于什么都不是（之王）。扛着包裹，一个农夫站在我正对面，倚靠在一根钢管上。不知道站干什么，到处是座位。他不是淮安的，不可能是。不像是归隐黄山的人。我们单独在一起，此刻。仿佛缘分如此莫测。我也有我的路要行。至少趟过两条河、三座山。还没到九棵树，仅仅在梨园站，突然人满为患。闻到各种杂七杂八的乡土气息。这才不到7点。新乡土气息。

四惠、大望路、大望路西，连续换乘。

不要走到自己的前面去，超前。那里什么都没有。自动扶梯。去14号线需要移动1200米，上下五趟电梯，500个人里的每一个人。一种神秘宇宙力量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往故乡（什么？无非那里还有几分田地，又不值钱）回溯。

磨磨蹭蹭的，有些走不动。

（换什么座？）

还早，7:23分。在交通平面图前看一会四面八方方的交通。7:23分，

这时每个人都在7:23分。

一群每个人。

脑子里闪现冰箱和脂肪和硝酸甘油以及大量不可控的什么，海浪啥的。不知道。

移动！

七站后到南站。刷地铁卡，7块，进站。

我感冒了吗，没感觉。

O.M.F. 关公，这里是什么地方！爆满的人群中，我看见一个女文艺青年，涂着个反光银指甲，太阳镜，那种晃来晃去的游子扇那样的折子长裙（不知道），搞不清楚，反正特土。我不是有意的。但她确实把自己搞夸张了，举例说，就像鸡群中一头脱毛严重的鹤。是在搞抖音吗，还是什么？

G165，08:30，北京南——绍兴北。2019年2月02日，12车08C。

买瓶水，狂喝两口。

接下来的问题，去哪儿点上一支。

车票反面的乘客须知上倒数第六个字是个别字。

15A。08:07，挪去检票口附近等着。

每次都这样。等着，还是出站吸两口，根本无法作出决定。而每次我都老实去等着。检票员在朝我这边方向招手。不说话，这个检票的摇手位置应该特指我。什么？我走过去问。并且以愿意立即承认任何适当的错误的一脸无表情。

G165，她说。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你可以提前进站，她说。G165是不是，是就赶紧进站。

看了眼车票，确实是G165。

但她妈的这也太莫名了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能早点去站台，吸上一会总是好的。

就这样。吸完一根半，再次回到列车厢，差不多8:27分，我发现我的8C坐着一个妇女。我看着她。她说，我已经帮你换到9C了，行吗。

行，当然行。我懒得说话。

但是我放在桌上的休闲书（好歹也是波德里亚的《美国》）去哪儿了，还有M.凌晨起床特地帮我炸好的一袋鸡翅，农夫山泉等，去哪儿了。还有我的无敌行李包。总算找见，它在6排（对面行李架上）。

几把无所谓，你们说了算。

一列往南的列车。（不要去南方！那里烈焰绵延，蝮蛇蜿蜒。山深林密，虎豹逡巡。不要去南方啊。）08:31分，它突然动了一下。接着，缓缓启动，加速，离开。

就这么简单。

(3)

平原屈兄：9:46，我此刻在平原，燕赵平原。以时速600公里/时辰巡视土地，放心，它们

很平。我要暂停，歇息片刻。

(4)

济南西，下车的旅客请跳车。

下去吸几口。3深、2浅，正好5口。

冷得要命。

把宝贵的烟头弹飞，这个地方风水一般，没有阳光。我仔细观察了。

还没喝过趵突泉。

移动，二月，在中国移动。

平原上，主要是一些土地、少量树木、羊、几个人。一些电线。云和天空完全没有。

一条河。

那些白色的东西是雪（10:51分，在胡庄村附近：误差超过1公里）。雪是好的。一场好雪更要不知所终。雪停着。也可能已经下完。没有阳光，一切都看不清。也没必要看清。这些、那些，加在一起还是这些、那些。雪比它们清楚，但不重要。没有重要的事。下一站：南京南。

南京也在下雪吗，不像。

我写超前了，等一等。估计半小时后12点才到。

★

醒来。已到太湖吗，还是什么鸟地方。阴，天空空荡，不到13点，仿佛冷清的古代：既是时间也是地理上的感受。总之书生近江南，一股浓

烈的乡愁在逐渐酝酿形成：例如，对东京王珂来说，我就是他永远的乡愁。只要我还在，无论时空还是情感，一种永恒的无稽（现实性）。

有需要补票的旅客吗，没有。

这个社会往大了说边缘文明正在日夜兼程追求超级速度（效率），以追赶上其它历史的步伐。而它自己则不需要也没有历史。它只有虚拟的故事，不需要真实根据。女娲峰，一个地图上的名字。你能知道它是什么吗。不知道，它可能是一间印刷公司：而围着溧阳市区的延绵山丘从愚公时代起就已经消失。老实说，列车驶过新昌枢纽后，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以上，开场白就这么几句。

我现在12:51分看见熟悉的丘陵地貌。列车平均每五分钟穿过一次隧道。两层砖房，与铁路平行的高速沥青路面，不再孤立的村庄和下一个村庄像浆糊一样粘合，不断向城镇涌动、聚集。高铁的视角，来不及看清任何一点细节。所有都一晃而过。不需要想象，也来不及，它快过想象的速度。这是命令。也是享受。映山红花开了吗。什么？这不是需要关心的事。现代性！哥们，那就是每半小时问你收集一次垃圾。

那些云是怎么了：停在那儿，一动不动。

(5)

13:48分，绍兴，阳光明亮，春风徐徐（徐徐）。

去汽车西站。司机说土话。用普通话问我说，是去诸暨吗。

嵊州，我说。

他没说话，接一个电话（30%能听懂）。

我在打字。

转了个弯，师傅又问是不是去客运中心。

我怎么知道。没坐过绍兴车。我说不知道。那么轮到司机说了，反正我就是捧哏。他说嵊州、新昌方向应该是客运中心，西站是去义乌的。

我想他说的对。好，我说。那就去客运中心。

现在13:58分。

春风拂面，室外温度18。

(6)

上三线（绍兴——嵊县）：

票价28块。票号133一串数字B01，14:40。还有10分钟。弄个可乐喝。

8块，她说。

傻乎乎的。

我问她这是啥可乐，这么牛逼。

那就5块。她说。没有一点立场。

喝着雪碧安检：身份证、头像扫描、车票（保险）诸如此类，不知道在检什么。地级市的

通病。

才想起给家里打电话。

去趟洗手间。

坐着，在一个嗑瓜子、红毛衣的妇女正对面候车座椅上。不认识。嗑声特别响。12号检票口，8216次刚走，开往玉环（乌六兄弟）。

排队检票。

还嗑！速度极快。每个人都有她的强项。

我们是一路的。3092，开往长乐：嵊县-蛟镇-长乐。理论上，我最好在蛟镇下。（上派tm集成厨电实力派。品牌代言人：赵子琪（女）。

路途漫长。

★

现在，14:58，在绍兴村逛两下，客车正式进入上三线高速。风。古代唐朝，那些阿杜、老李、灵运什么的，对这条道（从会稽到天姥山脉）两岸胜景格外喜欢。文长，别鸟他们。当然，你也不会。

不好混。

这会儿的天空不再空荡，它青蓝。云也不单独只有一朵，它们白、淡、集成一片。这就是江南：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地方。

汽车在高速平稳行驶。听见的乡音杂质许多。大概说的都跟数学有关：千、万什么的单位。总之大家钞票都巨多：一种过年带来的幸福效应。也是，远离（副）中心就有这么些好处。

我留意高速两边的植物，希望能看到花卉。暂时没有，15:05。

★

醒来。不知道在哪儿，不在高速上。上虞？一趟错误的旅程。

继续睡。

★

16:31，到县城。

继续转车。

近乡。

(7)

这是最后的旅程。

先上车，后买票。

4块。

无关路程长短，我可以一路上冒着烟雾，去回忆并贴近某种现实景象：它就在这里（附近），熟悉和完全融入，没有两毛钱的意義。现在16:54分，出发，迎接它的到来。

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

电饭锅。

马匹和一部城乡公交停在路边：一种思想。在秋天稍晚的时候，或者鸟：我往车窗外看，远还是近，无论从任何方位，哪里有这种东西。能看见的，只是一点傍晚的乌托邦：捎带一抹本地

酱油的调味气息。不论它们是什么。

一、路面颠簸带来的身体震动感是必须的。

二、越剧100年了，它唱了些什么。

三、远远拍一张照片：对准独秀山的寺庙或道观。还在。电量31%。

“我并不在意，因为还没到达。”

但到达是不可能的。

山与水相连。

路灯。

17:43，推开门。他们都在。

(end)

写：致父亲

他既不是你也不是我他是他还记得的一切
我在这一切中游荡，作为中心，我必定是一块
反包围同时也包围这一切的浮冰。很好理解，
不是吗。我有我的火气，我总是带着尺子。星期六，
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某样东西”或“一个上午
09:30分的电话”。无解。点起一支，在灭掉
另一支之前。一不可能单独出现，你也是。杯中的
壁虎。一切都在衰弱，我的任务是站在一旁看着
就像1986年，我站在溪流边。有些能找到意义，
有些没有。我们（第一次）流淌，方向一致。我们
不习惯并且也不能倒流，他去哪儿了？在去钓鱼
的路上，风停着，乌蓝乌蓝的天空横在空荡中，
事和物交叉在一起，那会儿，我还不是读者。对于
严格的一切：比如一头严格的虎，后来，我想把它们
写下来。我去写了。使用大量的别字和错误的语法，
好在结构是牢固的：我注入了真实的情感（材料）。
当我缩小，我变成了一头鸟：小巧、怠战，全身

泛着浅黄的光芒。而当我（有时下雨）无穷大，
我会照着扩散的惯性变得更大、平稳和利于驾驶，
最后是一个尼姑（当时的苏联来的，）沿着
弯曲的半径跑过来，把我捞起、晾干并说，
“东西带来了吗？”我望着她深藏在秋天中的头发，
心想，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但一定来的很好
也是成千上万中唯一的那一个。现在，我（为你）
把这根诚实的手指点在桌上，稍息。一个被薄雾
点化过的孩子，从窗口探进脑壳，不说话
你得机灵点！老弟。别像一只清晰的鹤似的，注视着
这个、那个无法解析的世界：这一切并不包括
在里面。包括一个被抛起的宝石、一个往天空方向
斜飞消失的雨滴。找到那支桨了吗？当一个东西
什么都不是，它就只能是自身。至于写作中的
那些算计意识，总的来说还是善意的。并不会伤害到
任何一头受过轻伤的动物，对此，我相当有经验。
词语，而不是塑造风格，杜工部和谁是
肯尼斯·科克。一个远些，后者地理上更远
他们都像没照过面的翻开手掌的亲戚。三月末
我随时处于写的状态：因为什么？就因为
我是开放的。他呢？在隔着两块玻璃的视频中，
他的形象不代表你。你在听鸡鸣声，射进院子
的阳光很轻：我实在是在写乡村小说，是吗。对与
你来说，我几乎从不像一个需要去担心的玩笑，
并且管够。事到如今，你知道了，我的前世
是一个来自非洲（好望角什么的）渔夫，而我

总归无法呈现全部：这就是，一切。一瞥
而过，诗，生命易逝，在写完之前它已结束
并等着在某处被随时唤醒。一道门被打开，
一个人（也许是你）走过去把它掩上。

工作

我很高兴这个三月只剩下了四天
四月将会是另一个季节，不再春天，
也不是夏天，但仍旧没什么
值得期待的东西。早上，
送完张临回来，我去街头
吃了早餐（几根面条和一撮无法形容的葱）。
回到房间后，读了一点阿什贝利的诗，
接着开始工作。

午睡醒来

总体来说（而不是对一头鹅鹳：
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就在那里），我处于
比以前和稍后更新鲜的时刻：13:25分。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卷笔器和台灯

它们都是天蓝色的，静静地关着，
彼此成为对方的传统寺庙。

打开，放出心中的轻鸟

搜捕活动在颓势中缓慢进行。

（下雨了吗外面，没有。）

把目标物种一一

收进漏斗：它是什么材质（漏斗），
计量单位通常精确到哪里（具体对照目标）。

M是透明的，当然。她明天（星期五）

回来，在上午的10点正。火车

准备好了吗？一个人在移动

而美国在下雨。

而那些古老的超现实主义者、成打的达达、

印度禅宗、春秋名家、道士和不及物的

马列理论阐释者时不时的出没

无非是为了增加这首诗的合法性。

另外，我就在这里

白色墙壁上的裂缝

放置一个点，在裂缝一侧的白墙上
表示这块区域存在一个垂直的海。波浪
朝向裂缝推动，另一侧有什么？
另一个点。波浪撞击白色
产生的行进线（一、绝对。二、自发。）
在与裂缝的融合中消失。这种情况
发生在一个明亮的星期五上午
反复，并因反复而趋于沉默：我们
没有听见声音。这是不被允许的，在三月
或随便其它的规定之内。是吗，裂缝
就是规定，对一切。也不是。它只是接管了
墙和白色和一头房间内飞动的苍蝇和
统统（一个脑壳？）管她妈是什么
一道黑色的裂缝，我们极不耐烦，起身
离开椅子，野餐去了。丢下捎带着一股腐海豹
的气息的普通海浪泛着白沫。
“把门关上。”你说，“另一侧是什么？”
妈的，当然是另一个点。

跟孤独没什么关系

它是一个红色的正方形，还是

一块正方形的红色，

这取决于哪个更可靠。

一只企鹅呢：它是一只立体动物，接着

它也是一些可转化的能量。

三、如果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蓝色）

那它首先（甚至必定）

是一个三角形。

无论在心里，还是使用中

别明确。但写出来的作品，总会丢失或者干脆说掩盖许多写的事实。它包括写途中的停歇、脑子对一个事件的疑惑和最终确认的过程，以及点燃一支烟什么的诸如此类情境。这是遗憾吗？（看跟什么比）。要是写和作是同一个动作（在词源上，它们又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写和作和写作，它们最好是三个不同的动作。那么），写作和作品的因果关系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写出来的东西（副产品）可以放弃某种不必要的强调（什么意思？）。这些没什么可扯的。下午，一个人坐在窗边写作。写了一下午。写什

么？写诗。不是，他并不关心这些。他写了一首诗（短东西），还是稍长，几千字什么的，这是他整个下午的活动。这个活动几乎静止，不需要身体运动。最多拿起一把火机，点支烟，要不去厨房冲杯水，接着回来坐着。一个下午过去了。他在这个下午是一个写作的人。在到目前为止一生中的一个下午。他以前也经历很多个这样类似的上、下午。它们有可能生产出一点东西，有可能一无所获。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制造了一点东西，有时运气不好，写什么都删了（不一定在文字上）。但他还是度过了一个完全的写作的下午：这可不是生活。生活是去看个电影、谈个爱情、坐在无限星空下发呆、一把牌闷着，闷到底之类的。这就是写作。而且除他之外，只有上帝（他当然对这些鸟事没什么兴趣了）知道。比如：《洗碗》。

在君主制时兴的年代，在佛陀感到可渴的时候，在岛屿无聊的沉没中，在消防车到达现场和没有鸟之前，在一朵花枯萎的初级阶段，在骄阳五月，在弹壳退出枪膛的刹那，甚至在一行过分修饰的诗句被删除后，甚至在3个孩子丢失的前一天，甚至在大批兔子来到河边时起了雾，甚至在风吹起无数树叶的中途，甚至在一盏关着的灯反复被打开关闭的表达中，甚至在去动物园看马匹的路上一个人忘了带上尺子，甚至单独的一头蝠鲮潜入海底在周六上午11:59分，甚至在逃离阶

级矛盾和没有氮氧含量空无的外太空，甚至雨季来临在看不见的公龙四处游动的1986年，甚至在平原上一根豪华的鸡巴用完了还硬挺着，甚至在（必须在）翻开一张方片3的无法捉摸的中午，甚至在得到安慰的一个独特雪花的边缘（一个人感受到了她的爱情），甚至在阿强的寺院接近倒掉的想象里，甚至在一只手掌的正上方，甚至在一只自然的鹿长出嫩角的无常中，甚至在（这个我们不能说），甚至在清凉的无底洞，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关公磨刀的井边。

在蓄奴制时代

下雨之前和之后，天空都阴着。

走在路上的短号手不小心掉进池塘，沉入水底。

吹出的声音吱吱呜呜的。

在蓄奴制被废后，很长一段日子，他专门回到并深入非洲中部学了几支本地舞蹈。

十字路口上的十字架

交叉路中央，
竖着一个圣十字架。
一头花色的翠鸟
停在短梁上（左、右侧都行）
它睡着了。

logo

（去色）

海滩上跑来一条打湿的狗，变性男孩在篝火
边点燃一根烟花。

是的，海滩上跑来一条打湿的三脚狗，一个
男孩点起烟花，火花射的到处都是。

那两罐啤酒起作用了。

最暗的行星升起。

“你的生活呢？”

“什么？”

“生活！你喝昏头啦，傻子。”

“放松，老兄，它称不上一件真正的事
儿。”你说。

玄关

我站在河边看水，1986年
一个好看的女人在河对岸放牛
她唱歌，歌声忽明忽暗
她的丈夫骑车路过，停下对我说：
快下雨了，早点回家。
1986年的一个中午，天空
忽然下起雨来。我站在河边
看水里的一支小龙翻腾，河对岸
女人拉起牛绳回去了
我没走，等她去县城开会
的丈夫经过（他没出现）
龙在水里欢快地翻滚，雨停后
循着最后一个雨滴游去四方
1986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经常感到慌张，不敢
独自留在河边（但确实
又没别的地方可去）。晚上做梦，
我梦见一个好看的女人（是谁？）
紧紧抱（也抚摸）着她的牛一边哭泣
我想过去，拍拍她的肩
但河水实在涨得太快，少顷
又下起密集雨水，把红色的牛
连同他涂地的丈夫一道冲走了。

回忆

今天是几号，现在是上午10:06分
三月还没过完，我还穿着毛衣并且在——
华中地区每天待着。关公（理了发），在大前天
打过照面，而照邻已经有好几个月不知去向
一只猫，但人类最终是猴子发明的
我要回忆的东西（地方）不远，它们就在窗外
一枝树叶正在爆满的椿树，蕴含有史以来的
最高概念，无非还是数、上帝或存在。

清晰的事物，败坏的鸟。

假设，鸟飞行，而不在空中停着，
我会伤心，还是不会？我会感到意外。
鸟单控，它要不（有时，下雨）
停在空荡的天空，要不不在（我能理解）。
要是出现其它情况：哪怕飞行时，
它睡着了。鸟的意义在哪儿呢，它已败坏。
也是，有各式各样的鸟，它最好不是
其中的一只。因为，那样就麻烦了

散骑

三个骑马的人
一起过一座木桥
木桥的形式
迫使它们
形成一种秩序：
一前、一中、一后。
三月末，溪流浅显，
联通两岸的木桥
对水流的走向
不产生任何影响。
就在去年，木桥倒掉的下午
一个人站在对岸，看大水
看了一会，他走了。
就像一个妹妹，走丢后，
她再也没回家。
在溪流上方架起
一座单行木桥
为的是方便行人
从岸这边
通向岸的那边（或相反）
他们，三个劲装骑马人

从岸的那边过来
牵着马缰、引在前头的
是一个河南人
跟在后头骑在马背上的两个
无疑是来自淮安。
过完桥，打两个漂亮呼哨，
它们又成了散骑。

3月17日，作《东风大道》贺曹寇燕尔

东风大道吹的是什么风
这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东风大道的女人都穿裤子：
女人和裤子。
不管东风大道
到处吹来什么风（堵车，我把窗摇上。）
两个人过生活
总比一个人复杂些
这是我十几年来感受
我想，感受这种东西
总是相似的
不闲篇了，遥祝。

小歇

震远镖局的燕老三最近得了痛风
我在想，是不是提点东西去看看他
上次见到，还是1986年
他用树枝挑起路边一支软榻的乌山魑（蛇），
高高举起，对我们唱道：快来看啊！
我 是 —— 元 —— 始 ——
天 —— 尊！
我们急着回村看6点半的《小飞龙》阿钟
留下天尊独自在旷野里呐喊
燕老三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留着
以后有机会再说），他也不姓燕
他师傅姓燕。他的师傅是独臂，我们一般叫他
独臂燕老五：喜酒，经常让我去打散装加饭
每次他都会给我一两毛跑腿费。他们走了，
无缘无故的，在一个傍晚。村里人
议论说，他们去台湾啦（主要是那边有个表亲）
也有人觉得方向不对，应该往北
到苏联去了。各种闲扯都有。只有我清楚，
他们去的位置，其实是江湖：
一个（在心里）远离朝廷的地方。

新的诗人

我看到几个更年轻、新的诗人
他们换来换去的名字和东一句西一句的念念碎
多好，不需要来自任何权威的指导
也用不着去团伙作战。敌人？他们没有。
他们的抗震对象已埋进土里，前方闪耀着，
比未来还要光明。一切都是好的、
阴郁的，错误也足够鲜艳。忘了去拯救谁
当然也放弃被什么拯救，自我并自动
治愈和不用负两毛钱的责任（对谁，
或什么？）屎命在召唤。他们（A是A）
坐在电线杆下，和随便哪个天使
打着赌气牌、玩一种不带规矩、报废的
文字游戏，声称自己是最后的诗人，
新的，并且来的实在有些拖拉。

鸟在三月中旬

我想让鸟
飞来，停在窗前
它飞来了，收起翅膀
落在窗边上

你飞来作什么呢，鸟。
我多少有点埋怨
鸟没说话。
一头说不上熟的鸟
大前天，我在 A 地见过
但那是另一头鸟
跟它完全不同。
这也没什么鸟不起，鸟
总归有鸟的打算、性格或缺点
我不能勉强。
下午，我（天阴着）
仅仅是想让鸟
飞来，停一会（没其它目的）
没想到飞来的仍是
心目中的鸟

季节和反季节

一只盛烟头的碗摆在桌上
因为碗的完美对称，它更像是对
桌上其它物体的统治
处在边角的橡皮和卷笔器
反抗但效果有限。烟盒
和搁在烟盒上的火机，靠近它

仿佛对它构成一定的威胁，但顶多就是一种试探。一部打印机（上头堆着几本书（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一根耳机线，练字本、一些A4废纸）它厚、塑料、淘汰感强烈占据了桌子的小半面积，不像有勇气的样子（更像摆设：没有谈判的资格。）而一筒薯片是一筒薯片：一种廉价、打折消费品而已。包括鼠标和居中摆放的电脑（放着音乐，写字框里打着胡乱的一些语句。）看着独立些，又或者它们也无所谓谁统治谁，都是工具。只有那盏天蓝色（白天关着）的台灯与碗对峙相望，至少在色彩上压过对方。除此以外，别的（一点尘埃？）也就没什么。这只碗的统治还是稳定的，平静，甚至饱满。

阅读

过了二月，三月
我坐在窗边
喝一杯桔子水

有些事物变得明亮起来
鸟在树枝上跳动
那是它感到了欢快
狗乱叫，更多是它恐惧
就在窗台上
一盆松树盆景
干枯并且是坏的
不可能回生
但这些都只是形容
它就是一枝松树
快递打来电话
通知我快下楼取东西
我穿好鞋，下楼
一个骑电瓶车的（红色）
在那儿等着
我签了字
抱着快递（大概是
一种地砖涂料）开始反方向走
起先并不急
在路上看看动物
后来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加快步履小跑起来
跑过城市、经济开发区、隐喻、
少林寺、风、拖延以及绝大部分时代
直至到达所有历史的尽头
消失不见

我停下，喝了一些
过期碳水饮料

看与读

一朵花，红花。一朵花白色
一朵白色的红花它是，一朵红花
它是白色的。白色，一朵
阿根廷花，开白色花瓣。阿根廷，白色
它是一朵白色，不是花（或玫瑰），一朵不是
花的白色。一朵白色（有这样的东西吗）
不是花，它白但不是花朵：玫瑰（或红花）
它白色，看上去一朵、一朵的。白色是
白的（阿根廷也是。但它不是花）一朵花
白色，一朵红花是白色的。它让我停下，
在散步途中，一朵白色的东西，红花，还是
什么，它被反复使用。一朵白花（我说到了吗？
没有。）它不是。它白，但不是白花。它是
阿根廷的，它甚至是白色的，但不是花
它一朵，白色或红花，只有一朵。我看见了
停下，在散步途中。一朵花，它让我停下
停着不动。我看见了什么，一朵，它首先是一
朵，红花或白色，或阿根廷玫瑰：它是白色的
它白色。一朵花，它让我停着（在散步途中）

晴天

从宇宙发生到消灭
故事始终是关于一个人
晴天，她坐在
树下看树叶
起风后，起身去找
失踪已久的丈夫

堆栈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
在迎面走来时
（肩头扛着一把修剪树枝的工具）
我同时也在朝他走去
把一些善作用在他身上

第二部分

乌云

星期二

四月末，桌子上摆着三支香蕉。三支连在一起的香蕉，还没变质、粗、弧形、上午的光线中的香蕉，分不出第一支是哪支，中间的那支又是第几支，发黄，以及物。在全部（过去、现在和必然未来的）

成熟的香蕉中，它们正好是摆在我手头的那三支。我不饿。我在这里。离它们不到一臂路程，并且坐着。缺乏对一种植物的果实的精密知识，坐在某种类似现实的巨大、超然（什么意思？）的东西的最中央（不像坐标原点）：这是一种置入吗无法被替代、脱离、更新以及我们说到哪儿了

肥皂

（从阳台往下看），那是一枝什么树？去年的时候，那地方还种着一枝我熟悉的银杏昨天，我从武汉回来通县（搬一些东西回去）现在上午10点过，起床，来阳台坐着没什么打算（给小平打了个电话），天空阴着，世道看上去似乎还算凑合（主要是我刷完牙，在吃一支香蕉时，突然冒出一种大器晚成没必要的感觉来，我现在整个有些恍世。）也许，我会出门去看几个朋友，怎么说呢，硬要说的话，他们总归是我的肥皂。至少能切合上主题

觉悟

傍晚的风摇晃着树枝
一种反复，树干，立在地上不动
树下的人在一张一张数钱

树下

一个人来到树下坐着（不动）
随便的一棵大树，一个
随便的什么人路过
看见大树，她走过去，坐下
她累吗？从她的坐姿（两条腿弯着、分开）
以及心思（我们不知道），看不出来。
她是一个人来的，附近，
只有她一个人。（假设）一棵大树
立在路边，单独、大，远远的
她看见了。她朝树走去
后来，她来到树下，坐着
她没有想过，路边为什么立着一棵大树
以及其它，她也不想。（假设）
一个人来到树下（一种指引）坐着
是因为。她没去想，她不能再吸烟了
吸的实在太多。她看了一眼手表

手表停着。在某个刻度上。（停顿）
（这个时候，只要出现哪怕
一点微弱的念头（比如，去香港当尼姑）
她都可能会抬起手，把它放在膝盖上。
她没有。）她完全没有顾及风（停着）、
呼吸、事物的流动之类云云。她（1986年）
是透明的，并且穿过：这和她刚才远远的——
事实上，她有点走累了——注意到路边
这棵树木，她想都没想便朝它走去的
整体风貌是一致的。

马

有一头青骢马
倒在路边的泥坑里
沉重的马头
撑起来
又掉下去
年轻的佛陀路过
在旁边默默的站了一会儿
走开了

猿世纪概略

就像在白天看不见星星。
一个人（她刚出现）站在台阶上
看不出往上，还是朝下走
（上、下都是一种跃迁。）
机关枪持续扫射（因为没有中断，
暂时还听不出那种声音的
完整意义）。阳光下
恶魔们的影子晒得滚烫，起舞
不远处，那个喝百事的人
控制着万物
出于某种个人偏好，给它们
一一标上序号：从此，
它们不再能感到饿
和悲剧的快感。去年秋天
在去游泳的路上，我们终于捡到了
一个醉的跟虫子似的镖客。

挂在墙上的圣母抱子像

画面尺寸约160x220mm（目测）
离地高度：挂框下方划着
一条铅笔记号线，标着172cm：

那是我的身高。再下方（离地不高于1.2米）
四条线，标记了日期,从高到低依次
2019.4.21、2019.3.14、2018.11.30
2018.10.28：那是张临近期的身高轨迹。
3到4月份，长的快一些（约1.5cm）
我现在往前（深、远了）去回忆，2012年
8月，他抱在我手上，小小的、轻：
在一张凝固当时情景的照片上（黑白）。
一、一幅画从哪儿开始（假设有，那也就
有结束），这是一幅画（在画框中，
一个盖头巾的女人抱着一个白人婴儿）、
一件装饰印刷品、一个指向：在遥远的东方。
一个不难想到的动机：曾经，一个人把它
挂在墙上（跟信仰无关），就好像在房间里
设置了一种能量：精神的，在变旧。二、只有一种
自然，那便是处于无尽厌倦中的不知所谓。

傍晚的反义词

在一个扫帚和一个坛子之间
是一个明显的物体：一盆植物（已枯萎）。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描述有兴趣
（它强调了什么？），而不是换一种说法：
这里（墙边）摆着一个扫把、

一盆畸形盆景和一个空的坛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切（注：我的理解，
其实就是现在）都会过去，惟有真理长存。”
然而，人们却说，一个扫把
在它是扫把的时候它是一个扫把。

焦虑和佛像

没有形状味觉色彩的焦虑
抽象的分子结构松垮而无常
在夜晚（无光感世界）下行、
沉寂，最终进入遗忘程序。只是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那个。”
一个人安慰自己，但又没起什么作用
站到窗前，她吸着烟在暗中眺望
不远处一尊高耸的佛像
（双身（前后对称）观世音）
就在那里：怎么说呢，大概是缘分不够
感觉它的效力有限，并且，实际上
它仍旧是一种人造物。

鸟在五月末

它张开，张开
收拢，收拢后一直在路边收着
一头喙黄身黑的乌鸟
路过它时（早晨7点不到）
我急着赶去县城乡试
它是一个暗示么，那么萧条
还是藏着什么吉祥的预言
我猜不出。路上，心事不定
那两根主要神经几近崩断
匆茫茫来到衙门，那个年轻的衙役
奚落我说：来早啦，大比
还在两年后的秋天呢。

画画

一个孩子趴在窗边画东西，画树
画一个猴子站在树上。张羞，我不会画画！
他说。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是遇到
困难了吗？不要偷懒！我教育他。我躺在
客厅沙发上，不想动。每个人都会画画，
我告诉他。我想起小时候，我去画三国演义
后来，又去学习素描和色彩，再后来，

我成了一个诗人，而不是艺术家。怎么样？
我走过去看他。你不会画什么？我问。
画纸上画着一个猴子和一个巨大的树木
这是什么，我说。猴子，他说，一个小猴子
坐在树上吃香蕉。我没有看到香蕉，
也没看见猴子尾巴。很好，酷，我说
看到了吧，每个人都会画画，我说。
那我也会，他说。当然，谁都会画画，我说。
只有一种人可以不会画画，那就是
艺术家，我说，你是艺术家吗。是的，
我是艺术家，他说。当然，我说，但是
记住，我们不要去当艺术家

静物

球场上，孩子在消耗放学后的童年
依据万物瞎鸡巴运转理论，草皮在疯长中
势必迎来即将达到的超神秘暴雨
：约在下午3:15~4:23。
不安、低气压的午后（为什么？
他们都是骄傲的中国接班人），
一件静物（静静的）丢在球门边上。
我现在走去，站着，或坐下。
什么是诗？

一种简短的写作方式。

（不是椅子！）

僵尸问题

在动物园散步

聊到僵尸

父亲问儿子

如果我成了僵尸

要吃你

你怎么办

打死你，儿子说。

嗯，这个选择不错，父亲说，

反过来呢：假设是你，成了僵尸

要吃我，你觉得

我会怎么办？

不知道呀，儿子说。

这是一个极端问题，只有

在极端情况下才有标准答案

动物园里有虎（在睡觉）、企鹅、

火烈鸟，有不少的人

傍晚，他们多数在来回走

雨天

一个雨天我
躺在床上
听着歌，听着
一个遥远的废物
在螃蟹沙漠
移动，在星期三
螃蟹们
都去哪儿了？
天空黑着，火山喷发
任务完成了吗，
废物嘴里吐着泡沫
和青烟很废很废
就这样过了
一个世纪零三天
没有云彩经过
我伤心极了
跑过去，喂他两滴甘霖
他活过来，说，任务继续
说完，在我怀里
化成气，进入
新一轮循环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
虫子飞来，一杯水放在桌上，虫子、杯子飞走
一杯干净的水虫子飞走，飞走又飞来
掉进干净的杯子，一只干净的水里一个虫子
就在杯子的上方一个干净的虫子，飞走后
又飞来飞走杯子是杯子（杯子干净）
一杯干净的杯子飞走，虫子，一杯虫子
掉进水里，干净的虫子，一杯水
掉进水里飞走，一杯虫子掉进干净的水里，
飞走！一杯干净的杯子一个虫子飞走
一个飞走的杯子，虫子，掉进水里
杯子干净。一杯干净的水里飞走，虫子
飞走后掉进一个杯子，一个杯子掉进水里
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干净，一杯虫子。

乌云

(一)

在乌云密集的天空停着一朵云。如果没有这朵云（它干燥），在乌云密集的天空，我们能得到什么？除了在（那里）。

(二)

虚构来自暴力。暴力是对现实的模拟。要是我这样假设（根据语言的惯性），它当然推论不出任何东西。虚构一种可接受的现实，它还是虚构（现实小于虚构，但现实最大。）否则，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何以停着一朵云？

(三)

一朵云（它不是一朵乌云），一朵这样的云（也不应该是，不在伦理的讨论范围，我暂时还是回避它。）是乌云，密集而高，遮住空荡的天空，使得天空不再被人想起，能感觉到的只剩下

空荡。但怎么可能呢，那里明显停着一朵这样的云。

(四)

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让它错在那儿（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中）。等下次路过时，抬头看看它还像不像错误。

(五)

乌云密集，一朵云（不是乌云的一部分，也不在乌云上、中、下、内和外）停在哪儿似乎都不合适。它是先来的。当时，天空空荡。空荡的天空上没有一朵云。它来了，一来，便停在天空最中央，使得空荡的天空更加空荡（这是一定的）。当时，世风清明，坐在窗边的人看着天空和这一朵云（都快要哭了：为什么），感到一切都在她预感中。后来也证明了，她是对的。

(六)

对一朵云（乌云也是），它如果只是一朵云，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它的大小、纯度、质感、历史、隐喻、对称性和乱七八糟其它，我再怎么说，无非也就是一个说的游戏，没有思想（用它来干什么？）但要是它不至一朵云（这种情况太多了，多到全部减去一），那我又去说它

干什么呢。还不如就做在窗边，空坐着。

(七)

窗外，天空稳定（空荡）。天空上没有一朵云，更别说乌云。上午09:26分，我在等代办车检的董师傅过来。去年，也是5月左右，中午，我在河北的燕郊检车。在一朵乌云下（就这么个意思，虚构），我吃着一盒凤梨味、难吃的饼干，难吃到几乎错失了一次爱情。

(八)

回到天空。在乌云密集的天空，一朵云（它是白云吗，不是。非乌云的云一朵它是）一朵云的出现必然是对乌云的反抗（并不一定准对天空，此时的天空已被乌云遮蔽和统治，可忽略）。但这一朵云不是。它停在天空，是它想停在那儿。它和天空的关系，一个主动，另一个消极。天空总归是消极的（因为空荡）。这一朵云跑去，停在那儿，显然没有目的。至于周围密集的乌云，它不关心。

(九)

关心乌云的人坐在窗边，饿了，不想吃饭。感到厌倦，便端起杯子喝些水。她多想成为那一朵云（我始终没有说出）。她对乌云的那种恨，

只能是来自一个女人。但一个女人的恨，怎么可能让人知道呢。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坐在窗边，对什么事都不关心的人。从我的窗台看过去，我只能看清一个吸烟女人大致的轮廓。

(十)

垂下一只手，另一只手（夹着烟）也垂着。一个女人傻乎乎的（从她窗对面的另一扇窗看过去），看着乌云密集的天空停着一朵云，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而现实中（虽然它也是虚构的），天空上根本什么都没有。是空的，除了天（空荡）。不管什么，她不可能同时看见A和B。比如空荡，她最先看见了，但对她没什么用。丢掉烟头，她转身返回房间。

(十一)

中午，阳光灿烂，密集的乌云始终笼罩着天空：这是一种需要。甚至，这已不至是一种说的需要，它已经成了现实。坐在窗边的人，没有办法，只能坐在窗边，空荡荡的，任凭乌云烂在天空：这是最好的办法。他不关心。只是，那一朵云又去哪儿了。他去找了，拨开乌云，在空荡的天空，没找见。

(十二)

心中的一朵云。要是一朵乌云，我就是在词语中躲闪。要是它是其它云，那我一定是骗子。只是没骗子那么空荡。一个空荡的骗子，他自己欺骗自己。就像（什么？）一朵云来到乌云密集的天空，不光没有目的，它就是目的。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它来了，它就在（那儿）。

倦取

要离得足够远，我才能看清
一个桔子。一个桔子和一个像桔子
那样的东西，早上，一个罗马人
出发了。扛着一棵桔子树，
她去哪儿？新罗马太旧，太远
有谁能告诉我吗，漂浮在她
后脑壳的光圈是什么。这个上午，四月
我哪儿也不会去，坐在窗边养晦。

罗兰·巴特

我现在21:22分坐着，
在走廊上喝水也点起一个火花。
暗中的火花短暂、完整、
不可逆、热量有限、亮度约6等星、
形状未知，大小为一个普通火花大小、
名称还没定，诸如此类等等。
我用烟头接过它的生命：算不上
光辉，但也绚烂过。

小令

一切的一切归结为风的缘故
风翻动树叶，当时，我来到树下休息
（在连日投奔梁山的路上。）
一个女人低着头，在风景中磨豆子
风尘闪亮，汗水浸湿了她的胸口（鲜、红）
河对岸，山丘起伏，分不清历史
还是现实。风撩起我的汗毛，我恍惚
心思忽然变重，想回家。我回家了

听写

实在没招了，我让一头鸟（自己想！）
飞来窗前停着，先垫一下底。
在这样一个让人想起秋天（秋天总是旧的）
的四月上午，树枝摇晃，世道无比阴沉
（只是一种感觉），窗外，一条船
倒扣在波浪上，一个人跌倒
爬起又跌倒，后，她索性仰躺在马路上
这些都容易接受。唯独照邻，他去会稽山面壁
已经有些日子，鸟无音讯。我广泛（略空）
想念他，放下学习，转身走去厨房烧水
也没那么难。在胃部发紧，阵痛隐约袭来的
间隙，我小跑过去，在球场中圈弧站立，
掂量皇恩浩荡感觉的同时，等着黑哨响起。

马克思的孤独

多年后的下午我已经适应世界的变化
身体对周遭事物的反应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
早晨，一般06:30起床去公园散步
中午看会儿新闻（仅限于足球和汽车频道）

下午斗斗地主，过2点，停止思想（包括冥想）
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仍旧是最好（最活泼）的

早晨

满树的樱花，还是只有一朵落下
这对我没有意义。我为什么会想起四头牛
冲进大火，一个年轻的守锚人在沉闷的海浪中
借着船头的钠灯，感觉夜里的一种运动：
这里仍然没有新的东西。

造化

（一开始，这首诗的标题叫《生气》，
写了2句，写完了。在走廊楼梯上坐着，
又插了一首《叙旧》进去。睡觉前——
我睡得晚，大概半夜一点——我可能已经
睡着了，只是自己不知道。早上06:20，
被闹钟吵醒，现在：08:14，我已经吃过早餐
坐着。让我们来看看昨天写了什么：）

“为一朵云生气，值得吗

不值得。我等着它飞走
要是那会儿，我还想生气
那一定不是因为云。（我等着……
趁这时间，写几句：

《叙旧》：他们还在叙旧，
两个人，另外一个已经走了。

A说：“真的，老弟。世界算什么，
至少也是宇宙（我是认真的！）宇宙
会照着你喜欢的样子，继续
他妈的运行下去。真的！”

B没说话，看着飘忽的灯火。

“明白。知道。”B说，“开始
并不重要，但是结束呢，结束必须漂亮。”

“……我明白的，明白极了。”B说。

“那个傻帽呢？”B说。B上下左右看了看，
没看见光。“太傻了，这傻瓜，连影子
都掉地上了。傻乎乎的……”B说，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鸢呢”

B陆陆续续自顾自唠叨着。）我现在
2019.04.09 21:15，开火。”

这两首东西，看着样子还行。从《生气》
到《造化》，途中，我大概还想过用《鸢》
查了字典，看到我要的好高鸢远的鸢是马字底
不是鸟。“写作的意义是什么？”睡前，
我问“鱼群”里的朋友。他们没兴趣谈这个
我也没有。看了两集《恶海捕蟹记》（14季）

睡着了。没有做梦（否则，我会知道。）
现在，去厨房烧壶水，冲杯咖啡，吃2个消炎药

排球

雨在下
现在是20:42分
星期三，走廊。
接上——雨停着没下
现在第二天
上午08:16，星期四。
这里（仅仅指这里）
发生了什么？
没有。我坐着，
看着一个镜子（表面）。
没有变大，或缩小
（主语是我。）
我不喜欢这样
这种距离感，我们都是

相信

我相信一块钱。它的
交换力，为我换来价值
一块钱的苹果。
苹果，我也相信
一种能量：我通常有
57.5公斤能量，稳定且
每个时刻都在更新。
星期三，坐在乌漆麻黑的光线中
我坐在 A 的四面八方
对一切深沉的东西
我统称它们为 A
A 这个，A 那个
我有时（语境变换）
并不相信它们
没信的能力
和习惯和逻辑，A 始终在我
终极经验的斜对面
够不着。

于是乎我怪它太过毛坯，
在对虚无（我真不知道它所指的面积
究竟多大）的苦涩对抗中反复统计它充分
但总归不够搞笑的表演（谁不是呢），翻译成
简洁的信仰，加密
淡点咸点都行。

Excel

现在，我朝一条河走去
二、我绝对牢固，坐在窗边。
那么，走去的是我的什么？
算上升火，我还在不可原谅的河边上
搭起一顶倒过来的帐篷，随时准备
接住掉下来的猴子。

300 斯巴达

在斯巴达成为鸟类飞行轨迹测量单位的下午，
16:20分，我迅速跑下楼，抬头找到一头约300
斯的鸟（大概是一种燕雀什么的）

并顺着它远去的方向，点击完成（而且只需要从字面上去理解）。

练手

它在那里。然后呢
它继续在那里？
也许它有些旧但它不是胶丸
这是确定的。它不是实物
当然也就不可能精神——
不是图像化的东西——
它不存在，但也不是无
（空、混沌、时间、拖鞋等等
等等这些虚头巴脑的概念。）
但它就在那里，此刻：
“看见”了吗，就在正前方。
不新，也不像解药：
它正在登陆！又、
在一张白色的纸上
写一个白色的“白”字，这是一
种危险的想法，我的朋友。
有人曾经分2次
踏进同一条河。结果呢
她成了一个历史、现在以及

未来，直至永远的虚无主义者
我大前天在街上见到她，捧着一碗面，
头上还染了几束绿毛。又及、
做任何事，都得讲规矩
（特别在这种社会：白茫茫一片。）
写诗也不例外。否则，怎么写
一朵云。而且还是一朵白云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星期一。
一枝树木
停在路边上
不动。
一支树木不动。
那是因为
风小。
因为风太小。
不可能没有风。
不可能的。
它只是还不够大。
风还不够大。

student

情况基本上跟昨天雷同
吃过早餐，坐着，打算写点什么。
我不是一个捕蟹工，我没去
捕蟹。我计划写点东西，散文、
诗，还是别的（有什么区别？）
我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这正常。四月，我最好去街上剪个头发。
蟹群沿着海底往冷水区行进，我在
一个几万年后再回看的古代坐着，在一包
打开的瓜子旁边，是核桃味的。
没有标题。一种味道、事件，一个动作
都应该有名称。它解决“这”是什么
的问题。一只母蟹，它明显落伍了
远远拖在大部队后头，甚至偏离
整个方向。它要去哪儿？好在
我没有走偏的需求，我只是（就这样）
坐着。我不是一个捕蟹工。以后也不会是
我写作，负责记录这些、那些杂碎
包括一个雨滴、关公的膝盖和他冒出的泡泡
只是这些想头是怎么来的？它并不真实。
丝丢丹特。真实意味着可靠，可触碰
当一个事件发生，真实表示它为真。
我正在写，动作是真的。被统治，那只母蟹
走远了。我坐着，开启休息。

阅读

快速浏览完一部诗集
甚至连诗人的名字都没记下
南美，马什么奥
气味对不上：那么稳定、平庸（哪怕抒情）
仿佛整个大陆都是他的盐
诸如此类。那些诗
意味着什么？（就像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成年儿童去看电影：
下午2:35分。）
我不会再去读它
宁愿从超时空的交叉点
离开，空坐在马桶上
运气好的话，还能从一个缓慢的朋友手上
溜走的那条鱼想起潜入湖底撞见的那片水草。

下载

她们都出门去了。鸽子降落。
玩具城的孩子迷失在他们很快忘掉的

童年的牙齿中。在一个星期五
明亮的上午，缺乏信仰
也不需要任何知识
万物都在它们指定的位置
我那么骄傲。（我体验到了什么？）锁住，
坐在窗边，看着照亮事实的这些光线
一点撤退（投降）的想法也没有

活着风云

五个人和两个人
是一样的（对称性）
五个人包含了这两个人：
这样清楚一些。
下午，他们闹掰了
这两个人去扑火
其他人（不管多少总数减去二）
等着桔子成熟

女人

首先确定那是移动
边线，一种移动的结果
它的轨迹
正好是它的变化。
女人，单脚立在水中。
一条水边的线
移动的是水
线，只能被感觉
一个人走过去（绕过一匹
只剩下黑条纹的斑马：不知道。）
试着捡起线，很轻（也很难）
他感到水的质量
星期四，女人在融化
但仍然立着
一只手（从左边看去，它是左手）
举起，托着一只小小的砝码
线这时退回到水中（仿佛消失）
那个人费了好大的劲道
抬起水面，往底下看
还是没找到线。

续清明记

(一)

我从窗口望去：鸟、A 和一头明显是鸟王的鸟儿，歇在同一根光秃的树枝上，鸟头朝着不同的方向。

雪在下。

因为 A，雪，越下越近。

(二)

像清明时节（尽管现在是四月）停在路边韬晦的鸟雀，但显然又不是。这主要也是因为 A。

(三)

树下，她在烧纸。

A 是鸟吗（我不觉得），或鸟的一种？是，也不是（更不用去担心：鸟头的朝向，是它们仅有的区别。）在下雪的天空，A 是什么，已经不重要。

我在担心什么？

下雪的天空，必定空荡。

(四)

去年的坟头看着旧了。她从纸火中，引燃香和蜡烛，插在地上。在 A 的注视下，也在天空和

鸟的来回叙述中。无论远近，一个人只能从窗口望去。

(五)

它们不像那种具体的鸟儿，更多只是鸟的概念。其中鸟，最普通。鸟身、爪、鸟毛和喙无一不普通。它停在树枝末端，通用、单一，鸟头对准空荡的天空，鸟眼关着，连少见古怪的雪，它都懒得看。

(六)

而不在其中的鸟，或低头，或近乎迷信般平视着远处的天空，还是雪，已无缘搞清楚。（我回头去看了，它们已经不在那儿。怎么可能！）

(七)

雪在下，四月。

无论天空，还是这会儿的心情，都少见而古怪。她望着摇晃的烛火（仿佛被什么吸引）。对面的山上，炮仗声大力升起。鸟受惊，射去天空，换个地方歇着。而A没有动作，仍旧盯着那对烛火。

有时，我不在那儿。

(八)

在我的视线内，雪，越下越近。

反之，视线之外，一个人（不是我），独自坐在窗边，喝着可乐。有时，他会抬起头，看一眼窗外那晴朗的天空。他起身，打扫地板上的灰尘。

(九)

它是什么情况？

它不像一般的鸟儿。而如果它是 A，那它就什么都不像了：杜鹃花，还是穿花裙的妹妹，我不关心的。这年头，连四月都开始下起雪，还有什么不能回忆呢。在古怪而少见的雪景中，我宁可歇着。

（不要枪口对着我！）。

(十)

一对烛火温暖摇晃，仿佛在对话（代表谁？）。碑上，模糊刻着就近的家谱。鸟活泼，这时，它从天空坠下来，借着树枝的反弹力，翻了两个身，轻巧落在碑上。

她看见了，抬起手，把鸟掸走。

当代十四行

从一头燕雀身上她拔下一根鸿毛。
在冒充赶去前线的河边一个人忘了他的锅。
四月，副教授们在当时的农耕社会
写着（后）现代诗，每天。一群兔子（或鹅）
相互发呆，换做谁都会泄气：在每个星期一、
早上，异形早早离开了地球。我打开窗，
之后我（点起一支）在嘲笑一把椅子
的同时，把它丢出窗外。显得颇有语感和乐趣
并附带制造出某种天然暗示以全面、分阶段
超越时代巨浪的袭击以呼应先生说的：攘外，
必先安内。这是什么东西？Ted。它城市、时髦，
还没来的及被定义。而洗冤和算账的任务，
通常要放到秋天以后（跟你没关系）。10:36，汲
上拖鞋，
下楼，去附近的合作社买一听百事的蓝色安慰。

外一首

是坛子，还是瓮。

得到B，同时

也得到C。

杨黎留言说，三月
还剩1天没过，再来一首
（诗）。

“我当时正站在戏台上”，
我的戏，当然也是一出悲剧。

这不要紧。
凡事都有缘由，是因为
它可以预见
但是站在台上的人，
她不一定喜欢脱裤子，并且
不为什么。

19:35分，方尖碑。

20:03，一匹八条腿的马。

晚饭前，
我坐在走廊里。
为了尽量表述简单（而不是简洁），
写了45分钟。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一个早晨

吃过早餐，我继续坐在窗边，点起一支，吸着杀飞虫气雾剂是雷达牌的，橘香型。昨晚，我拿着它在屋子里四处走动，在暗中捕捉鬼，它通透、长二丈，没有明显边界起先，它只是游的快，被大面积喷杀后它突然掉到地板上，收拢、变态，从能量聚化为实物，随之发射出淡淡的虚无的光芒那么，我自然就躺下来，仔细看着它好久。

起风

一个人站在路边，
是她正好就站在路边。
而不是出来卖、
逃税、在习习晚风中纳凉、
喝一罐可乐、仿佛沉浸
在不快乐的某次旅行的记忆中、
作发散运动、数数、
往世界上喷烟雾。九、
作为一件城市发光雕塑存在
十、意义延宕（自始至终，

她不像一个诗歌评论家)等。
在武汉动物园附近

露水

被规定的和一个人说，你她妈是想对我使用催眠术吗；其次是被削弱的以及绝不要回头。一个人她从地上坐起来。

与东林叙夜酒醒后凌晨坐落窗边自动恢复中

如果我现在对你说，我是一道波
你（也是），可能不太在意。但这是
真实的，它很微弱。很微弱很微弱
还远远不够与这些正在达到的光交相辉映

跳远

——**请注意这首诗消极的一面！**

一首叫《跳远》的诗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三万种（非数）样子里，它不是我写过的任何一种。其中，助跑、跳，以及后来的腾空、自由落体，这些都是干扰项。在诗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梨。
（只是它不是摆在桌上的这个梨）

傍晚

他穿过马路，来到树下坐着
往可乐罐里弹入一点烟灰、平和以及别的什么
路空着，他在想，他刚刚从那里走过来

深刻

汉语有什么问题
有，也是语言使用的问题
一个诗人举起手说：“就算

给我一堆屎，我也能
排出深刻的屎堆。”
当时，大家都惊了
争前恐后望向他的手掌

雨天读李商隐诗全集

初夏，一行人路过寺庙，下马歇息
庙门上贴着官府的旧封条，石阶到处蓬蒿
一个约四十年龄的人，清秀中透着颓
从松垮垮的衣袖口掏出一副龟壳，占卜
朝地上丢了两三次，都不满意。

“南生，别忙着烧饭，来一下。”
他招呼马夫过来，说，“你说这会儿
究竟是中唐，还是晚唐？”马夫看了看
天色，把冒烟的拨火棍高高举起。

鸟在五月中

一个由景及情的傍晚，鸟停在树枝上没动
树枝摇晃。空中，同样的一头鸟停着，
绝对不动（自己想！它睡着了）。坐在窗边的人

空坐在窗边，不喝水。2、不动。3、她提前睡着了。
反面：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抽象中，鸟群满天空泛滥
一头鹈鹕打开长长的喙嘴，打开后，忘了关上。
我走过去（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一旁，我们等高。
对面：一个妇女趴在阳台栏杆上吸烟，从脖子上坠下
一个蓝色表盘，刻度约在适合隔岸观火的傍晚6：35分。
四、正面：一张纸上的字母排列次序：K、p、O。

虎和表达

这是不可能的：通过虎来表达一点什么东西。
我不需要这种供求关系。
有一次，我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遇见拦在路上的
虎，它完全就像一个被儒家思想丢弃的蚂蚁。

张临，要学会独自睡觉

大多数的时候，黑暗
总是比光明来的多和漫长
这是因为（你长大后知道）
光明本身就是短暂

它给我们——这种以视觉主导的生物
带来安全感和想象的可能（这就是原因，
需要开着灯吗）。可以这么说，没有光明
黑暗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仅仅是
也只能是最终和最初的拥抱
但我们不要因此迷恋黑暗，就像我们
也不要害怕光明。这不是因为
我们来自那至暗、纯粹的黑
而是我和你，就是一束短暂的光芒

退位法

早上，早早来阳台上坐着（也喝水）
一个中青年，心里总会有些说不出的A、B：
那种总结性的、经验的、暂时的诸如此类云云
那就沉默着，不说。一根鸟毛在空气中
自由摆动，同时掉落：这说明较重的东西
总是在下沉。它是，哪头鸟的毛？属于
哪个国和民族，凭什么是一根鸟毛
叙述约等于反动，甚至83减去一朵花

《社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星期五），云
停在崭新、时髦的天空；一头冒气的鹿
主动关闭耳朵，倒在路上纳凉（它成熟、雌）；
3、一群唱戏文的路过树林，砍下几根剑竹，
勉强支起快要散架的队伍。“Let’s
Go Go Go!”，那个扛着关公刀的哥们说，
“妈的，把东西都给我带上。”另外几个
（抽烟的抽烟，喝可乐的，流着口水）基本上
没什么反应。“要不，就在这里唱算啦。”
趴在土里（脑袋长得像袋鼠）的那个建议道。

什么是人？

一个人抬起头
突然看着傍晚的天空
这时的天空
实在太鸡巴大、
高和空荡，她不知道
要看哪里才算合适
一些云，碎也淡，浮着
她也不关心。她想看一看
天边。她看了。
天边的情况

也很朴素，
一样令人感动

现阶段基本国情分析

你朝我走来，树叶掉落
我站着没动当你慢步走来，傍晚光线下
孩子们在玩耍，一群快乐的僵尸
穿过她们，你（来晚了，却那么新
你又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时候）
朝我走来，我被你吸收
并且那种感觉是好的：宇宙
翻滚，我在等待（太久，我当然愿意拥抱）
当你向我走近，哀鸿，仿佛爱情飞过

注脚

抬起手，吸一口烟雾，放下
途中（放到某个地方时），它没停下手，回到原先的位置

孔乙己的秋天

有一定证据表明
人类的祖先仿佛是某种老鼠
“So WHAT?” 孔乙己坐在
下午阳光明亮的沟渠边（喝水）
对这类传统的话题
已严重失去兴致
“索然无味！一帮杂胚、孱头
你们也配取笑我？”
抖着脚指间的长茅草
额头顶着秋天巨大的天空
在巨大、空荡的天空下
孔乙己心无旁骛，冷淡望着
附近正在发生的历史

尽头

我被突然叫醒。
那人说：到了，伙计
这便是尽头。

尽头，空荡荡的
雨在下。

那人说：当然，
要不怎么叫尽头呢。
他下了车，
走了。

我下了车。

一个人
也跟着下了车
她抬起头，抬头看天
（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看见

雨在下。

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
跟着，一个人也下了车
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雨在下
一个人背上
她的背包（停着）
路对面，另一个人
站在一块
红色广告牌下
雨在下。

一个人（脑后有一个
淡淡的光圈）亮着：
不知道是谁

是她吗
看上去陌生，也远
我有些看不清
一个人（是她）坐着，在广场上
吃火锅。雨在下。

一个人上了车
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一部拖拉机

在路中间停下
雨在下。一个人
穿着人字拖
倒在路上。而另一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下了车。
她从玻璃窗户往外看，看见
一个人倒在地上。

一个人跟着一个人
下了车，在路上站着。

一个人（司机）
跟着下了车。一个人从车窗
伸出头去看，看不见。

一些车停下
雨在下

一些车在按喇叭
一些人从车上
走下来。雨在下
一个人（可以肯定是一个小孩）在睡觉

广场上，一些人

在小声说话（一边吃着火锅）

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干燥

一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同样听不见）

一只飞镖钉在镖盘无效处

一个人走过去把镖拔下

雨在下。这时，

一个人问，打牌吗？

这里是尽头。

什么？

这一个人不说话

沉默着

一个人十八岁

也沉默着

雨在下。

一个人点着一支烟，吸着

跟没吸一样。他默默看着雨

尽头的雨不大，感觉没什么看头

一个人美丽。一个人走过来，问她：

今天是星期几？雨在下。她看着她，不说话

路对面，或广场上，一些人在吃露天火锅

一个人（警察）站在附近，用对讲机

重复说：下雨啦，下雨啦。

一个人低着头
在快速吃一碗面条
吃完，他点燃一根烟
不说话，沉默着
雨当然在下

一个人（理发师）
从裤袋里慢慢摸出一些碎钱
扔在柜台上。
远远的，一个人站在路灯下
路灯关着。他有两个面孔
两个都看不清
即使在雨里（雨在下）

有时又没下。
她走过去问他（警察）：
喂，你在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实在有些听不清。

不远处，两个人
（其中一个大）
从路远处走来
一个人摔倒
（也可能是滑到）

雨在下，不大不小

一个人夹起一块土豆
把它扔进火锅
这时，雨越下越大

广场上，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
一个人从她身上垮了过去，干燥极了。

一个人下了车，跟着
一个人（女人）跟着他
也下了车。去哪儿，有火车吗？女人问。
不知道，这一个人说，
这里是尽头，去哪都一样。
远远的（从我这里看去），广场上
一个人倒在地上。

我几乎能闻见
一股烧焦的味道
一个女人在路灯下，站着
她睡着了。
路对面（或广场上）
一些人还在不知疲倦吃着火锅
我走过去
坐下来
一个人说（我没听清）

大概意思是
把电视打开啥的
雨在下
我打开电视

妈的，一个人这时突然走过来
把电视关了。但没关雨。

这个人看着有些陌生
有些尽头

路边，路灯下一个人在洗澡
（她直接站在雨里洗澡），没穿衣服
另外一个人吸着烟，不说话，他在看雨。

17:56，一个人随手
脱下一件毛衣
扔进雨里。
同样，一个人抬起头
看着天空（雨）
天上，黑乎乎的
看不见雨
也看不见天空。
一个人（小）从天上掉落
掉在我跟前
那么小

我以为是雨滴
但不是。怎么可能是。
这里是尽头。
谁说的。

像雨一样，不断有东西
（有时是一些人，有时候是鸟）
从天上掉下来，掉在我跟前
我走开。路对面（广场上）
一群人在吃（电）火锅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一辆车停下
她（那个站在路上洗澡的女人）
上了车，走了。

她让我想起一个人
像那个人，但想不起是谁
一只猫跳到墙上
在墙头上走着

一个人（打着雨伞）
站在路灯下数钱。
电话在震动，我接下。

对方说：怎么样，
下雨了吗？
她说。

不像是一种暗号。

一个人（吃火锅的其中一个）
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怎么样？
不太清楚，我说。
我看见一个人（是她）
背起背包，拉开车窗
从窗口跳了出去，来到
一张牌桌前。

雨中的牌局，一个人
翻开一张牌（熟悉：方片3）
他打出这张方片3
谁要？他说。一个人
拿起筷子，从牌堆里夹起这张牌
仔细看，牌面上写着：尽头。
这也太夸张了。一个人
这时轻轻叹了一口气
搞得我也跟着叹气

这时雨已经停了（也该停）
我没注意到。一个人

像是在等一列火车：一个女人
站在一块纪念碑下
穿着花棉袄。而她旁边，
一个奇怪的人
蹲在地上
啃一个馒头，一手握着一罐百事可乐，望着一个人（女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一些热带鱼在她周围游来荡去。）

不远处，或广场上
一个人在打太极
跟着他的影子练习
一个人抱着一部电视机
电视关着。也不是，
电视屏幕上
全是雪花点。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一个人望着我的背影。
我回头，看见一个人（她）
傻乎乎的说，飞吗？
我点燃一根火柴。

火柴巨大、清晰
火焰把干燥的广场烧的通红

一个人（估计是红孩儿，
还是哪吒什么的）
接过火柴，挥舞着
它痛苦极了，金刚不坏
我坐下来靠在
一枝松树下休息。
雨在下

一辆车开来
停下，一个人起身
在雨中跳了车
她也不例外

不断有人掉下
一个接一个
像一只一只青蛙
掉在地上
一个人捧着一碗饭
边走边吃
他也上了车
和她挤在同一排（倒数第二排）

一群人抬着滚烫的火锅
火急火燎，闹着也要上车
一个人（女售票员）
从车上走下来，用机关枪扫射

司机打响一个手指
她才消失。

一个人（我看见了）
下落不明，站在广场中央。
我倒立，才看清她
是一个陌生人（脸孔模糊）

同时，一个人在啃吃一根猪蹄
手上油乎乎的，坐在一朵超级浪花上
看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入

一群人拥挤着，抬着
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架子上的人
低垂着头，像是睡着了。
她的嘴上叼着
一根鲜艳的玫瑰

雨停了，爆竹声阵阵
烟花把白天炸的明亮炫目
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还是碎瓜？看不清）
摧枯拉朽般演奏着哀乐。鸡、鸭、
鹅类牲畜大面积从天空往下掉，广场上
人群发出排山倒海的声音，
场面似乎在失控。

我看见一个人悄悄弯下腰，
在地上捡钱。一个人点燃一支，面带陶醉，
牙齿发黑。他在念诗：
日出山河兮，大风也。
东方不亮兮，饭汤。
不知道在念什么，仿佛一个朋友。
一个人在附近偷偷的哭。

一个妇人坐在地上在喂奶
我站起来，活动筋骨，在人群中穿梭

一只蝠鲼游来
停下，强迫我骑上
我感到累，疲惫极了
手心冒着汗，嘴里叼着
一根水银温度计。

四周，闹哄哄的
我让时间停止：尽头
本来就没时间。
但怎么可能，
场面彻底失控了：
一群人大兴土木，开始搭建一座大庙。
一个人（那个在路边洗澡，
后上了一辆汽车的女人）
说，冲啊。

她举着一面白旗，在搞动员
一群人扛着锄头、农具浩浩荡荡
不知道要走去那里
我注意这女人好久了
她说，你来吗。
我说我在等车。
车不会来的，走吧。她说。
我说，你们走，我们不是一路的。
女人没说话，走了。

我驾驶蝠鲮离开了广场
路上下着雪，空空荡荡的
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上了车，火车
一列火车离开、开进平原
天亮了，火车还在平原上开着
前方没有尽头
在阳光明亮的下午
火车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
鸟，稳稳的停在空中。
我不饿。
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不知道。

第 三部分

七月与反右

诗

我现在星期五一个中午，一头鸟飞去
落在屋檐边缘，我没见过（但不意外）这样
的一种鸟：它是翠鸟的一种吗，它大。鸟头
灵活，鸟毛色彩丰富，感觉随时会跃起飞走
但没有。一头同样的鸟飞去，落在附近
还没落稳，它（A）便飞开了：
我现在（一个星期五的中午）面临两种选择：
一、跟随A远去、消失的轨迹（稍作加工，
习惯性晃入幼发拉底以及约旦河两岸
（那里黑、概念模糊）），还是继续留在屋檐上
观察这头新鸟：两种情况不能同时进行，
无论现实（明亮、唯一），还是诗中。

小心火车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2003年，你总在这铁轨上游荡。

在铁轨的这边，有你租的一间屋子，
狭窄、低，里头乌黑。

铁轨那边不远是归元禅寺、

古琴台、消失的掉毛的鹦鹉洲、长江

和长江以北任何地区。和其它

这里夏天闷热、湿，夜晚湿、闷热

你的女朋友还在上学，一对乳房

已长到那种满握的手感

你写不出东西

火车路过的噪音让人尤其失落

但你正年轻，这没什么。但没有发生，

并不表示它不会发生（不知道），反之类似。

今天也是夏天，你已近中年，打算

穿过铁轨，去对面的树下吸烟

告示牌上写着：小心，火车。

小心什么？火车的

什么？你突然想（有那么一瞬间）

早知道，你就不会来湖北。

文明

当指南针指向东方，我在一个新地方醒来。气温15度左右，各种鸟鸣和狗叫和高速路的噪音。喝两口隔夜可乐，想想昨天路过的一连串追尾事故、帝王蟹、蹉跎以及杂七杂八其它。信号在哪里？这里暂时还没有通向正在发生一切的网络（下午安装）、音乐、恐惧感（无色无味）、烟灰缸、阶级斗争诸如此类云云。为了身体能量平衡，我必须再睡2个小时。以上，一只点烟的骆驼，去理发吧，或者到院子里种些浅草，在又一个五月初（2号）、反动（只准对宇宙运动而言）的早晨坐在太虚中保持不动，既是0，也是1。

乔伊

乔伊、牛仔裤
以及点燃那把火焰
你不是在迷茫中
才获得幸福

是你，身处迷茫
而不知

白点

鬼知道天空中那个白点是什么
嵌在青蓝色和空荡中，它的
高度（远）、成分、目的，一概不清
仿佛不可讨论。它的存在感仅仅，是吗
来自我对它的命名：首先是一个点，其次白
这不说明什么。另一个白点（更轻，也
更欢快）永远在它背面。两个点
同样的白（重要），但落后的一方
似乎要温和些（但）对话是绝不可能的
它们相互观察、保持静态甚至革命
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必须要在它和它
组成的侧面瞭望：就像一头鳀鸟（审美的惯性）
在高空垂直睥睨着海面：这关系到正确，
以及效率。但遗憾的是（严格说来）它们
无法构成整体：它和它不像是一种分裂关系
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我，起到了
什么作用？我正在点起一支烟，点（忘掉它）
和白，两种极易搞混的性质，只有过渡——
而非重叠——没有边缘（如果硬想，那它

非常的薄)。黑点呢？不知道。否则就麻烦了
但不管怎样，它白的程度：随机、数目：1总是
可靠的，还是功能上，是否真能撑起天空
(看着危险，但这只是谁先来的问题)，点的高度
决定了一切。这也是这个上午，我大范围
坐在窗边的原因：它没有给出任何启发。

曾是拥有(2019年,五月十九于汉阳长江边)

当时我抓住一只手
就差一点，就要全部抓住
没成想，一晃过去了
整整三十年。

知之

今天暴雨，雨后，我回到家中
今天没有雨，我在街上吃过早饭
又去更远的墨水湖边上坐着
(望着湖面上的水鸭)直到中午，
下起暴雨，我才回到家中

今天，无论有没有雨
还是下雪（存在这种可能）
甚至在任何时代的风雨中（唉），知道回家
仍旧是一种牢固的知识

标题

兔追上消防车
兔又去追赶一群异形
每天都在繁殖，兔
在风中发疯
兔和兔连绵不绝
说的都是情感

夏至贴

- A：飞行中鸟群的本质
- B：一根断掉的绳子重新打上结
- C：谎言真实的一面
- A：故事作为一种秩序
- B：上帝具备指甲刀的功能吗
- C：梦不分内外、左、右

A：相对于光，我们有同样的光速
B：一个杯子加上一朵花是什么
A：A和A不存在明显区别
A：对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B：沿着一条曲线前进
B：或回到家中
C：你想参加圣人夏令营吗，兼培训
D：在公元前第15:55分29秒
A：振臂，空喊两声口号
B：复眼在精确制导中的应用以及忧伤
A：它粗，并且它硬，这就够用了
A：描述大雨首先要有一场大雨
B：当然，到达是不可能的
C：等着水烧到沸点。这就是说，A：
火免不了也是一种激烈的化学反应
B：化学反应普通，随处可见
C：如何利用神级化学反应制造一只兔子
A：吃着锅里的
B：音乐使人堕落成为实际的人
A：仿佛一种五千年来白混了的感觉
A：以及，指望诗解决全部问题并不现实
B：它只是个人造的概念
C：归纳法和推理最终造就了蚂蚁社会
D：客户端
A：一对兄妹去找他们并不存在的父亲
B：找到了吗，没有

因为C：这个父亲不存在啊

D：她们找到的只是一棵树（灌木状）

E：一棵雾气中的树。

1993年

期末考试临近，冬天
我早早来学校教室
点起蜡烛，喝着豆腐浆
默记英语单词
黑暗中，一个声音
在我身后轻声道：
给我尝一点。
哦，是张伯松
他被关了一夜禁闭
没回村

原因

出了门我随便
在路上荡着反正
也没什么损失。
这是一个
夏天中午鹅
立在树下树叶
在光合作用。
喝着冰镇
百事我感觉实况
有些萧条以及
我在秘密
蒸发和变瘦。
荫凉处，几个丧尸
制造出此起
彼伏的打牌声
浪，完美
匹配从归元禅寺传来
悠扬、轻恐的钟声。
五百罗汉在冒汗。微风
吹拂我的脚毛。
我照例（款款）经过
动物园路公交站
附近的那个坑

但基本上没有需要
解脱的内容。
一只精卫俯冲
朝我射来
我一脚
把它给踢回空中。
这时，也许是
忽如其来的
涂炭感我
一下想起了好友照邻
他还在会籍山
提升精神吗
佛途是那么的迷漫、
迢迢：我们都是
万千世界
唯一的那个
反点缀：大于
每一个结果。
对一下表：
13:25分，
星期三。
事情就是这样：
没有一点儿
主控因素
我突然嗨大了
哭着，奋力跑过去

冲进那支目前正
瘫痪在路中央
的行游队伍
化为乌有，据说
他们在抗议外星人
糟蹋可爱的粮食。

梯子

一把梯子丢在路上
相信它的人，走过去看了看
感觉它有点重
想了一会儿，走了
这是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躲在山后面）
一直没出现

禅与星期二

在一百万个尘埃中：1、
坐着。2、它单单是来自敌对势力的那个。
我用手指粘起它，放生到阳光下
举世无双般，它投奔大海而去。二、A。
A是A的A，只能是。不是
一根稻草，A也不指向最后一个儒家、
地区、一双靴子、自身还是杂七杂八其它：
一个命题、打印机、茶水、天空（阴着）等
更不是灰尘的派生：A（在实际使用中）
它更趋向于一次坐禅运动的解体
终究无法落到实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A游荡。A大。A遇见管理员。这个、那个
仓促中，我们看见A被点燃，之后：之后
谁知道（这只是一首无稽之谈）
但，怎么说呢，我还是愿意
追踪它（在这个总体诚实的星期二下午），
厚住这种感觉：预计会一直到未来。

让步

有时这一天是雨天，我跟平常类似
坐在窗边韬晦也喝些水，感觉房子在晃动

窗外（鸟在六月中）：0.2米外的窗台边缘，
几个赤道新几内亚鸚鵡湊在一起
学习握手、提水桶等技能。
现实的近义词2、现实其实是
什么呢一种蓝色的字面上的地势吗？
反正我不在那儿。
系统的扫帚和一匹马走进影院（武打片）。
雨在下，现实。梅雨季的小雨
轻易让人想起或遥远或后悔的事：来，
让我们把舞台让给它们。

大人

在我出生后
一个人成了我的父亲
他是大人了
往后，他不再变大
那是1979年
我看着他
完全想不起
他的样子
40年后，吃完晚饭
我坐在阳台上想
（上午，我们通了电话）

他还是那个大人
只是在变小

什么是思想

73个小时没有写诗和回到家中
买了一根鱼漂。吃香蕉、翻翻《新华字典》
去厨房烧壶茶水，没有火气，没有。
一元论什么的。一元什么，一个钢镚儿有三个面
我曾经在它的锯齿上碰见过一个单峰骆驼
因为它单峰，又曾经，我就问它：鹅，
你见过骆驼吗？这是一只外国骆驼
它听不懂普通话。它后来走了
还是进化成了啥我不知道，问题不在这里。
我曾经（大前天）还在路上遇见一条
倒竖着的鱼，银白的鳞片闪耀在光线下新的可怕
可是就在刚才我路过那里时，只发现它正下方
多出了一个坑。不用过脑子，我跳下去（每次都这样），试了试。后来我就跟川上和
槐树他们拜拜，走回家了（中途，买了些渔具）。

衬衫

一件衬衫
套在身上
它偏轻
丢在地上
又正好合适
但奇怪
把它挂到墙上
就更奇怪了
也不合适

副总理

倒不是坏，或其它材质
也不像一个低手牢牢伫立在池边
大象有大象的苦和计算方法
谁知道呢，被蚊虫咬成了重伤
用手指（食指）尖顶着一块钱钢镚儿
的出发点是什么？在下午16:31分
过15秒。想一想.....
把九头龙升到顶级（攻防+7）
2、接班人坐落在一副蜻蜓旁边：这其中，
原因并不在于寂旷（它高级、可控），而是

谁的寂旷：一种无法翻面，以及——
稍等——失去再抽象可能的
（妈的，瞬间忘了）那就“近超感”吧
不够精确，但就是这么一个意味。
也不要指望一个人（这时，她正好是
可被理解的）朝你走来，停下
并望着你的脖子说：等电话。
而你当然清楚，它绝对算不上暗号

在一个傍晚

我们沉默但使劲望着这条死去的水蛇。由此产生的那点仿佛悲伤的东西，使我们忘了往嘴里拨饭菜。没有人感觉需要叹气，或突然逃开。

那个从木桥上跳下水的外乡人游过来，上岸后，湿漉漉的问：东西带来了吗。

乌龙

在枝条繁复的盆景旁边回忆做人的方法。
鸟控，或随手关掉一个乱蹦的负离子。
什么叫不应成为零和游戏？是没穿裤子的那种吗。

武汉动物园建于1984年，占地25.9

公顷，是的，武汉是动物园。

当三界暴君遇上郊区佛陀（礼拜三）。

磨磨蹭蹭端起一杯茶水仔细端着，仿佛解放。

东方之猪、祝贺、坐着（非暴力）和

你就不能好好独自蒸发吗。let it go!

防水，我们说：1986年、淮安。

没什么奇怪的东西，就像它不能单独成立。

亲戚（或丈夫）从远处走来。

一路上，他们纷纷跌倒，表演感性极了。

这个下午，她整个世纪都在学习放下。她忍不住

哭了。然而，大海并不会停止旋转

一头猫从风中跳进雨里，稍后

蹲上关公的膝盖，假设。

我没有不愿意。没有，真的。无所谓

（他做的非常小心，以便

不让人看出来盖子被移动过。）

挂在墙上在救赎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主

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万岁

套牢，并且

让我们把童年远远甩在身后并且

俗话说，在无法归类的时候，

建议去处理一些实际事务。

出钩记

与鸬鹚为伍、电以及蓝色艾弗森和他的急停技术
早期的电话没有回拨功能，一朵花也是（路边，浅黄色）
掸掸飘窗上的无党派灰尘
一天过去了，或者说就好像过去了一天
一个人暂时还活不了一百零两千年，你去树林里干什么？
劈柴吗，废柴。

与初恋对象斗嘴并不见得有多少乐趣，她总结说
从月亮往下跳，一个满分。
两个漏气的傻瓜和组装一把梯子
想念一次闭幕式，每隔五分钟。
抬起船。与其
勉强跑路，还不如消耗在掉鱼大师的夏天里
想来份牙痛吗，客官？以上，都是极美的事物。

下底

在湖底和在透凉、通风的湖底
在不确定一个餐条是否路过水草的危险岁月
在看不见的地心引力和托浮力的对抗中
当然也在银河的边缘，和当然也在
道法自然的统一纲领下。二、9:17分，AM

一张底牌始终闷着、不动。没有人愿意
潜下去，翻开它。因为想不出理由

端午贴

早餐两个尖脚粽、一个鸡蛋，晴
来阳台休息，也喝些水
事情并不复杂：
一个少女走到草皮上
突然来了两个漂亮的前滚翻
翻完后，顺着来的路线
离开草皮。时代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末，画面风格
毛糙、晃动（昨晚又有蚊虫侵袭）
稍显复杂的在后台：网球单打、空格
和一个新朝的缓慢移动和
对大陆架的延伸所归纳出的感觉。

农药

沉默与谎言与虚伪的氢（这是大环境的必然）
自从丈夫离家后，这雨就没停过

她们劝说，别等了，这狗日的
指定是跑去当时的苏联啦。又或曰：
对，我亲眼看见，
跟在一个尼姑屁股后头，B说
裴假装听着，没想理她们
枯燥地坐在镜子前叹气、一遍一遍数着钞票纸
甚至还一度迟疑这个农药瓶的垃圾分类

招蚊贴

下过一场雨，雨过，天空阴着。
她说她出门去了。她是一件家具。她出去了
没有发生爆炸。
你坐下在窗边完整坐着，你不想揭露
这个钟家村女鼓王其实是个骗子。
她骗走你的脑子、直觉还有其它别的什么（since 2000）
在一场过程偏短的中雨过后。
仿佛一个从大地上被（神）高高举起的地球孤儿，
他只能是你。

2019.6.4, 晴, 纪念

正正正

正正正

服务意识

平南综合机械厂大门口停着一头公鸭
一个虚构、贫寒、孤僻的数学天才
走路经过时天空下着雨在一个乏善可陈的上午
阴谋与爱情仿佛爱情与阴谋相互纠缠、解析
年轻的数学人感觉恍惚，停下，打量动物
是啊自然之道服务于动植物矿产而多数动物总在
行走行走为了什么。机械厂大门上着虎头锁。

打开保温杯，他喝些消暑绿豆汤他厌恶鸭子
服务是统治的理由吗显然有待商榷，他想
在光洁的数学世界里描述行为让他感到尤其消极
就这样他索性端起鸭子紧紧抱在胸口摇摆起来

进入六月偶书

事情怎么开头的
便有可能怎么结束
数字（大量整数）
堆满整个亚洲（新的，
有一股鱼腥味。）
决赛目前正处于不动状态
那个主裁用他的衣袖
在擦拭一个银色的哨子，反复
直到6（一只公鹿）
穿过深夜的村庄
这就又回到了开头
剩下的，只是在梦游时
一些零碎的修辞工作

七月和反右

1、《大荒经》

相对于墙，它是一张桌子
反之，一不小心成了自身的敌人
在敌人内部，风静静的，停着
不动，信号时好时坏。
我听见一阵悲叹声，
便卷起珠帘，往外头看
看到的只有时间（一个清晨）、
地点（院子）和一头脖颈雪白的鹅：喙嘴
叼着一支吸管，在吮一盒
统一冰红茶（动静还特别的大）
七月，天亮开的早
我向来搞不清旧社会
和古代的差别。大凡一个来的远些，
后者或许更为朦胧。太阳升起。太阳
从哪里升起，哪里就是新的东方，基本上
没什么可蹉跎的。梳理一下
简便的渔具，我该出发了

2、《至尊虾堡》

在江边（长江），我望着江水流淌
想起轮流坐庄的各种缺点，但主要还是
它的不稳定。而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我一个人仍旧坐在江边，用3000个以上的火花
点起一支，吸着。那个腰上绑着浮漂的人
一看就是个两面派，天然、无意识、肥
他还停在岸上（那株倒拖柳树下）想什么呢
跳吧，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和次要矛盾
当然了，我也懒得走过去，通知他：举起手，
或这些年来，总路线是正确的。

3、《七月的天空》

是一个短语，没有动作
七月的天空空荡。那是什么，
一种世界观吗。是，天空
也不会突然塌下来：它只会变形
不是，那那一根稻草（我的）
照样还在空中停着，功能如鸟
七月的天空空荡或黑
说到底，这都不是毛病
作为一段传统的语言艺术，我尽量做到夹叙
夹议，有起、承、转合、高斯模糊

4、《死结》

解铃人把一只铜铃绑在树枝上
感觉不放心，在绳上又打了个死结头

驾驶单峰骆驼走了

5. 《仿〈鹿寨〉》

1986年，中午

我到山里去

给砍柴的人送饭

山静，鸟鸣山更幽

我能听见啄啄的砍树声

但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位置

“喂，在哪里。”我喊

“在这里！在——这——里！”

一短一长，小姨夫连着

回应了数声

我寻着了他们

等他们用完饭后

挑着一小捆柴

先下山，回家了

回去路上，碰见一个

村里的老右派（凭什么）

躺在岩石上钓鱼

6. 《骑自行车》

少年骑得快，

单放手，与一头

贴水飞行的翠鸟并行。

这种速度

和骑法（轻骨头），
就仿佛他陶醉在某种
旷世绝境中。相反，
并不是想要骑离
他的村乡、来自成人社会的
笼罩、甚至帮派规矩，
从而过渡到凉快的彼岸，
因为（就像那种历史上被误判成
右派分子的）委屈。

回忆：那是七月，苦日子
还没那么快到来
一般睡过午觉，
我就去小溪里躺着
但那天，我老在思考
人生的算法，顺带到马路上练了半天自行车。

7、《大是》

19:37分，天还没黑
有什么事发生吗，没有
吃完晚饭（7月7号）
我来阳台上坐着
往空气里喷一些驱蚊剂
书桌有三个抽屉
我想了想，拉开一个，空
关上。第二三个一样（状态和处理方法）

但在任何朝代，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黑，我对着天空吹气和指示
天空不动。也是，天空要是动，
那不就乱套了

8、《双节棍》

对称=空虚，
复仇双节棍
漂亮舞动。轨迹
顺着消失的
方向，产生后消失：打破
乌云的枷锁。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丈夫
和妻子），通过穿越
才得以消灭。
是吗？她丢掉棍棒
冲进单纯的大火。答案
并不连续
过程也不再重要
事情会发生（秋天过后（“如果钓不到鱼，
我们也可去打会儿篮球。”））

9、《一个早晨》

我在这个有凉风的早晨，写会儿诗
至少有十来天，没有见到近处的朋友
只在网上读了些他们的诗，

这不够。作品对写的人意义短暂，且有限
大部分的时候（我相信），它只是表演
它总是搞错对象。真实的情况，是你
需要一个“朋友”，一种化身也好
一个停在屋顶的燕雀，也有一样的功能
但朋友无法替代，就像我们来自星尘，
携带着需要互相照射的分子遗传。而不是什么
党派斗争、数钱、设定一个唯一神诸如此类
在轻微凉风中，我仿佛来到佛陀的膝盖下
“让它继续沉在水底。”他说。我仰头
望着他，一根超粗、冒烟，正在融化的冰棍

10、《和你一起去钓鱼，给张临》

是我经历过的最快乐的事情
我用诗把它写下来，那样就不会丢失
记住，看住浮漂！它是万物的中心

11、《致一个苍蝇的热情》

它总在附近打转赶走它又飞回来
我给它算了一卦：七月生、巨蟹座、还没交配
它怕。没有朋友只有同类它略显孤独
停在我的指关节上它不停搓着两根前脚
复眼把我分解成碎片，像一个冷酷极了的昆虫它
双翅干燥和阶级观念薄弱，它是王。
无聊的热情来源于它对自然禁锢的彻底忽视
我们都是1，不是吗，当它震翅飞开，我沿着

它提供的方向，无解地看着一朵云的移动

12. 《雾化》

我空着。在星期二，傍晚。

他们是他们不是你和我。你是你，你美好，反而是你，总觉得哪里不对你知道吗。你是你的过滤器（把手放下）。

我不是。我不在你所在的地方。

行进中的蚂蚁穿过大片树林。

他们是一个闲庭组织、一股腐朽的气以及珍珠。以及他们没有或去你妈的拥有伟大的感情。

都和你无关。

我和你：没什么不满意的。不知道。他们不太像一种普通的语言现象。也就是说，

即使，理论上，你和他们一起过了河，上岸后，你眼看着他们收起了糖果，我也没那么坚强。

远处传来水调歌头什么的。

13. 《卸甲》

有时，我的右边正好是一只水缸

大半缸干净的水面上荡漾着各种落魄的波纹

通常情况下，我会躺进去，

悟悟禅也濯洗一下近来的风尘

但这次，没有缘由，只想拔掉塞子，放干它

我实在很少这么激进的

14、《疾速追杀》

诗怎么处理爱和抒情，
它怎么处理政治、一次脱钩、
武功和打发没用的时间。
这是诗人自己的故事。
诗人的裤脚短，走起路来
相当反动。在任何岁月，
不愿去种田，也不想抱住一头翠鸟哭
我认识其中的一个
大前天，他去了一趟江浙
一到，当地就下起滔天暴雨
诗怎么处理一场雨
有没有一场雨，下了
但在诗里，它提前烧着了

15、《中甸》

七月，我不再敏锐，脑子里
塞着花朵。有人在我身后，拍了一下肩
我没有转头，这是他/她的事，我望着
船帆在水面上无尽远去，知道它
不会再返回，同理，
也感受不到新的知识。

16. 《雨中的城市生活》

任意一个女人停在商场门口吸烟
的沉默。一个锥桶倒在路上，红色、单一
一排树木，它们没有一株是松针树
或斜着。一匹旋转木马，这会儿正好轮到它休息
下雨让城市回到舒服的低点（假设它有弹性）、
原始、农耕、欢乐与凄苦还是别的啥，
它都属于美。包括在家乐福买到的雀巢麦片、
香烟（够一周使用）、一对玉米、跳绳、
盐什么的都非常明亮。和没有明显社会主义情绪

17. 《皆空》

快到下午3点
鱼漂还是没动静
我打算15分钟内走
但不知道在
第几分钟
要是突然上鱼
或感到某种暗示
我会立马收竿
要是（很大可能）耗到超时
我就只能给郭文涛
发个微信：
苦，才是人生！！
（补：15:05分，
他回复说，“茄子”。）

18、《宝矿力水特》

宝蓝色、海浪，
一种电解质饮料
宝矿力水特
我记住这个好听的
名字，宝矿力—
水特，有“电解质”的口感
一种让人感觉
良好的蓝色，和随便
（的）
一条什么波浪。

19、《黑漂》

静止，表示漂相为零
七月，七月，七月
命令即是命令，静止代表等着别动
岸上的人凝视水中的漂尾：鲜艳、
敏感、甚至一种神秘的绝望（对于一个男人）
仿佛少女内心中那个最深的点。
其次，才是豪华的打坐、眺望一下
对岸那无能的风光：在燃起一支
香烟的青气中，一切（只限于人生的、
客观的）都可以幻化为

一个道理：动作。
运动的动，动作的作。三个七月，
一个动作显现，突然，以及
非常突然，显现后消失
对应一个封闭的世界
打开，又立即关上
浮漂静静地插在更静的水面上
我起身，开始在岸边走动

20. 《两岸》

很少想起2002年的夏天
那是一个似乎说来话长的夏天
有一种连环谋杀般的热，和操劲
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大家都闲得发荒
通天在喝酒、睡觉，写写诗什么的
在通县一个叫葛布店南里的小区
在葛布店小区门口的小卖部
有我们需要的烟、酒，和
一只很大的葛布店狼狗
这只葛布店狼狗有葛布店大象那么大
当时，葛布店确实是个伤神的地方
在遥远的很久以前，那里也许出现过猛犸象
我们都不太擅长考古学
我是说，我们还在阳台上养了一个兔子
它的名字叫猫，

或猫咪。它是张三勇勇
寄养在葛布店的兔子
我们有一个任务是每天喂这个猫
就好像它是我们生而为人应尽的义务
不知道它后来去哪儿了
它很喜欢尝冰淇淋，和躺在板凳上抒情
我们那时候对诸事都不怎么上心
自认为是一伙从天上降到美丽人间来散步的
那真是一种无效的讽刺
压根没考虑到人生的递减效应
总之就像一个“谁年轻时不是这样呢”的马戏团
不知道。但有时也特别安静
在温烫的晨光里（“抛弃枪的子弹”已经乘坐
加油站对面的938路长途公交去CBD上班了）
我和小虚（比小苏还小的弟弟）躺在
一座比房间还大的特大通铺上恢复身心
而对岸——至少穿过走廊，到达客厅
感觉竖大概已经喝上了
同时搞搞创作
我能听见他重复敲击删除键的声音
那是一支大象部队淌水过河发出的动静
上岸后，它们挨个躺下来，不再移动

21、《扩大化》

最近我总在到处找地方歇着，地板上、走廊、
阳台上（那是我工作的地方，那儿太热：现在，

我不在那儿)、洗手间什么的，只要能让我歇上五分钟，能完整吸完一支烟，关二爷保佑，那就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了
但是没有。我刚才还去楼下待了会儿，张临在沙发上睡午觉，我倒了杯水，又上楼来我在楼梯上歇了一会儿，无处可去也不想去什么地方。三说，要不你带上小孩来我这里游学（这怎么分行？这么长）
这里，指的是他盘踞的四川林盘村。从我这里，我正对着的窗，一直往西1000公里以上就好像我是某种能飞越整个欧洲大陆的猴子，我理解来自一个朋友的夏天的邀请，我们都太念旧，因为不再年轻：一个奇怪的关于时间的，当然也是身体的、富含本土意识形态总之，林林总总的理由合集（取最大值）。不要在诗里吝啬说话，它是毛糙的，那就让它毛糙这里并不需要教训，但需要修改：那是美德！把一条腿搁在水缸边缘，身体躺下，这样，世界正好反转90度，而你在夹角点上仅仅是一个面积庞大的点，保持适量呼吸，均匀、怠速，就像俗语总结的那样：放任自流。

22、《照邻的错误路线》

从会稽山回来后，
他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问他钓鱼去吗

他哀叹说蝼，也就那么回事，太淡
或者我建议2、去城里喝点
干脆，他一把把自己抛进沙发里不动：之前，
他在追屋子里的一个苍蝇。
绝对的事物让人恍惚
我大约能反推出他这一趟面壁之路的坎坷
只是成熟哪里来的路呢，
不过是用来安慰迷糊的人罢了。

23. 《致神经衰弱》

倒了八辈子霉
（无论从哪个视角：大地上，
还是历史的延绵中。）
把浴霸灯装到吊顶上，通电。
这两者不存在因果（前后）关系，
在我的语言系统里。
所以，拧螺丝的时候，
我故意忘了2颗。
值得表扬。七月（中下旬），雨
说下也就下了，不是特别结棍。
跟我预计中的滔天暴雨
有本质上的类似：无非一个游戏感强一些，
一个更杰出。至于哪个是哪个，随便吧。
一般来说，一个雨的寿命短暂
通常不会超过5千米落差
这还不包括在下降过程中，因蒸发

、磨损、碰撞等带来的自然损耗。

24、《右后卫》

守门员对着他的背影
大力喊道：你他妈的给我居中一点，
居中，废物！
右后卫听见了。
只是听见，并不想听。并不是他
反感。他小跑到脚球区，
蹲下来看了会儿旗杆。
感觉没什么看头，匆匆离开了球场
经过一爿露天火锅店、
走过一座桥（后来的情势
就每况愈下了），
直至消失得鸟无踪迹。

25、《通杀》

一头大开门的鸟停在山水中
我打开一盒烟，准确抽出右手的第三支
天这时黑了。天黑后，我让它黑着
我不动。在七月（去年这个时候，
我在浙江），我是一道黑色、
不动的闪电。在天黑后（什么意思？）
，我越发标准、1和失去准头，总归
没什么值得反思的，甚至在打哪指哪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新时代里。

26、《阳光下的少女》

不同的光
在少女身上的反射
有多么不同。
我见到的
是穿过树叶，射在
人行道上的那种
午后的阳光
阳光里，一个扛着滑板
高大、成熟
淌着汗的少女
朝我走来并经过
我们相互膘了一眼
感觉没出什么
大的问题
它重新纠正了
我认为的美（或好）
这个词语的意义
我没回头
仿佛丢失了什么东西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27、《两条船》

两条什么船？一条斜插在河面上，
另一条，我正看着：它移动（往左）也下沉。

两条都没有帆。两条，都是一种假设
重点是两条，而不是船，两种
我和船的关系。它们不交叉，也不愿互相反对
两条船，在同一条河上，或者。算了，
反过来干什么呢？两条河与一条船
处理起来，不见得会更古老（难道就朴素了吗）。

28、《飞铅》

无聊是好的，
对一个社会（面向终极）。
一个鲜红的果子
穿过天空
掉进树丛里
一条靠岸的鱼
等着这个果子
再掉落下来
它（只）需要
一点运气

29、《葱》

在一根葱的右边。排序。
如果你（我）还记得，·，一个点黑
是因为它的环境是空白色
在这里，它是一个提示：
“内容”，以及“为什么”。一个女人，女人
和裤子。一个黑女人握着一根葱，

大力走在路上，一个拖拉机手拖拖拉拉
跟在身后：这里就有一种秩序
但前提，是在一首诗里。一根葱直、
中空，在折断以前（这样来的简单些），女人
一直捏着由手掌和三根手指构成的拳头：
另一只手（这只同样灵活），握着葱。
两个点：· · ·。

30、《大暑》

事情过去好多年了。星期二
我在山中醒来，一大早就热的不行
连着两天的牙痛也没消退（左侧，已扩散开至
听、视觉神经和脑子。）我就近
找了一处水缸那么点大的泉眼，躺下
没想一接触水，那源于远古海洋动物的记忆
便被激发了，从干枯的嘴里不停吐出泡沫

31、《推着一只油桃的尤利西斯》

桌子上摆着一只油桃
对静物的好感，使我静静的看着
只是看着，没有多余的看法
要是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这样去感觉：
一只从树上刚摘下不久的桃子，
它有时，会让我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个好人。
那是在以前，尤其心力不足的时候
现在呢。现如今仿佛也没有不同，只是

对推导出的结论（真理），再也懒得关心

32、《雁荡》

就像昨天、或今天
又是一个清平的日子
起床后，去阳台晕会儿
（来兴致的话，
写点儿诗。）
到点了，下楼早餐
看看新闻（你看到的，
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无论是什么）：它们大多残酷、
恶、娱乐、拔毛、焦躁、实用、无稽
怂恿、控制与反控制（暴徒
和白暴徒）、点燃、奢华
免费穿越、奇、酷、跃迁、半衰…
……………33个点或连续省略号、
歌颂、万能、挡箭、两说、喷水、逻辑
相当癫狂、欢畅和争斗和以及冲突
的不可解决等等、等等好在
太阳不是照常
从东方升起了吗。
要享受
这种无暇的日子
（不要总想着
钓鱼这件事。）

就好像它去你妈
的当时就是这个鸟样

33. 《我为什么是一个右顷浪漫派》

吃过的亏
和走过的桥
一样少。
切勿撞击
和投入沸水中。
请避开人、
宠物、鸟、植物、
鱼及鱼缸。
在适当的时候，
喝出友情神反转。
下午16:56分，
竖直后背，
挺3分钟。
月底回趟浙江，
路过南京，28号。
君住长江尾
意思是：
天要多高和空荡
才够我飞呢。
鹏已经明显过气了。
还不如一头燕雀
来的实惠。

如果彼此有缘，七月
我愿意追随
随便一个健壮的
尼姑消失，
把一切反动派
甩的远远的。

34、《漂相》

——给暂居双流的晓晨及康良

一个伟人去世了
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
我来到河边，从构树上
摘下一个新鲜果子
刺在钩上，抛竿即中
一条什么鱼？大鱼
我摇线，持紧，调节
卸力轮适当放线
这时太需要耐心、理性
不允许失控。鱼线的切水声
美妙极了，我对我的竿稍
绝对有信心。大弯弓，这力度
让我压抑，神经错乱
鱼在水下折腾，

仿佛怪异的名篇
“别这样，兄弟。
等会儿见。”我说。
浮漂露出水面，稍后
我见到了它：
一条马影河草鱼。
是不是我前天下午
见过的哪条？
它乏力了，我挺竿
把它拖移倒岸边
用一根手指插入鱼鳃，
提上岸，回家。
这会儿张临还在睡
我来到洗手间
点燃一支，坐着
什么都没想
平静望着
一条无风浪的河
河面中央，躺着一支
鲜艳的浮漂，不动
漂相不明

35、《在礼崩乐坏的星期三》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终于读完一卷闲书，熄灭灯火，睡去
昏沉中，大批不好的往事

似花蕊般在心头炸开，可恶的
神经衰弱。入暑后，
搞得我没一点儿脾气。
索性下床，步行去凉亭那边，看看云。
小妾披着蓑衣（张临，这就是
这个词语的用法），从身后
追将而至，吓了我一跳！
问是否需要备些酒菜独酌
算了算了。这个女人，不说她也罢
我让她滚回麻将台上去。
作为一个拾遗（左的），思想
这类俗事，答案往往比之
问题来的简单。晚上的云彩
倒也还好，淡淡的平和
我在长凳上趴着，一只脚反翘起
搁在栏杆上，这姿势倒也解躁。
只是，这草木般的日子
啥时候才算是个头呢。即便
补阙的位置，大约也是无望的。

36. 《大旗》

一九八六年，我得到一片饼干
因为不舍得吃和受潮，后来在它表面
长出一根草苗。这个草苗饼干被我扔进
小溪里，我跟着它走了有小半里路，
眼看着被什么鱼争吃掉了。当时，我没有

对这件事情做总结。我是在回来路上（我想起
还是去游泳吧，我就去游泳了）
看见一面旗掉在机耕路上。没有飘在风中，
它看着就是一块布，一块破布。
我马上就想这是哪个天兵天将插在
背脊上的东西上面还绣着一支三爪龙
它也眼馋我的饼干吗妈的。我用布包起一块石头
一起把它们沉入最深的水潭低

37.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上午10:45分，听见一头鸟撞在了阳台上
我转身看，那是一只偏黄的蝙蝠。这才七月末，
天空已热的来不像天空，举头望去
不断有东西往下掉：手表、丝瓜、松鼠、帽子这些
还是普通的，稍远还有帆船、座头鲸、
虎（在词语大于语法的时代）、起重机（三一重工）、
当然也有标准右派分子（冒着烟气）、香樟树根、
八爪鱼等等这些分类。事情呢
就是这么个事情。况且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38. 《诗意、现实和容器》

中午，一个人慢吞吞走在水面上
总感觉有些脱离理论（无论现实以上，还是文学对面）
她停下，停着想了想，想完后
解下别在裤带上的容器，舀水喝了起来。

39. 《绊脚石》

在某个地方站着，冒会儿烟气。
一个女人突然走过来，脱下遮阳帽，仰着头问
这个、那个：我听不懂当地方言
就连续点头表示在听。说了2、3分钟
她走开了。望着暴晒在阳光下她离去的
背面，我有两种不好的感觉。1、她的思维
仿佛不太稳定。2、她应该落空了。

40. 《风控》

七月末，一把风停着不动
我有一个舒服的椅子，我正坐着（在风中）
一般来说，历史的问题
就让它留在历史中，要不然
得多少秋天才算的清账呢
我的想法，实在不重要。风
就是风。一阵风不动，只是增加了
一种可能，同时，也失去另一种可能
再只是，两种都不适合当代的逻辑
话说到这里，也就没必要再说
但可以压缩一下其中的信息（仅作安慰）
即风和椅子。二、坐着。

41. 《七七》

世界从七开始

开始不久，消失了
只剩余一的世界
而且还分成了东西两方
起夜风时，我正坐在
阳台上发梦
眼前是墨乌踏地的后门山
因为太久没人上山
据说山上已经没了路
这其实是错觉
怎么可能有路这种东西呢
它太世界（人、语言、感觉）
就像身后（1）
小溪对岸的又是什么山
还是因为太久太久没回来
（或为了方便）
我也就不记得了

42、《回浙江》

江东还有父母在，我回去
其实过了乱、热、臭气刺鼻的九江，直觉上
我就以为进入江东了。

43、《盛夏》

在阶级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可省略）自由。
这是字典上对自由的一种解释：在第1523页
1977年，商务印书馆，五块四毛一本的

《现代汉语词典》。在很早以前，一种鱼类想着离开水，它离开了，进入陆地后来它成了飞在空气中的鸟。鸟有鸟的自由。我个人更喜欢这个“自由是一种病”的故事。

44、《乘风电扇》

夜最深是在什么时候
在最深的夜，炎热已经退去
河水如小小的往事般升起（嗯）
一个男孩翻身，下床
踩着水声，走去阳台放尿
星空无限并闪烁，银河暗淡
只是其中小部分的事物
这会儿是1986年

45、《跳水》

七月就快过去了。过去，七月也热
但热的有规矩，人类（有什么错？）穿着长衫
在路上游荡，类似的生命物马匹或猫
依次在路对面行驶。不分左右、先进与败笔
统一都是地球的产物。那是过去，
它不会掉头（状态已消失），种下的树木
已长出毫无意义的果实，雨落过后
天空总是放晴，一个短小的人，每天
都在磨同一把剑：他要离开越国，去楚地
学习巫颂和治水技术。但危险的七月

还没过去，船还烂在岸边，他仍旧需要等待
等什么，他不可能知道。就像所有的过去，
造就一枝树木，银杏的样子：在风中和阳光下，
它都是那样闪亮。我实在无法还原它
过去的样子，除非，我也正在过去。是吗
我一直在。在一头时间动物内部，发呆，或烧着
一条树棍或研究右手的掌纹，诸如此类总之
在过去，过了七月，就算正式入秋天了

46. 《收尾》

又一个星期二，一个人骑车来到河边
河上没有桥，他也没带分水的拐杖
他停着，想了想，一无所获地看着那个钓鱼的人
又看了一眼手表，打两个水漂，17:37分，
扛起自行车调头回家了。（再会！）

耐操的人民

我答应过一个朋友
写一篇《雨季与虎》
现在，雨在下
对立的虎，却还站在
雨外，反思错误
这没什么。雨季的动物
自然有它的性格
不像（比如一头鸟）
是我可随意召唤的对象
虎有它珍贵的地方
安静，并且绝对安静

第 四部分：

汉语或黄昏

汉语或黄昏

一个蓝色的杯子摆在桌上……然后呢，一个暴废的黑漂守鱼史躺在阳台上（兼咏春高手）再后呢？十分钟后，我只好出门，去附近散步。在黄昏中移动！在一种炎热、露怯的虚度中去理解这个、那个，只是——为什么不在路上找一根绳子呢。一根大约一米来长的绳子为了测试这个念头，走了有2里的路，跟着一名尼姑。二、它是一根充实的绳子。在遇见（缘分或概率）它之前，我已经活过40%个世纪同时（它的用途是什么？），它一定是一根自我解放了的绳子，否则，它不合作为一根绳子的诗歌逻辑：当它挂在一只鸟的脖子上（或点燃），这种表达就显得尤其的跨省、放大和通用。

木卫二

隐秘的暴徒的表演
被词语（花朵）闪击后无聊的失神
以代替可预期的、回到家中的
人的伤感，在农历五月廿九，返回今天。
推土机和一百万个卡夫卡
由于从清末运动来的风实在颓唐，
电影结束后，一小撮人不得不沿着机耕路
逛入夜的雾气中。鸬鹚，
就在这时关上了眼睛。

片头

平面。
接着是次序
（近到远）
要习惯耗着。
要围绕一件具体的事物思想，
不要使用方法。
它大，那就让它大
一只手臂
伸向空中，
弯曲几下，或者

只是为了散热，
明天有朋友来做客。

“你的
反对票呢？”
在投入和产出比
失衡的塔卡
拉马干沙漠有
一个轮胎
：它在滚动。
只是悠哉悠哉
滚动着，并没有
多出的意义。最后，
你去过塔卡拉
马干吗。我提前告诉你
那儿还没有通电

扩展

一个黑点。星期六，在一个浅水潭
看见一支龙。我自己都不信。认真看，发现它
只是一个龙的影子。我没有四下和往天上
去找它的实物，歇了一会，就回家了。黑点。
我记得，我外公是一个诚实的地主，解放后
他突然喜欢上打乒乓球。也不对。一个

黑点，它的黑只在黑暗中体现。它通过燃烧射出的光，也是黑光。这黑光在世上游荡外观上跟其它光没区别，它不会坏。

（假设，经过5000上万年的运行，最后合法射在一个暴徒身上，折断了。）

现在，一个黑点，一个没有同类项、缺点，以及被濡染与静音的黑点，通过它，我得到了什么？还是以上均不是（2）

平铺直叙

正常情况下（稍微有点常识）
今天的天空也应该下雨
可是没有（能怨谁呢）
多年前，我写过三个八月
八月，八月，八月
我丢鱼钩算了它两卦
都是同样的结论
即里面的一个八月
就是此八月
当时，我以为它只是遥远
现在看起来
它主要还是不正常

抬头（再）

这些是哪里来的云
在我的天空浮着
其中，单独的那朵
是那么放松
仿佛在我心里
也有过类似的一朵云
它轻（比如一个佛陀的摇晃）、
松垮（这是不可原谅的）、
无法修改、低能耗，以及其它
这一切都在说明事情正在变得更
坏或是时候出去壮游了吗？

大鱼的错觉

我打开。打开后，沉没。
但还是一。在通过鱼鳃时，
感到成熟导致的疲倦
仿佛一个寻找对称性的和尚
忘了菩萨的箴言
现在、过去和一切集合以及定义

这当然是理想状态
但是没有。上午的马影河
连根鱼毛都没浮起

鲮鲃之王

来自八月的意义聊胜于无，水温起伏
更不影响神游，我不动，停在浅草处吐着泡泡
尽量消减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联，望着
水底那个腥气十足的空钩，想象一些憾事
或者直接进入禅定之类，反正都没什么坏处
在一个极平常的上午自动修复尾上腐败的鳞片
这时的云，白。（我又有什好感怀的呢）
它终将会毁于自觉，但这种毁灭（至少
在形式感上）通常又是可被理解（替代）的。

助攻

从罗马出发有三条路：
第一条通往大海，第二条
通向一座山的山尖（站在山尖，通常
望不见大海）。第三条当然

是末路，走去哪儿，都会迟到。
但也有好处，可一边走，一边说相声（单口）。

暴徒伤感

午后，嫩黄的南瓜花在绿叶丛中关闭并萎缩
一个灰色昆虫围着它飞绕，仿佛想要进入
那个鲜艳的暴徒（浓的好像一坨温烫、无效的精液）
歇在阳台上，单指护着栏杆在做梦

单钩

钩子有它自身的道理
不但道理，它还有诡异的逻辑
它当然还有方法，以及硬度
以及无法摆脱的功能所以，
钩子必然伟大、
正确，或者浪漫（有什么区别呢？）
从钩尖到钩尾
它天然拥有弯曲的道路
一枚黑色的鱼钩
挂在天上，它显得略大

不小心掉入水里，那只能是
另外一种情况（而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回乡偶书（2019）

路上歇着一个穷人，
非常枯燥。我走去溪流游泳，
不小心路过。她的四周
安宁、空荡、星期一，
没有植被、清淡神鬼、昆虫等环绕
如同她头顶那初生的月亮。
而我大概是一个聪明的彗星划过，
且消失于无边天际。

农历七月初十，请菩萨

要相信菩萨
住在天上。无论愉快、
失落，它为我
阻挡黑暗，保证
我心中的光明不灭。

傍晚，一个菩萨举着火把
忽明忽暗，站在门口
怎么样，我寒暄道。
它也不说话，低着头
仿佛丢失了坐骑（或降落伞）
没事的，我安慰它
就当你不熟，认错了门。

门口的银杏树

在所有银杏中，它一定是其中的一株
在所有地方，它正好只在我家门口
它是一株树（这重要吗）。有着如同静物的
沉默（准对任何事物，包括恶）。它具有
生命的意义——
这是可以看见的。它是自身的核心
夜晚降临，它随之变暗。与我平常想象的相符
黑暗中，我随便睡去，而它
重新成为一株闪亮的树木。

台风

台风过境，我放下碗筷，点起一支吸着。

风能从四面八方推动竹林摇晃并制造出江湖龙虎斗般的存在。（加上雨声，云动，以及燕子在空中乱飞什么的）

我告诉属猴、年迈的父亲，电视里头的新闻，你当作戏文看看就行啦。

松鼠憾事

（一）

事情只有一种逻辑，即发生时的逻辑。

（二）

老兄，这可是一篇相声，或散文。或主要是一点杂质。我反复想，它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

（现在是一九八六年，但是管它呢，时间而已。）

你躺在藤椅上，躺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事情。那部乘风牌老式电扇开着（风力强劲，像一部鼓风机：（它本来就是，事情并不复杂。））

(三、或四)

我们是谁？作为整体，仿佛一只刚从一棵枫树跳到一株杉树上的松鼠的憾事。

杉树有很多分类。

我有时我的门牌号是映翠湾八街八十九号，你呢。请以填空的方式——。

(五)

浙溪村21号（暂时，过几天我要离家出走，或许去趟上海或南京）。正如你所言，风扇制造出局部狂风，即便低档运转。感觉就像坐在一部台风上，随时准备往风眼投弹：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六)

是的，当然。我绝对知道。清楚、明白，它就是松鼠的憾事。仿佛A对A保持永远静止。

(七)

永远这个概念已经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它太松鼠。而且它是一种特殊空间。

(八)

夜黑着。这时，一个人悄悄来到墙下，等着

松鼠翻墙过来。他已准备好一副游丝，只消那东西出现，便把它逮捕，收入囊中。但这只是他的想象。实际中，他只是站着，贴着墙研究自己的影子但因为夜黑着他没识别出任何东西。

不远处有类似打、砸、抢的声音传入耳朵，他不想听。

(九)

又过了一天，松鼠多长了一岁。

(十)

乡村的夜晚黑。黑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安静：除了县广播在播送几十年来没有变化的新闻或戏文，村里连一个兔子都没有。更别说松鼠。

空气中，我点燃一支香烟，你呢？

(十一)

我在点燃一头松鼠。它仿佛一支烧着的松鼠，射进同一片空荡、暴力的天空。对了，今天星期四，立秋。

(十二)

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台风。

（这时，房间里有一些事物来自一九八六

年：稳固、不动、可回忆。另一些本身就在
一九八六年。)

(十三)

为什么它是松鼠，而且正好是？松鼠又不是风。

(十四)

凉席和不可知。

(十五)

阳台上，以及松鼠。

倒叙和悬疑

——给阿强

我们看见
在一个果盘里
丢着一个果核

但看不出
来自什么果实
即使能看出
也不知道它
是哪一个果子
核还新鲜
吃果子的人
（洗完头发）
应该才离开不久

扫地

（还是没有来风。）
我现在九月末粗略看着一根直线
一根并不严格直的线，直只是它的趋势
线是无辜的。一根线，它的绝对
来自它的线性。这线不是，它不存在
记得有一回（上上星期），我在附近超市
买一个饭叉。在一堆不同制式的叉子前，
我犹豫。犹豫什么，我仿佛也不知道
那么，一根直线，它的问题是什么？
无论情感上，还是在盛世中

捡到一只猕猴桃

——给糖匪，不知道算不算写完。

又到了大赦的季节
天空杰出又空荡
又会有什么新的思量呢
又不是莫妮卡，她最近刚从刚果（布）回来

农业

闷坐了会儿
同时，她放下手头卷曲的《左传》
对用火锅底料钓鱼归来的天才丈夫
打了声不痛不痒的招呼
七、八年过去了，她感觉
社会（以及潮流）似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又没眼前的这个人那么深入

十月

回到家中，已是多年以后的秋天

卢照邻抱着一个汽车轮胎，落拓极了

“你怎么才回来！”丫鬟A

狠狠白了他一眼，寒暄道

“不说了，夫人呢？”照邻问

“跑去苏联当尼姑了呀。”

A拖着沉重的身子说，说着，坐下来，

坐在八仙桌边上，“就在前两天。”

强尼的事实

洗衣机，和一只

螃蟹，和一部洗衣

机，和旗。洗衣机和

一只螃蟹和一部

洗衣机。一部洗衣机。

一部什么？

洗衣机！

一部全自动

带烘干，翻天

什么的一部洗衣机。

一部伟大、

辽阔、无穷动
甚至精密、永不
磨损、东一榔头
西一锤子
洗衣机器。
你言下之意
莫非还有什么
不爽的吗，
还是兼或狂狷。
一部良好的洗衣机它是
它良好极了
而且，它是（比宇宙忧伤）
良好的，强尼。

信：寄老李

往嘴里喷入一些雷达牌杀虫剂
在一个秋天上午被东阳来的小货郎带走
思想者弄翻了汤，坐在椅子上隔世
甜蜜的叙述天才弄断了尾巴，他还会
一如既往倒霉。切线因为激情
最正常不过，不要打骂孩子！他们是世纪的虫
昨晚又一头鸟雀飞进阳台，主吉。我下床
顺着劳损的脊髓骨掉进最深的马里亚

纳海沟里去啦，并强制释放出少量脑气和拔
“它是连续的。”到目前为止，这句话
有什么具体教育意义吗。事到如今，
我仍旧喜欢在写作中度过剩余、可计算的
逆熵运动：一切为了秩序。虽然它不是对的
阳光下，有更大的孔雀在院子里进食

救世的策略

省略是一切诗歌的基础
现实的风，基本上
不在现实中。在一张纸上
涂满黑色，你知道吗，它画的
其实是一条鱼。或其它
我有时会想不起
来世上一趟的目的
因为这正是身在目的地
产生的额外困惑

差评

一九五二年，从春天到秋天
有一条河直接枯着。每天下午
开始的雨，总下不到河上
也没人着急。有一天，一个会稽人
不小心路过，感到非常后悔（她甚至
想起了虎，和一九八六年的阳光。）
见人就问：虎呢，虎去哪儿了
大家都叹着气，没空理她
只是，我是怎么知道
这事的？我不可能
凭空知道一件没有的事
除非我，故意超越了重点
还是对已逝的文字时代的一种表达

坏人成群

方块。红方块，红色
方块和强盗。红色、红色、红色
红方块。暴力和谎言。红色
现金，红色。方块，红色，红
树荫摇晃，在革命低潮，红红红
思想不是道理，红，或方块（仍旧红）
抬高！把方块抬高，妈的。红
涂掉红色！方块在移动（否认），是吗
红色。只是红色（大量）。红色方块移动
红方块。指向天空，红色漫延开来
鸟迫不及待射进天空，红鸟。雨，要下不下
红要求被洗白，黑这时才抵达目的，方块
倒下，红红红，迅速地数钱！方块升起
方块，红，必须升起。龙虎斗。斜线，
在江上行住有什么好处？一道暗红色连接方块
暗号什么的统统撤销，留下方块，或红色
红。红升起，随着方块，升起！

朝读唐诗若干有怀

A 和 B，以及 C 和 D

他们忧愁个啥？雨夜、落花什么的

不得志就不得志，多大点事。

二、唐也是一个优秀的中央集权系统
值得那样去表扬、哀伤和怀念吗。不值得

三、忽然想起杨黎和七圣路

那是十多年前的杨黎和秋天的七圣路

杨黎说，李白能想象出一根冰棍吗。

不知道这会儿，他在哪儿，南京，还是成都

深秋的武汉，炎热已经过去，适合相逢

阳台夜眺东风大道无感

一个不灭的和尚走在东风大道上，

没穿鞋。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是挑着一担浑水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原因

也不要问我讨水喝

二零一九年，灰鸟。

(一)

它是灰鸟吗。应该是。要是还不是，那就没意思了。一九八七年，我在井边遇见它。它小，毛色泛黄。但一眼便知它是灰鸟。再一眼，感觉熟悉。它是不是灰鸟？我想。那么熟，仿佛在一九八七年以前就见过。又仿佛那只是第一次见。它是的。否则，它是什么呢。除非灰鸟，否则我不会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即使在心里面。我相信，我都不用去相信，就知道它一定是。它飞走了。

(二)

从烟盒掏出一颗中南海，送到嘴上，准备点燃时，看到左手上也拿着一部打火机。我突然有点搞不清，使用哪部才不是错。我的要求很低，只要能点起火焰就行。

(三)

飞走的鸟，再回来做什么呢。既然已经是一只飞走的鸟（在对想象的记忆中，它穿梭太空，吸食闪电，火气已不是一般的大。既然这样），

它还回来，我是不懂的。但一想到它是灰鸟，我懂不懂也就无所谓了。灰鸟有灰鸟的样子。它最大。它飞进阳台，撞在什么东西上。吓了我一跳。黑暗中，以为是倒挂蝙蝠，还是固态的鬼魂。听到扑棱声，我才舒缓过来。寻着响动，走近墙角找，看见它躲在花盆里。一看见，我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是灰鸟吗？灰鸟没有这么大。但感觉一定是灰鸟的感觉。非常的一九八七年。我停着，在这个中秋夜，突然想起好多内容。跟鸟倒是没什么关系。

(四)

春天那会儿，我还住在动物园路。忘了上午还是傍晚，反正有一天我正坐在窗边写作。主要是坐着，身心虚弱的很。就这样一头鸟突然从天空射下来，一头撞向纱窗，之后垂直掉在窗台上。那是一头中等个头的鸟。什么鸟，不知道。看着挺平常，但鸟眼却特别灵光。它不动。见我凑近，往边上挪两、三步，站停不再动。当时，我感觉不对。但不知道哪里不对。是谁不对。它，还是场景。还是这个事件本身。我没仔细想。是方向的问题。我的直觉和思想方向，都在往一个疑问靠拢：它也许是灰鸟。毕竟，一九八七年首见后，我们没再见。我以为是。但明显又不是。灰鸟没有它那么虎。不可能从天空

直接坠落，不是这种飞行模式。灰鸟的飞行，往夸张了说，总能让人想起炮弹横飞的前线。它飞的慢，但不枯燥。这鸟不是。它似乎不在灰鸟的讨论范围。它属于另外一种情况。离灰鸟的事实还差不知道多少里路。我以为它是，更多的只是我愿意它是。但不是。确认一头鸟是不是灰鸟，这不是单方面的事情。

(五)

它的爪子曲折、极瘦。除了皮和骨头，仿佛没有东西。它的上喙嘴有一个内弯，形制近似伊斯尼钩的钩尖。它用这个东西扎我的大拇指，上下喙嘴紧紧咬合，绝对不松以及一下一下深入。而我的其它几根手指正好掐住它细小的脖子，但它还能侧过头。我不能动，也不能打它。只能让它咬着。疼痛指数3上下。如果它是灰鸟，那它真是长大了。我用小拇指感觉一下它的肚子，很饱满。感觉跟它的脖子周长完全不匹配。它不眨眼珠。鸟眼没有眼白，黑黑的一粒。往里看，能看出除了空洞，还是空洞。仿佛什么都没有：那是不认识的世界。我感到陌生。这不应该。与熟悉的鸟相遇（重逢），原来是我，一直没做好准备。放在平常，我只要随意召唤，它们一般就会飞来停着。但灰鸟，它怎么可能是一般的鸟呢。它来的突然。

(六)

灰鸟到底是一种什么鸟，它有没有名称。灰鸟是不是伯劳鸟的一种，或者黄鹂、燕雀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对鸟的兴趣不在于它的物理属性。也不在它的写法。长久以来，鸟向来是我的第一用词。它简洁。非对称和多维。是一种良好的替代。当然更多的是念旧。在一九八七年（甚至八六年）以前，我就认识了。当时我仰头看着天空上停着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一个路过的人说，依来东朝夕？他傻乎乎的。我就告诉他，看看鸟犯法吗，不要你管。再往前追溯，也许在没有鸟之前，我也未必就不认识。鸟没那么复杂。大部分能在《鸟史》中翻见。但灰鸟是例外。所以至今我都没有给它一个合适的命名。也许没有名字也不错，那样命会更硬些。

(七)

我找了一个捕鼠笼，把它装进去。又丢进一个鲜枣，它也不吃。只是不停在扑腾。这又是何苦来的呢。不是不让它走。是它自个不愿飞走。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赶它了，它不动。用手指弹它的鸟脑袋，也不叫。没有一点儿脾气，还是灰

鸟吗。夜深了，我得去睡觉，总不能把它留在阳台上。在事情没有搞明白之前，这太危险。我总体上得对它客气点。时间不对。为什么是现在。有那么多三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单单是现在，今天。今天又不是什么好日子，无非月亮大。月亮它本来就有那么大。为什么非得在今天。这是一个问题。要是提前一天，昨天，我觉得就没问题。因为昨天我正好在无底洞（而且我是面向对象的）。它要是来，正好。不来，我一定也会有预感。我的预感向来毛糙，但一定正确。但是在今天（早上起，不是感冒的原因，我就有些错乱），似乎突然失去了这种能力。这不应该。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我竟然还在翻抽屉找一部打火机。也就在这时候，它来了。它是怎么来的，除了飞。从哪里，这我更不可能知道。三、为什么来。这已经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是跟我有什鸟关系吗。在我理解里，这是它单方面的行为。至少情感上是。还有，算了，这些统统都不要紧。为什么是现在。与熟悉的鸟相遇，可以在任何时候。我都能接受。但是现在不一样。不对。不应该是这种时候。或者说，现在指的并不是时间上的现在，而是在一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是在一个阳台上，当然它就在阳台上。这个地方不对。缺乏相应的情感。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即便它是灰鸟，也没有用。我把灯关上，躺下，落地门拉开。这样相对来说还可以

在月光下保持一定沟通。它的方式是在笼里重复折腾。我相反。想起来，就无谓的点燃一支，冒会儿烟气。先这么耗着。直觉上，应该不会有什
么恩怨。

(八)

丢失了的东西再回来，而且就在身边，这种感觉温暖，但并不高级。在古代，它与他乡遇故人并列。这里是湖北楚地，对我这么一个越人来说也算他乡。谁的乡，屈平原，还是不肯过江东的霸王，现如今，这都没有意义。鸟是空中的事物。超越一般解释上的时空。一头一九八七年的鸟，当我在一九八七年遇见时，我感觉它是一头意义后置的鸟。我看不清。也许观察世界的维度不同，鸟有它特别的地方。更别说灰鸟，它本身就特别。而这种特别，也只有特别的人才能感觉到。我当然不是。再怎么看，在我眼里，它都是一头普遍的鸟。它的鸟头、爪、紧致的腹部以及一两左右的鸟毛，能特别到哪去。即便组合成整体，它仍旧一般。这是我的不对。缘分不够。

(九)

我不对（也不能说错）了几十年。终始我不对了几十年，它还是回来了（或许只是路过：但我们先排除这种可能）。它有它的目的。以我对

灰鸟的了解，它绝非只是为了抒情。它扑腾一阵后，不再动。在月光迷布的暗中，做出一副韬晦的鸟样。鸟头对着月亮，鸟眼关着。不要跟鸟说话！这是我在诗里经常对自己的提醒。那不对。人不要去说鸟语（详见：《百鸟无踏》某章节）。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是望着就够了，而不是去对话。并不是沉默。以我这会儿的平庸心态，我拒绝使用沉默这种交流方式。我想，灰鸟也不会愿意。没这个必要。人鸟殊途，也不同归。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故事和历史，而我只是它的历史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会儿它如此强硬的原因。即使身在捕鼠器里，我都能感觉到它那烂透了的气场。那是一种来自天空的骄傲。确实不一样，这么些年来，它成熟了许多。鸟，我没忍住，还是喊了它一声。它不说话。

(十)

一头鸟的动机、意图、目的、方向、风景、方法、世界观、飞行技术、历史及性格、嗜好和审美、政治派别、大的风格、品味、告别方式、日常态度、姿势，甚至变化、性取向、抽象力、逻辑、语境（可忽略）、冷漠和冷漠，当然也包括对存在的感知、拓展性、敏感度、夹叙夹议、接口什么的。

(十一)

灰鸟，怎么说呢。它就像一部打不着火的打火机。它本身就是火焰。它鸟（一九八七年~二零一九年），这是一定的。除此其它，那都与我无关。夜太晚了，我得彻底躺下。明早我会把它放生（如果它愿意：如果不愿意呢？那就不愿意）。就当这些一律没发生过。游戏不是这样玩的。事不过三，我想，我们不会再见。是我不愿意。

(十二) 《别鸟》

在就像今天这样阴郁的一个日子，秋天
我在河边走着，妻子背着手远远的跟在后头
远到她只剩一个黑影，我都没回头
后来，鸟飞来停在我跟前，也像这样不动

九月十七日居三角湖暮醒后作寄别东林

在土豆主粮化破灭的一个早晨。在磨磨蹭蹭送张临上学的路上，在一朵花儿的倒掉中。在无差别的团结和拥抱之间，在秋天。在东风（那是秋天，东风大道上的风）最终压倒西风的大势下。在不会感到饿而以至彷徨的时候。在妈的，难道有什么诉求要实现吗。在一切进步事物中。并且也在土里，或在红灯亮起以前。在一致对外的绝对内部。在一根恍若游丝，只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存在的底线上。在摇摆的进行曲中。在摆事实和讲规矩的比较中，一个人在太子湖北路菜市场附近转悠，仿佛在音乐响起、泪如泉泵的鲁作人的旁边。在重复的旧社会。在一个杞人不可告人的秘密被破解的心情中。在元始天尊抖掉偶像包袱的一刹那。在另一个元始天尊瞭望大海的不可琢磨的意象之外。在和平演变失败的无效推演下。在同时点起两个关公的香火面前。在星期二（在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也是农历八月十九），在08:19分，又想起了什么幺蛾子？在换汤不换药的准中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有

火气拔起那座山吗。在局部地区。以及在平稳过度的九到十月以及，在鹅群被一竿子纷纷打晕的虚无宣传中。在大气层。在热插拔原理几乎被遗忘的时代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在道法自然的理想而不达。在那么，我们说，想当初，我也是一个说相声的。

play fire

在傍晚，吃一个玉米
为什么会有一种物哀感
就因为这里的量词、
在秋天以及审美对象
存在什么和谐（难道就必须得统一吗）
还是因为它正好是
一个完整的动作。
记得在出门前，开一盏灯
回来的时候（它总是关于
某类哺乳动物的），
也许会好过些。

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

我现在在一个湖的桥上站着，湖面脏，但平静。但也不会对我的感冒起什么帮助张临，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活着，并不完全是虚幻的，所以它还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你还小，也许往后会碰上，我帮你先想一想。只是对我来说，回答它还是过于困难

且不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那是一种偶然），是我的智慧和直觉，基本上都浪费在那些没用的事上了。2、我平时也没那种耐心

人的生命周期并不长，几万天的事有时，完整度过它还需要一点儿运气

就像你本来有一个姑姑，一九八九年，因为意外被洪水冲走。她才不到十岁。她的人生还没开始。这不是谁的错。这是一种不幸。

但在这里讨论它，跟讨论一个人是不是要为了类似国家、爱情、自由、全人类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成为炮灰一样，同样没有普遍价值。你来到世上，作为一种独一无二、不可被替代的存在。你是你。也只能是对生命的体验都差不多，你没有别的任务。成为

一个人，而不是其它。我没有好的建议给你。你不是天才（我也不是），尽量过的自觉和理性（毕竟我们活在特定时空中），18:26分，就写到这。现在我走去学校，接你放学

粗粮

刚才，我正晃去厨房烧水
世界突然动了一下。只一下，
没感觉有后动。我端着
那只茫茫然的杯子，环顾四周
以为会有什么大悟降临
也是没有的

贬义

你教不会一条狗说人话但它能听懂
其实读诗、治国、升空火箭等又何尝不是呢
在一锅沸水的混沌中，七个水饺大力翻滚
它们的运动轨迹（仿佛隐喻）
再也不能以粗糙的儒、释、道以及
当今之主流思想来毛估

接受

小卖部有一瓶封天酱油
等着我去贸易。还有一袋盐
快过期了，在星期一。
不身躬。这次，仿佛看见妻子从远处走来
我冲上去一顿拥抱，相互肉搏。
例无虚发的大浦洞大炮手，且彻底
的高尔夫球高手什么的一一
朝鲜往事，以及去附近取个快递。
饵水比，1:0.7。
下雪？（这才几月）
还得再等些日子。我没
尤其特别豪华的问题要问（你呢，UCFK）
同归而殊途，整天理解个什么劲儿。
欲断魂，在返回三号楼的小区小
径上潜入太虚游历一番。
谁都没错。
不用看，也知道天上群龙无首，
大吉，利建侯。

一九八六年、淮安和鸟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省略号）

你的手雷呢？海鸥乔纳森问。

这里分三种情况：

一、乔纳森是一头厌恶飞行的海鸥；

二、是不是海鸥并不重要。三、

手雷表示放松。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命硬

一九八六年，一头鸟飞去淮安。飞了

有三十三年的吧。这三十三年的

每个秋天，我都会偶尔抬头，留意一眼天空里

是不是有熟悉的鸟儿飞过。有时是在河边

有时要过了初秋，而有时正好在湖北

白露感怀

左（镜子里是右）鬓角

多出了2根白头发

是昨晚上长的

短的那根叫干将

戏

戏和阶级斗争
解放前以及解放后
鹿，或者态度
粗糙（其实是相对）和数学
埃塞俄比亚的秋天

屁眼

行路中我停下，来到一个地方
我要去的地方不像这里。这里静、荒
路上停着一个马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
这里又是哪里。我要离开，走去另外一个地方
离开这里。这里太荒芜、安静，我怎么可能
是去这样一个地方呢。我来了，在这里。这里
什么都不是。只是在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要
离开，走开或骑着那个马匹离开，去
另一个这里（也只能是这里）。也许已经不远
到了（当然，我们一直说，到达是不可能的。），
我就会知道。我望了一眼，似乎跟这里也没区别
那就不是。但这里，肯定更不是。这里荒和静，
就连那个马匹，也极度掉毛，怎么可能是
这个地方呢。是，也不应该。这里也不是中途

中途不是一个地方。再说，中途不会那么静、那么荒，这里是中途以外的一个地方。喂，屁眼！我有些不耐烦，对着马匹喊。它不动。低着头，鼻孔喷射着绿气。这里是它的，我意识到也许我只是经过这里。是么，我正好在这里其实这里，这个地方，风景也不错：安静、荒凉，适合咏叹。但以我的个性，怎么可能在这里。无论哪里，也不会是这里。这里，这个地方，它是死的。没有可能性。这也许就是经过时，我突然停下的原因。我以为就是这里但不是。这个地方，这里，除了荒和静，没有别的那马匹一动不动，仿佛入了定。它来这里做什么（这是它的事。）但我不会。我要走开，离开这里，这个地方。这里甚至不是一个地方这里是死的。没有地理上的感觉。一个地方即便什么都不是，它至少也应该有荒、静的感觉这里不是。这种荒和静，仔细感觉，根本不是没有。这里根本没有感觉。仿佛死的。我望了一眼远处和不远处，与这里好像也没有不同。喂，屁眼！马匹抬起头，对准我说，走吧，离开这里

秋居三角湖书怀

星期四我在房间坐着
喝水和吸吸烟雾和想两个韵句什么的
我原本是东海里的一头蝠鲼
却过起偷工减料的日子
我大概原本还是一头高地狒狒、一枝
甘蔗或一道曲折的裂缝视情况而定
现在呢，实在是太过离骚
沿着墙根走动，一个实际大小的蟑螂
或迟疑，或神经。莫非是我的叹息
干扰了它？虫子啊，不要内耗了
这全部的一切只不过是离析、确实的泡影

猪肉

在一个房间连着待上5天，在端起
一杯茶水的叹息中，A，她静静望着一个墙壁
一艘阿根廷货轮垂直墙面移动（这能
理解吧），准备运送猪肉到全世界各地
没有猪肉就没有宗教。外汇，以及鸟尽弓藏
的生产力。猪肉使星系运转，大洋枯竭，鸟群
纷纷晕倒跌落。阿根廷猪肉也不例外

它肌理清晰，便于烹煮，超越一切哲学原理
初秋早晨，当人们来到岸边为肉送行时
猪还在圈里仰望天空不止。由此可见，猪确乎是
幸福的

题目

现在21:59分，星期三，喷雾
书桌上摆着两个杯子。不同，但独立
扔掉其中一个，剩下的
仍旧与之前相等
一个杯子意义固定，并不值得延展
那太道德：在伦理上。那么，
它必定也是落后的。

早七时徒步送张临上学归

2019年9月3日
这样一个秋天的早上
终于能感受到一点
每况愈下的凉意
周围的一切都相当真实

或许它就是真实
汽车、天空、在路上移动的人
我绕过地铁站，来到路对面
并没有明确的需求
一个脱了蝉的壳
掉落在地上
我捡起，把它丢进
附近垃圾箱（的灭烟口）

晚清

晚7点，接张临放学，在操场玩会儿足球
风，对一条撑不起帆的烂船，意味着什么都不是
湖面静静的，一营谜一般的神仙在打水漂
除此以外，不要埋怨他们

人秋轻烦三首

这里九月小于八月，这里又是哪里
在高于乌云的空荡天空，一头鳀鸟稳稳
停着不动。它又跟来作什么呢。这里
清静、中年和一个人居住。前方是太子湖畔

身后另一个不知道什么鸡巴大湖，我搬来这里
离开动物园中心，阴天不出门，下雨时
把一只手搁在桌上，雨停，那更好
正好可以让那点意识形态水位降为零，并
跳入1986年的薄雾中：父亲不知道，雾气中
我不单看见了虎，还有虎的风景。

它是什么，
以及可以是什么
都不怎么重要（诗，或在
现当代汉语范畴。）
（一个稍许年轻的暴徒
她要么是猿猴退化来的
要么金刚不坏：像一个对着干的
花朵（这时，它既花又对。））
我们几乎感受不到恐惧
脑子里缺少神经
在河边，小虚从泥地里
一个鲤鱼打挺，回到自然中
而张3勇还在用树枝
拨弄火焰。那火焰极低、
迷信。二零零二年，秋天
我们几个仿佛得了猪瘟，在无所
事事的北京（主要是通县）城乡结合部
打打台球、相互瞪眼、叹叹气
或掌握简单厨艺（不要浪费世上的盐！）

基本放弃了殿试的准备

如果民主是面幌子，这面幌子
要多招展才假。我是说假设
民主真的是面幌子，那它也是
目前为止最漂亮的幌子
阳光下（古代的阳光
说不清新与旧，但缓慢）
我低头路过一家酒楼
鲜艳的酒旗上写着：
一行白鹭上青天。
我这人认命
叹了一口气，便晃了进去
而自由，娘希匹（哪怕在诗里）
也只能可遇，而不可求

民国

看见一个路人快要倒下我没动
远远看着，我一定疲倦极了加涣散
她倒的慢，仿佛一支斜阳在
躯干与路面呈锐角时停下，插着
1932年10月31日，一个真实有过的日子

我稍后走近她，捡起一根树枝
放进她手里。那是在过去（相当于
旧社会），现在，一个中午偏下午的
阳台我坐着。只是坐着（服从规矩，我已
吃过午饭）也想点别的：
这个诗不会太长（或危险），它需要有特殊
结构吗不需要（哪怕形状）。除了
去厨房洗2个碗筷，暂时还没有我要负责的事：在
乌鸦盘旋的天空以上鹤状的孩子因分裂
而感到快乐正从脑壳持续溢出。

寄卢升

照邻：

下午，我又去旷野烤了土豆吃（忘了
带上盐）。阳光稀薄，远处有幼豹游动，
风倒是安静。我敞开衣裳吸收火的热辐射
同时没一丁点胃口。我这是怎么了。就在
大前天，我还在思想写作带来的徒劳感的
原因和逻辑的意义：我一定是在滑向某种

深渊，音乐根本，相反，它只会让我更加弥漫在温吞的混沌中：那是极舒适的。没有精神和事件。我这样想，当你跨马驶过洛阳花花绿绿的市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全部）是不是太过理性，又或制度优势。

深秋安好，尽可能远离河水。
即日。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在阳台理发

阳光正好。我想要剪一个爆炸头
但M说她只负责弄短，跟以往雷同
从九层阳台远眺，这时武汉
雾霾已经相当严重。我们（2000~
2019年）在一起差不多已有20年头了
在这20年（长吗20年（曾是拥有），或坎坷）彼此
还算有情，有义。我还记得
那个临河里地铁的傍晚，等她下班
从城里回来。在吃的那个面包，口感非常
柔软、也有惭愧

鸟在十月末

这是一张桌子。不是你的它是
一张（全）白的桌子。你是
一个木匠或不是，你说，桌子是
桌子的桌子，在桌子
成为一张桌子以后。
说完，你就走了：去了淮安（既然
已经是十月末），还是半殖民地、厨房
以及更远：扛着桌子，一直到
无情大海挡住去路。这也许就是（我是这样
想的，M，使劲拖地并不会让生活
变美好）在十月末，你需要的故事。

2019年10月23日，记小平来武汉

在艳阳天的黄鹤楼包，一个77年生男人
晃起酒盏说：来，羞，喝一个。我们喝了
（权力果真比女性更有快感？那肯定
是在骗谎话）在他旁边，一个87年生女人
也端起茶杯，停了停，对准我说，我们
喝一下。我喝了一下。酒喝到中途，

77年已经把头埋在桌上，他累。87年当然也走了。她走的好及时和远：是为记。

浪花与安慰

和上（上）一天一样
整个上午，我坐在书桌前
右手边是客厅：走去厨房的时候，我会路过。
左边是阳台：我很少走去那儿
它看着像一个堆杂物、气场颓爆的地方
我坐着，空和旁骛，吸些烟也喝水
并没有过多后农耕社会
制造的压抑感。也没有快乐
也没有混乱之激情附身：我也不会
（在一个星期三）去打扰那几个可数、
住的不远的朋友。没有明确的
痛苦和无聊，我（太旧了）不是
时髦达摩。当然也就不会是
宇宙洪荒中不愿回头、
始终延宕的那一个浪花

下沉

在回笼觉中下沉中听见歌声。歌声幽怨枯燥我不懂怎么把它转成乐谱。这状况不快乐但真实但我不在那里：感觉不到身体的作用。我会醒来，离开。我离开了，回到或重新出现在一个客厅。我能感觉到，那头暴力熊已经走了。空荡的客厅光线薄弱、恶劣，不像是在一个正确的上午。我端起水杯，喝了口水。可是没有。杯子是通的，没有杯底。我接着点燃一支烟，冒起大团大团举世烟雾。那心情就像一支微小的金龙游走在飘忽不定的死灰边缘那么坏。靠在沙发上，我仿佛只有接着下沉。但我不担心，我心想。妈的我

也是一片独特的雪花呀
（但在雨中，我仍旧是
雨点里的一点杂质）。
总会有什么东西把我及
时托住。

Wish you were not here (2019)

当时天空晴朗、空
我一个人坐在公园长凳上
冥想（对着池塘里的
一根败草）也喝水
一个人（她毕竟不是曹丕。她是
偏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吗，或者什么都不是）
从半空飘荡下来，手持扫把
和一个插着柳条的宝瓶说：喂！
社会劳动力，鞋带开啦。
我抬头左右张望，对突至的人物关系
感到恐慌。其实她也没逼迫我什么
俯下身，帮我系好鞋带（只用了
单手两根手指，就打起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走了。也没作正式的告别：送了我
一大只说是可以用来电击治疗通风、偏头痛
之类的发电鱼（干货）其实就是蝠鲼。

鞑虏

傍晚，一头鸟开始降温，让自身稳固、自洽，不再需要新的解释。傍晚的风，穿过鸟腿之间的空挡，空荡荡的，并没有受到好的阻力。三、傍晚还有什么事正在发生（甚至拒绝发生），我都愿意坐着，在阳台上，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喝点水，保持脑子静如湖面。

十月十九日醒后读两页贝克特

还没读，躺着，08:21，星期六。

今天需要去买些煤气费。一些其它什么事谁是贝克特？贝克特什么。一个欧洲人和土豆。一个文学偶像。我有些喜欢他的这个人，但不了解。今天也许是个晴天，但我不能再去钓鱼了。不是在今天。这不是一个我去钓鱼的日子。有别的事，这些、那些要去做。大部分日子都这样：忙点这个那个

一直来到今天。我还活着。可能还会连续活许多年（那会是些什么样的日子）。世界和裤子，我记得他写过这个。裤子是世界的一部分。裤子很裤。床头柜上有一根（我知道那是手工编织的）带子，也许可以用来缠在鱼竿手把上。但今天不是一个钓鱼的日子。今天是星期六。也许会是个晴天。现在，这不是一个故事。我坐着，在阳台上。在写作

牛肉，或刻舟求剑

诗是诗出现的概率（可能性）。写在纸上，它成为诗的事实：一个香港的蚊子（它不是一个香港蚊子），秋天都快要结束，它还停在一个百事罐上。它单独。并且它讨厌所有的葡萄。

你在关心什么？

在秋季真实结束的那一刻（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没有），它勉强拔出它的“吸管”。

十月十六日送阿强之北京吟留别

送阿强至楼下地铁口，折回
买两包烟。途径快递店时，问山东运来的鱼竿
到没到。店主说没（他都没去查！）
遂上楼来（大厅沙发上躺着四五个黑乎乎
低头刷手机的保安），在原来的位置上坐着，
重新熟悉环境也喝些剩下的茶水。

得竿记

竿名：龙纹鲤黑棍
长十八尺，素材重144克
整重156克。4H，28调
手感一般。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六日，当地阴有雨
雨（相比于下雪），并不能
让人想起遥远的事
雨近。回到心里，雨
作为动词使用很难被接受
雨总在过去（又有什么不是呢？）
不用在意我是不是
喜欢这样的雨，在一个没有
一个词语是清楚的朝代，雨严肃

只是，严肃又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
雨有时要下不下，停在半空。
而雨这时天晴，并没有雨（相当于
空荡的天空没有质量，让人担心）那些大鱼
通常待在深一些、安静的地方
紧锁住能量，累了，也不愿
跟随河水流淌。没有故事。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等待

到达后，我在等待。等风来，还是停，都行
我都有空。用一根耳机线，绕它自身三圈以上
只是等而不是在等什么。既然已经到达
到达，意味所有重点都已经过处理。拖拖地，
等阿强下午达到。什么是等待和等待为空
一碗葡萄、一个冰箱里唯一的百事、一点还年轻、
发霉的日子，用来等待明亮的事物：今天，
武汉有好天气，正在达到。阳台满满的，不会再有
溢出的可能。那是因为我已到达，只有等待

第五 部分

十二月末，在椅子上度过一天没有举起手。

文丛

每一下抽插和抖动都是为了完成射
在逻辑以上与繁杂因果中，事件一直沉默着
雨在半空停着，风在自然中不动
一个钓鱼人（淮安来的）他什么都没做，睡着了
并没有看见那只全新的黄鹂
冲破水面，朝世界（主要是通用）
的末尾反向离去。嘘——

洗衣机

曾经有过很多洗衣机
但很少有人反对过洗衣机。这就像曾经
也有过很多的人。有的受了重伤
也有的受伤后仍旧寄情山水
这是为什么。我遥想，那应该
也是一个迷茫的人。

神灯二零一九年

傍晚出门时（或者，如果我
可能要在天黑后
才回来，那时）
我总会把玄关的
灯打开。
我出门去了。去见
一个朋友，或大部分的时候
只是穿过楼下的马路
去对面
接张临放学。
我（们）不会
回来的太晚

在推开门的时候，每次
（至少有三四次），
它都亮着。

sport

当我说，在一九八六年。
这意味着什么。同理，当我
（当时我正在一条沟渠边）
对一匹猫说：那是在一九八六年。
还没让我说完，它就跳入
竹林，消失的干净极了。一九
八六年，秋天有雨，秋雨。一个人
坐在大团门的堂前埋首注书。
另一个边上的人却自顾自
在念佛。她是这样念的：哪莫鹅弥
陀佛，哪莫鹅弥，陀佛，哪莫鹅弥，陀佛。
重复（更准确说是反复），一下一下念，
她念的均匀。也不看雨。念的天昏
地暗，也不见她停歇。而注书人
仍旧在注书。仿佛四下的一切
与她无关：笔头蘸蘸唾沫水，胸衣

大幅敞开，乱发如蓬蒿，完全不见斯文。
在偌大、空闲的堂前深处，搁着
一具新漆的棺材：铮亮、墨黑、沉重，
视效几近恐怖。整个空间，根本
感受不到一点美好的地方。
所以，当上礼拜三照邻特地来我住处
拜访（那是次要的），以及主要讨论关于
仕与隐问题时，我迅速走去厨房间，从垃圾桶
翻出一个空壳蝉，摆在桌上，说：喝茶。

深秋贴

今天应该很高兴。7点，早晨，穿过马路
送张临到学校，他已穿上深秋的衣裳，毛发
闪亮。阳光正在达到，温和，适合在附近
买些烟和遇见熟人。她应该很高兴：仿佛唯一
中奖的尼姑。没有愤怒和批评。在更早些的
下北泽，我们的小虚变得更年轻、骄傲
扛着一根龙纹鲤黑棍，徐徐望向专属他的西方
那里水深、火气大、群爆、集体没有意识、
诗歌极度廉价、乡绅光着脚板、冷漠
（那还是高级、现代的）、土匪和鸬鹚水天一色、

晦、粉红、音乐粗劣、鸟儿一律低头韬光、
渡劫者吐着泡泡、朋友来了又走（留下一罐好喝的生茶）、屈平原托梦倾诉说：
东西带来了吗？我望着这个悲X，揭开锅
锅底仍旧空荡（但也不愿（如果可以）真的离去）

寒露小令

在合作社稳定时期。在天黑下来
全部落空的浪尖。在火机旁边。也在一盆
（打不起火花的）花卉附近。也在照邻
跑调的残酷咏叹声中。也在日渐扩大
的运动内部。默默蒸发。势必也在
前去封地之国的窝火路上，当然（必须）
也在抵消词语剥削与反剥削的斜对面，下山
去打两桶水吧。除非，当然了，仍旧——
始终在——或简单说——换言之——总之，在
一个随性、稳、有故事的傍晚，勉强举着手
朝一面唾沫星子奔涌的旗（海）缓缓摊开

我思念的城市

我思念的城市正在打砸烧
城市是美好的。星期五，少年干净
阳光薄而无限明亮，马匹闪烁
城市又很难理解。什么是城市（对一头鹿）？
遥远是它的一个标志，变化的生产关系
仿佛风景。城市，前提是有自由
下雨时，天空在下雨
出门带伞，那必定是一个晴天
城市自我指涉，秋天路过时，我正好看见

疾走梦境醒后记作

昨天，经过这个地方（哪里）时
我并没像往常那样跳下去，而是站在
那儿（这个地方）
什么都没做，写完诗，走开了。
（我老是说，中国作家在地狱难度模式
不是因为语境：文化、语言、制度，
它并不是一个比喻。）

爱国者导弹

秋天，我正在耕田
牛和我同时看见一个导弹
从我们上空掠过、消失
我能想起的所有秋天
都伤感，尤其照射在这牛上的那些阳光
古老（作为事物）而新（不易折断）
但我终归替代不了牛的感受
在不远处田埂上，同行裴短工
叼着一管烟丝，像是睡着了
进入深（深）而虚无的梦

PHILIPS

有一年秋天，一个人扛着一枝树来我家。我不认识。丢下树木后，他快步走进厨房，快速找水喝。没找到。就问我，说这下面可是井否？他指着圆形的水泥盖。我说是。给我打点水来喝，他命令道。我抬起井盖，弄了些水给他。他捧起喝了一口就吐了。那妈大卵泡，你们宋朝的水怎么是这个味道。他也不是在骂，单独嘀咕着。想了一会，走了。

傍晚我妈从后门山倔了土豆回来，我把事情

给她复述一遍。哦，应该是里面璞岩村的那个人。一个十三点，我妈说。树呢，我妈说，把它拿来烧柴。我说他扛走了。

以上这件事是在一个星期三（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号），我看着一只飞利浦插头想起来的。先前，我只是坐在阳台突然想起这两天的香港。但怎么也想不起东西。之后，我就想了会儿昨天上午在马影河钓鱼的情况。想起脱钩跑掉的那条鱼，连它的影子都没见着。

进入十月，打印机五首

一、《脱钩记》

在历史上的一天上午，打窝、抛竿
坐在河边等待。这是一个通风良好的位置，
左右两边是芦苇丛和一株什么（秋天了，
它还没落叶的）树木。我知道，附近
有些事正在发生。但不是河里的事，
这会儿就不是什么正经事：冒号，要冒什么？
“我是照邻。”手机屏幕弹出一条短信
是啊，卢兄。你照到哪儿了？让浮漂动一动吧

二、《切线录》

漂动了一下。一个清晰的

小顿口：一目半。清晰是关键，说明

它是有效的信号。漂动了这一下后，

不动了。安静。绝对安静。但我还是在

动和静之间，隐约察觉到什么

这是一种担忧：不仅线，还有才3号的伊豆钩

我没动，手按住竿把。是不敢，不知道

提竿后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对于

不好的事，我的义务是迅速忘掉。

三、《挂底史》

十月的天空

必定在十月

那是因为谁会去在乎

这些劳什子呢

十月的太阳红

而且永远红

那又是为什么：不为。

在遥远的河斜对岸

我看着一个庄家

在努力支起

他那把忧伤的遮阳伞

四、《顶漂引》

没有真理证明顶漂就一定会中鱼

况且（有时）真理并不正确，还不如直觉
一个缓升、鲜艳的顶漂，我的判断是
先看看再说。我更信顿口，它的欺骗性
更小、刺中概率更大，也不分阶级

五、《收竿词》

打结是增强摩擦的高效方法
而不是用来记数。5万年前，人类
还没那么人，还没人通知他们，茫茫宇宙间
并没有类似它们的动物，或其它
是到了晚近，才有郑人买履的故事。

触控

冷，那就去床上躺着
实在冷（有时，外面还在下小雪
一个人抱着她的锅，抱了会儿，感觉
没什么可抱的（空，或没内容）
她才想起要出家，走去当时的旧社会当了尼姑）
这也没什么可赞叹的
吃过午饭，我重新回到床上，保温、
深情望着时空，也想起诗歌的唯一问题

是它的短。仿佛一只船，它必须
停靠在某个地方。“去拿个桔子上来。”
我大声命令在隔壁房间玩植物大战僵尸的张临
“遵命。”他呼应道。经过门口时，他朝我看了看
说，“等会见。”遂下楼去。

反话

在停车场小歇。梦见去不远处的武汉市
动物园，看那几只赤道麦哲伦企鹅
它们都在。我在蓝玻璃墙外站着，天气不好
一个人神经兮兮从背后靠近（我是怎么
知道的，我在梦里）手指点了点
我的肩膀，说：“跟我走一趟，立刻马上。”
不是特工，就是瞎几把管理员之类
我看着她的眉毛，问怎么啦？
“你说反话啦，你不知道吗，还怎么了。”
我马上想起，那可能是两、三天前的事儿
我还以为没事的。但是不对。我说，“你是怎么
知道的？这会儿是梦啊。”
她没再说话，掏出烟，点燃吸着。看得出来，
那空虚的站姿也不完全是因大环境不景气
而在应付了事。

台灯

18:21分，天暗着
我打开桌上的灯
它一下让房间里的这个角落
变得明亮、现代（其次）
和有序（这点杂质几乎可以忽略）
一部浅蓝色、松下牌台灯
发着冷色、稳定的光
当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物
来一通完整思想
除了体验（中途还冒出一头，随便吧
倒霉的麋鹿之类的。）我知道，
即便达到（在，那里：there）
我也不可能得到任何知识
就这样我立即关掉灯，准备一下，出门
晃进狂暴的必然

选项

现在，下午五点多
我空坐着，快速摩起手掌

或忽然停下，摊开停着
这个时代很快会过去（注：这不是选项）
在停着的手掌上，明显有两个
想象中的火星。一个小巧、温暖
另一个相对辽阔，以及先进
选项是说：要是去投河，这会儿的天气
坏，不合适。二、要是洗衣服
还的走去阳台上，点一下启动键
星期一。稍后，《太空晚餐》——
昨天，沉默的大多数
已经投出了他们的反对票
要感谢，就感谢他们自己吧。选项
吃完这点鱼冻，我得乌漆嘛黑
出门去，去买一些武汉龙牡壮骨颗粒、
三精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排名不分先后）
但作为诗，它不应该这样写

微澜

——致非亚

现在一个星期四阴天下午，冬天
午觉醒后，我静坐着，饮水也在反思着什么
书桌上并没有现成的马匹移动，这么些年

过去了（或发生过什么事吗？）我还是
回到了这里。这里便是这里。这里
重叠，象群来了，又走远消失。这里不是城市
（它在窗外）、中途和一根粗光折断的地方，
不像。这里，即使花朵开放也是那么短暂
而伤感，我仿佛忘了还有这种习惯
我不会离开，这里，我想过了，并没有
过多的情感需要托出。2002年，武汉
真的下过雪吗，在我们所认识徒劳的语言里。

无所思

半只袜子，半只
天黑着（天本来就黑）
坐在洗衣机旁边
：一部洗衣机。
孙悟空
个体和个体
不是一个两个个体
起开一罐，喝着。
鸟，鸟什么？
石油和杰克逊·波洛克和会稽山
在尼采的黄昏，看着
而不是去（重复）闹革命

点燃一头鸬鹚（根据自然法）
静止与不动：那个谁，
麻烦让让。
剥开一个橘子以及
你有这份孝心我就满足了
活泼，或说
等待一切过去
并且不涉及前后因果
不会再见，我们（仅限于时空）
一九八六年，假设那天
正好秋天（有，且仅有一个雨滴）
都行。
离真理远一点，它太毛糙
2、不要过多使用祈使句！
3、忘掉卢照邻，他想退朝就退朝吧
他不是光。
进出口贸易
骑龙、二元和对立
在辩证法和水母一起统治的朝代
一个门客决定回乡养猪
酷到没边
是吗，蓝色存在（但没有意义）
湖面平静，这之后
木头倒在路上
风，无休止暂停
一个士大夫在撩拨微弱的灯火

妻子却不知道又去哪儿疯了
这些都是可预料的
但好的恶，毕竟
又怎么理解呢？

废

神是颓废的。他创造
亚当、一切名词和音乐
今天阳光突然很好
我早起，一个人
坐在阳台喝水
没有忧虑，身体没有病的感觉
好阳光从空荡的天空深处
射下，让整个事情
看着一是一，二是二
这是一种惯性（单调）吗
我随机伸出一根手指
以证明，事实
无法弯曲。

翻墙

空地上立着一面墙。一面新墙：
新，且黑。在空地上砌起一面新且黑的墙，
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中午，一头同样黑的猫
跳上墙头，快速翻了过去。
墙外面有什么（如果我在内部）
同样，墙的反面是不是也黑。不但黑，也新
两者都不是问题（一面正方形、不高的墙）
在砌起来以前，这里只是一块空地
墙在空地中央偏西的地方立着
作为参照物，我站在中央，墙在我右边
我和墙垂直或平行，这仅取决于
各自的指向。我一般向四面八方展开
墙不是。它不动，看不出延展以及任何变化
我绕着它走了三圈，正好回到原点
猫不在墙的后面，三次
我都没看见。它去哪儿了，只有它自己知道
一面黑、正方形、不高且新的墙，既然我已经这
样说了，那么它正反两面应该都一样。
我这样想，也这样去看，确实悟不出矛盾
空地上空空的立着一面墙
它在象征什么不知道（但大）。可在诗里
一面这样的墙，它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在一个远大于孟姜女时代的时代
我有时想翻过墙去。不是因为那边（外）
和这边（内）几乎近似，我也不是猫
不需要知道猫的感觉，不是的，也不是为了
在诗里完成一个漂亮动作。我想，并停着

这天的光景

这天初冬
早上下过小雨
雨过天阴着
我去附近
买了烟回来
回来路上
没有碰到亲戚
但同时，也没有避开
穷人（她走的缓慢）
但我还是带回了一包
洽洽瓜子给张临
他这会儿在房间里
预习二年级（上）
语文第16课：
《朱德的扁担》。

谁反对？

一句话说出后
它迅速在空气中消失（并没传去遥远的地方）
我没来得及记住这句话
也忘了是怎么说的
还被出门打水的裴寡妇
偶尔听去了

单边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我有点饿，在乌黑的阳台上坐着（也打印
几张口算卷子）。是科技让各种组织
变得越来越庞大，因为人喜欢制造奇迹
大势是这样的。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
写作不同。写作只需要一个人
它是一种低能耗活动，为的是超脱六道轮回，
最终成为神。不要成为神！曾经，我这样
跟某个朋友说。但一时想不起理由。
当时，我们在钓鱼。翻想起来，曾经，
也有过几天不错的日子

各有名称

海和鸟各有名称
有暴徒的名称叫花，反过来
也有花叫爱情
原理基本是相通的
你不是。你坐在河边（种一根葱）
中午，我路过时，河水正粼粼

骨气

硬着骨气，是为了在难的时候
抚慰那一点灵魂（假使它确实有的话）
18:06分，黄昏（仿佛鸽子）降临
我感到一阵气闷，离开椅子，走去厨房烧水
在去的路上，水面吉祥，我在一个浪花上
单脚轻点，便正确落去了对岸。

内部

这会儿，（一个傍晚）我空牢牢沉思着
我并没感到充实。无限，但比一少

一件小事

下午，城市，阳光好
我在路上步行，冒着烟雾
路过一个穿桔色背心的
环卫工：年纪要比我大一些。
她在点一个烟屁
点了四五下，没点上
我停在她附近，看了会儿
也掏出火机给她
她接过去，还是没点着
我帮她弄了一下
她说，谢谢。
没所谓的，我说。

2019年11月10日、通县，阳光和风三首

夜酒过后，一个早晨
我听见窗外风声：它单向、摇晃着树叶
冬天来了。房间里积留太多灰尘
我躺着。这里是我家

中午阳光很好：大、温暖
在风中，它仍是我熟悉的样子
我在阳台坐着也喝些水
群芳南路对面的空地
正在升起一些建筑
用不了多久，那里会成为儿童们的乐园
来的晚一些的孩子，他们不知道
那里以前有过一些柿子树
在有时（那会儿，冬天还没来）
我和张临会骑车过去看
树上的果子（那些掉在地上的
多数已经烂掉。）

通县的阳光和风，以及落叶的树木
这两天，我还会待在这里。也许到下星期二
或星期三，我才会走。但是不会太迟
太迟的话（真的到了冬天），我也不愿来

今日立冬

傍晚，光线褪去
诸侯在河边升起小火，准备连夜垂钓
我想起远在江东的父亲
在走廊上坐过平常的一天
忘了怀念童年的菩萨，理论上
也不觉得饿

道德与法制与鹤

点燃一支，不吸
把它搁进烟缸
等着它袅袅然烧完
由此感慨，努力成为
一个没有用处的人
是多么不易

在椅子上度过一天没有举起手

那是什么？

美（仿佛悲伤），且充盈

我被抓住，抛入其中

它不是感觉

椅子

在那里，又不在那里
无处不在，却又从未到达
可以是任何（只要还在
进行中，云、低语和一部车
行驶在路上）
但不是在星期一
阴天，捧着花卉的朋友推门进来
带给我在未来昏沉的气氛

假象

大雨。一头鸬鹚停在路中间
等着我走过去，抱起它，丢进空中
鸬鹚隐匿了假象。谁知道。它是
A，它就不能是B，在雨里就不能在雨外
假就不能有反面，轻则非重，而有过，
就必须是事实的一种，依次类推。
我吐着泡泡，在抹去记忆同时
感觉正在变的更糟。同理，为了让这场
耗时的内斗保持通畅，鸬鹚也开始不断从脖子
呕出一个一个完整鲫鱼

楼下小憩

从外头回来
我没马上上楼
而是来到小区院子
长凳上纯歇着（作为动物的好处）
就这样在所有历史
的交汇点
我望着院中央
那蓬竹子，长久望着
望着、望着
并没感到
有好的启发
我打算离开这个点，回去
但这时，妻子
却提着灯笼跑过来，还说照邻啊，
你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即时整理

我正在这一种风里步行
它叫什么？除了风，它没有名字

它是这样一种风：一个女人穿过这一种风
掠过我，叹气，之后远远消失。
风只是风。当我想知道一种什么风
我的记忆出现混乱。我甚至
抓起一个女人（不是她）
的手，对她一通盘问。不，
我不是特务，她说
她在说谎。（但我还是原谅了她）我认识风。
知道风的原理，也熟悉
起风和停着的样子
但这一种风（我不说它特别，与历史上
其它风不同）它的优点，
是它实在：它风（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穿行在这一种风里，感到我
也是一种物质。并且后悔（或底层）

预习

我不能生气
我一生气
天空就会下小雨
外面雨在下，小雨
但它是先来的
我又在生什么气呢

除非我知道（天哪，他只是
一个胆小的小孩）
而且我还听见有人说：
自由，是痛苦的。

速度

沿长江走去淮安
裤子前进
小道消息传到中途消失
鹿坏了角，仍旧站在废墟上
我们在夜晚掉头，我们
还在夜晚看着一朵云
只是，区别在哪儿？
（那个在沙滩练书法的酷儿
脖子上的线圈还没通电。）
船在移动（仔细看，黑暗中，它也在下沉）
因为过早的成熟，一九八六年冬
张桂花偷偷跑去镇上接客
时代变换，当地的风水质量
却始终杰出。“你去哪儿，搅屎棍？”
A突然从草丛跳出，用手电筒照射我问道。
“就是散个步，在附近。”我告诉她
她放心地走了。边走，边烧着

感到脚下在地震，我也朝
一片灯火走去（怀着善）

竹林

一头受伤的虎跑进竹林，七个人先后追进竹林
捉虎。现在，它们都在竹林里。不知各自的去向。

第 六 部 分

《小
写》

《小写》

四月，木匠按时到达村庄。翻身下龙，一刻也没耽误，走到村口的大香樟树下，绕着树木观察两圈。感觉没什么问题。拿出尺子，比划树干直径，用脚大力踹了几下，听听声音。确定没问题，着手砍树。他先是爬上树冠，把那些细枝末叶用手斧劈个干净，再用锯子依次从上到下锯掉树枝，接着是那三个分叉的主树枝（每个的大小都不下一围，他费了些功夫），很快整个大香樟树只剩下一个两人来高的树桩。木匠坐在桩上点燃一袋烟，面朝东方，稍作歇息。村里人这时从厨房、田头、山地里从各个地方通风报信赶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来晚了，上百年的村树被毁，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鸟人他吃了豹子胆敢在这地界撒野。只是他的坐骑在附近巡游，浑身

冒着紫色的热蒸气，威严感迫使群众不敢接近。

“妈的，报官！”人群中一个有点混不吝的扁毛说。“报，报你妈，三思而后行不懂吗，跟你说多少遍了，阿强。”旁边一个磕着瓜子壳的妇女呵斥道。“再观察观察。”她说。阿强没再吱声，解开皮带扣，把上衣扎进裤子里，箍紧。群众私底下渐渐索索议论着，一般不大敢大声喧哗造次。木匠冒完烟雾，跳下来，开始砍树桩，动作明显比之前迟缓许多。

《小写》

动物在空气中和大地上穿行，低能量，掉毛，借助工具它们走的更远。方向标准，语气稳定，在鸟隐没的天空，一群燕子依次掉了下来。我们什么都不是，张着嘴，脑子飞走。更多的黄鸟和企鹅特工队。拆开微波炉，清洗，在那个上午（2019年4月30日）以后，黄药师忘掉了许多事情。

《小写》

月光照着球场。球场上一个孩子在拍球，一个人拍着一个皮球。拍一下，叹一下气。球场上空，一个月亮半满，一个全满。孩子，站在全满的月亮下（为什么？），半满的月亮在天空的左边（只能左边），很左，就快左到落下天空。而全满的月亮在最中央，天空的中心。那个孩子，当然也在中心（无论从哪个方向数：为什么？），一抬头就能看见满月。他低着头，一下一下拍着皮球，每拍一下皮球，叹一次气。不知道在叹什么。叹和拍都相当认真。

一个女人走过去，站在球场边，打电话。

月光照着球场，不为什么。

打完电话后，女人走了：为什么呢。

那个孩子一下一下拍着皮球。没有走动，只是用单手（左手）拍着。拍一下，同时叹一下气，分不清他在拍球，还是叹气。这要看哪个更重要。但有月光重要吗，没有。月光照在球场上，不多，更多只是象征性照着（主要的光，还是来自附近的路灯。）

这会儿，那个孩子已经走了。摇头叹气，拍着皮球离开球场，肩上扛着一只坛子。

新的月光照在空球场上。

《小写》

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荡漾在溪水里的那几只鸭子，点起一支烟，沿着山路往雾气走去。走进雾里，身形逐渐变淡，准备随时消失。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起先，我通常感到清凉，湿雾粘在皮肤上，长出露水。我走的慢，但没有回头。我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娱乐。只是尽量保持走动。我也不可能转身回去，回去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得重头来过。我不愿意。虽然也没什么遗憾。但为什么是雾呢，裴问。我不知道怎么答复她。直觉。就好像一头麋鹿，它怎么能在空气中嗅到危险气息，凭它的直觉。至于消失的过程，老实说随意。这次不行就下次。上次是脑子先坏，接着身体变态，仿佛堕入巨大的棉花糖里。但这是错误的旅程，我无功而返。裴抚摸着我的脑壳，安慰我说，要不我来表演一段钢管舞。这就是原因，关于我和裴之间的全部，那说不上可悲但始终拘泥于世俗而无法辨析的生活。但现在，雾气新鲜，感觉是对的，我不想再关心这些。

《小写》

那个从远方坐龙来的苏联女尼还是在木匠离开后的下午也跟着走了。但不是同一个方向。也不是反方向。准确说是各走各的。当然也不是他们走。是屁股底下的坐骑，依着它们自愿行进的目的地离开：以村口大香樟树（已经没了）为坐标原点的话，方向的夹角大约在30度上下，同时与地面也差不多呈30度。他们当然往天空深处游去，就好像他们也是从那种地方来的。没有人见过。就连我，从上午起床，我一直站在二楼窗前看溪流对面的山丘和隐隐约约听那里传来的禽鸟声。就这样，我还是没看到木匠是怎么冒出来的。他突然出现在村口小卖部时，我正好捧着碗在吃饭菜。至于女尼，她应该是在木匠搭起那个香樟贞节牌坊才达到的，大约下午2、3点钟。我那时午睡刚醒。群众早已经散去，只剩下两三个闲散人等还坚持着，坐在地上打扑克牌。一座崭新的牌坊就立在进村的路口，木匠的腰带

上别着斧头，手里拎着工具箱，仰头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上头刻着雄浑古朴的四字隶书：冰清玉洁。（我是等他们离开后，特意跑下去看才看见的。）怎么说呢，对书法我并没有过研究。奇怪的是，除非女尼的脑壳上写着“苏联”，否则从她的行为举动（牵着那支蓝晃晃的幼龙，并排跟木匠仰头站着。途中，他们应该也有过对话。我没听见。木匠前一脚离开，她跟着也走了。），我确实不晓得她有可能来自哪里。1986年，整个秋天，我感觉我的状态确乎有些游离。

《小写》

想起孔雀翎是在刚才。张临不喜欢孔雀（被学校老师批评了），他怕。特别雄孔雀开屏时羽毛上的那些眼睛。我不知道他怕那些色彩缤纷的眼睛的什么，是不是又让他联想起鬼之类的老问题。鬼，他这个年纪当然还搞不懂。我就顺势给他讲了《孔雀翎》这个江湖故事的梗概：孔雀山庄、暗器、杀手、家族什么的，告诉他，信心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小写》

我感觉命运仿佛大雨朝我倾倒，淹没我的无敌风火轮。一头真实的鹤把我叼起，腾空，丢进天空的一口井洞里。我感到自由，跟随一頭皮壳粗劣的抹香鲸沉入水底。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反弹，我睡着了。我有一种开了天眼般的感觉，从上至下注视着我，仿佛一个吐着泡泡的婴儿菩萨。命运的泡泡，我顺手抓过一个，捏在手里。它光滑、无常，一根尾巴充满力量，稍后便尖鸟似的冲破手掌，遁入一片空白中。我空落落回到家中，全身都湿透了。母亲在灶头间烧饭，两手握着锅铲不动。我走过去，借着童年的记忆努力

摇醒她。我感到一阵巨大的悲伤袭来，来自我们命运共同的痛苦。阿弥陀佛，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母亲抱起我说。

《小写》

还是下午，奇奇怪怪的，我枯坐在窗边，抚摸着根充电线的接头。不知道在动什么心思。阿强从广东打来电话说，怎么样，羞。我有些反胃，脑壳也不怎么灵清，没说话。只是把电话放在桌上，听而不闻。

每年清明节，前三后四，我总感觉我的魂不在它的位置。有时跑到无名指上，有时它又似乎在头发上游荡，弄不清楚。末了，阿强说（其实是委婉恳请），让我代劳，去旁边的归元寺拜一下罗汉。

出门前，吃了三个黄色的药片。

现在傍晚，我正站在一个铜面罗汉的正前方，感觉牙齿又要开始阵痛。

《小写》

广义上，你（最小）可以是一朵花。一朵花，即使在1986年的广义上，它也不可能是你。你，本质上是一点高斯模糊，而“睡眠是条大河”。不建议签约。《大教堂凶杀案》，我特涩法克，直接忽略。至于大海的奇怪，原谅我，于情于理我实在抽象不出。只是，传统的蝠鲞还在那里叹气吗。没有余光。我坐着，此刻（说的好像真有这种情况似的）。在窗边，或窗外、前、内等都行。反正说的都是同一个方位，可见，三百年来，武林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紧紧看着一把锁的钥匙孔和不是猫。深入，并旋转。什么都没发生。也就什么都不会得到。以及失去。逻辑只存在于实际（低能量）空间，而不是哪哪都在乱飞。包括埃博拉海是啊我知道是错的。又怎么样呢，雨停着就是停着，不管有没有雨。雨是情绪，你说。还没说完，你就跑去，在瓢泼大雨中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迟早的事，但就这么定了。不远处，河对岸，运动越发强烈。冒气烟雾，没什么可担忧的。

不要相信任何感觉包括来自身体的，它们没科技感。也不要笃定一个倒、斜插在路中央的少年是疯的。事情还远远没到那份上：这是你的名

言。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错的。在墙上刷满浆糊和我想除了浆糊也不见得还有其它不是偏颇。冥会儿想。前提是选好一个大势已去的时辰。被爱妄想症什么的，秋天。深入一切！以无人驾驶的形式。一条弯曲的河和虎和费解：大陆在默默移动。感觉到了吗，仿佛一个哺乳期的尼姑擦起一根诚实的火柴。那么虚弱。我翻了个身，在河面上。溅起一朵浪花。这年头，事情就是有这么颓且废。嘴上硬，但其实没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这也不是他的错。但这就是内容。但你能说万有引力不是内容吗不能。需要站在更高的梯子上去观察。内容而不是感觉。不远处，一个人跳上虎，骑走了。在黄昏胜景中。这不是感觉（感觉是不可靠的）。东西带上了吗，我朝她喊。下次，她竖起一根手指头。她和虎没回头。封建制真的已经过气了吗，我有点拿不准。总之，有总比没有来的简单。起雾时，我上了岸。但那只用了三四年的CASIO表掉河里了。但愿下次哪个年轻的东林党能捡到它。也算不枉一场缘分。

《小写》

沿着某国广袤地平线写下一个 1，用草书。

找到了便是找到了。

早到了、事实和历史。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运下几具物体，因为，你想了想，说“它们就在那儿”不是么。不是意义的形而上的意义的意义你确定它是意义。群与对称也是。端起一杯干净的水，倒扣在空气中。杰出的生产线员工最近罢了工（或被选择性裁员），因为腐败或其它别的不可告人莫测原因。

打打草稿。

喷射一些烟雾，冲散那个不断往纱窗冲撞的蜜蜂的飞行轨迹。pro。请原谅，我先去厨房烧壶茶水。

红领巾在飘荡，在风的作用下和风向不明。失去了什么？语言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会对提出问题这一现象提出疑问。（）：看见了吗，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漂亮的问题。我把它抹了。进入历史的尘烟雾中。这就是整体风貌。窗外，树枝在摇晃，而你（是谁）再也不愿意、实在懒得从前线撤退。

在一切还没到来以前。

感到恶心。

停着，雨和读者严肃的表面。

《小写》

塞尔维亚及巴尔干半岛以西的黑夜。在一根头发丝上打300个结，她有时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曾经）。一起去SPA，她走过去问坐在公园长凳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城乡结合部少女，还是去深山当尼姑？你看着办，她望着她叹气说。结合部抬起头，化为初代异形，走了。我们不知道，1986年，在去游泳的路上。在地狱入口徘徊一圈，她又回来了，是吗，在星期六。她是一部汽车、一颗星粒，我沉迷于这个奇妙的节奏，并且，当然也希望能保持住这种感觉，一直到星期六。

下不下雨都行。

单曲循环和一个丧尸嬉皮士的震撼农具。麋鹿群冒着气，继续在密林中行驶，东倒西歪，大部分已经丧失集体或等级观念。听着调频收音机，众神和照邻蹲在一旁谈吃露天火锅。难道他们不知道，尼采已经疯了吗，在上上世紀末。

后来，夕阳在由它反映出的彩霞中徐徐然沉没，照邻起身，拍拍衣袍上的枯枝败叶，望向长安，脱口道：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嗯。再后来，照邻点点脑袋，万物皆下品，唯有吟诗高。他长长地嗯了一声。表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写它个三部曲！这时，有人特地起哄道（仿佛一群喝多了水银，又忘了密封炉火的士大夫，娘希匹）。

这都什么时代了。未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明天一定会更烂。

《小写：在供销社门口》

1986年，一个上午。我和我妈在乡供销社门口等那辆先去终点毫林村再返回县城的班车。它开过去已经有二十来分钟，按七八里路程算，这会儿应该已经在折返的路上。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拥挤，每天只有这么一趟。在只立着一块站牌的露天车站聚着不少乘客。我有些担心。我妈比我还紧张，她拖着我的手，大部分时间望着车随时可能出现的乡村土路。这是一个我基本上用不着去费劲虚构的上午，阳光实在太好，天气又不冷不热。我担心我那个松动的门牙在被拔出的那一刻，血浆喷射的情况。我甚至连着两个晚上梦见同一条到处毁坏树木的霸王恐龙，在父亲三番两次催促说不能再等了必须去医院处理而我妈只好同意的决定下。那过两天我带他去城里，我

妈说，锅要不要也买一个？你看着吧，这种小事体。父亲说。拔完牙归来，我们去钓鱼。父亲跟我说。我当然不相信他的话。我原本应该在我养妈家过好好的暑假，根本不愿意回来。他就是骗我去钓鱼，说金丝潭还是老鼠潭有好多条鱼什么的，我这才被他带回溪口村。他像看牲口似的掰开我的嘴，查了查说，这不行，这个牙齿得去动大手术，拔掉。我有点搞不灵清。但还是知道手术是什么概念。不行，我说，我要回高童。这显然不可能，没几天就要报名开学。我跑出家，到小溪里待着。翻翻石头，看底下有什么鱼虾。有时干脆在溪水里躺下来，仰躺着，望着乌兰乌兰的天空，想起老虎钳和旧社会。也就在这种时候，一个形容消瘦的中年尼姑从对岸淌水过来。大热天的，穿着一件土黄色的长袍。我的第一感觉（以后仔细想起来仿佛也是）她应该来自苏联。

《小写》

她穿起袜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像一头掉了铜钱的豹忘了规矩那样像极了一条柴狗路过水坑时的疑惑那样像极了一头鹤突然

把鸟头插进深深的泥土里。去翻找天空。东西带来了没，她说。对着镜子。她对镜子表面反射出的一模一样的镜像突然停下踱步说。在第七次经过镜子的时候。镜像长着嘴，没有说话。她们在对视。眼睛里射出的光线极其冷漠。像兔子总是要回到阴凉的角落，她们一起走开了。

镜子空着。镜子里有什么？她想。她不想走过去再次欣赏她的负她的表情和姿态：也谈不上讨厌。她抖了一下。她这时主要沿着四面墙壁的长方形路线在踱步。方向一致，像定时回溯的鳟鱼，路上，她没有遇到任何瀑障。打几个滚什么的，有时。她是一个蚊子，她这样想。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像一个潮湿、巨大的蚊子。她想。一个潮湿、巨大、怪异的蚊子，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两个尖各自抖了一下。她仿佛大约想跳起来够一下天花板，但相对她来说还是高了。1986年，下雨。所有东西潮湿。

但之后的第二天，以及往后更多的一个月里，她一直在走那两根对角线。

《小写》

现在，两个麻雀一同窝在墙上的一个空调口。说出这句话意味着我知道，不远处的墙洞里有两个麻雀，我看见了，或者我只是知道，不管它们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数量是2，它们是麻雀。而且就在现在，一件正在发生中的事情。不管它为什么是现在（它正好是），而且它正好是这样的一件事：对面墙上，一个空调洞口里挤着两个麻雀。它们的头都是朝外的，现在。这不会有错。我相信它不可能出错。它们是我认识的麻雀那样的东西（这不是重点），曾经也是一种害虫（这是抒情）。它们不重要（对什么而言？），在这个正在进行的事件中（后置）。它几乎可能是事实。是吗，它是。它是怎么和为什么会发生？它发生了，这是事实。也正是我说出的东西：它是什么？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件的记忆。但愿是（附近并没有值得怀疑的迹象）。也不排除（科学），我可能是错的。但肯定也不能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要是这么定性，那说起来就没边了。

《小写：正宗》

在没有反对党的孤单岁月，在一只马桶盖的白色边缘，在重复的呼声中。一个人感到失落。

在啸响火箭升空的中途，在一根手指点在桌上无处表演的下午，一双袜子（彩虹）。在倒带回去古代的蓝色虫洞，是吗，在最爱的大势已去的状态下，拔掉电源。在虚弱的城乡结合部广袤的荒野上，在雨季来临之前，立正。供销社之王和虎来到河边。在点起30个火星用来点燃烟头的坚持中，在一个天才说他会死于雨中的巴黎后来如愿以偿的预言里，大批棕鸟始终没有到来。在寻找对象的过程中。在一根木头倒在路边的斜对面，这些，随它去。在大力金刚掌大败无影腿的小道消息中，鼓点密集、均匀的间隙，在一条黄色河流的拐弯处，一个人需要的钟声响起，等着全部稍息。在一个三边直角框内。

《小写》

把鹅头插进正确的插座，直到通电。朗诵一部小说，直到它散架。推开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关上。不要欺骗卧底。警惕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以及任意性。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下午。数数钱。重要的事只想一遍！不要怪风小，它太敏感。描述一头鸟，以及它的稳定性。杯子里有没有蓝鲸，这不重要。

没事，她说。

穷困必然潦倒，要不怎么叫置死地而后生呢。在饭桌上躺着，又是为什么（一个人）？把一首诗改上十万遍顺便路过一排炮房。

不要觉得有什么事疯狂，它们没有意义。

看会儿电视和电视机、让智商降为零，要是小心感到大范围的失落，那么，坚持就是胜利。

翻开一张牌，它会是什么？

不是方片3。

接受恐惧，在深夜，一个人叹气。粘贴。不停抛一个硬币，很难凑整齐一首诗，所以，研究天空。跑进雨里，但不要经常使用。保持遗憾，五月，或在五月末。把一支打火机立在桌上和不要去仰慕现代派（画家、诗人、艺术家等等）。

讨厌什么？一个木匠吗。

木匠来到河边架桥，两天前，木桥已经被一场洪水冲走了。

茱迪和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

《小写》

雨在下（雨现在停了）。雨落在地上成为水。从生成到消亡，雨短暂穿过天空（雨短暂穿

过天空)。雨对雨重复。雨在下，小雨，小于小雨。零碎、无力，每个雨滴方向一致（与看雨的人方向相反（雨现在已经停了））。看雨的人看着雨和其它（看着天空），但主要看着雨这个动作。（雨停了）。眼前的雨，让她想起另一场雨：大雨，从头至尾的大雨。那大雨来的也快。（那雨在下，没停）。一来，大颗密集的雨滴便仿佛从天空倒射下来。（一场大雨）听见雨声，她（慌忙）穿上裤子来到窗前，那真是一场大雨。大到让她困惑，那是雨吗。（是的。也不是。那是大雨）不是雨，那又是什么。（那是大雨，雨在下）雨水仿佛瀑布倒射下来，倒在地上，分不清雨和水。（这时风大吗？不大。没有风）雨在下，不，那已经超出下这个动作，那是在倒。那么大的雨从天空垂直往下倒，仿佛那雨已不是雨而是水。与眼前（现在，雨停了）的雨完全不同，雨应该有雨的样子。就像眼前的雨（那是什么，雨吗。雨的单位是什么，一场雨），零碎但每一个雨都是一个雨滴。但能说它（雨现在停了）是一场雨吗，不能。它只是一些零散的雨滴的集合，连雨都算不上。不像那场雨（它在下），它大、完整，是一场从头至尾的雨。它不停，从1986年起，它一直在下。一直没有停歇。当时，她站在窗前，想起这场永不停歇的大雨，她想了很多。没想完。而有些她根本想不到。她是这样想的，雨，是雨季里一种动物。

现在（雨现在已经停了），她已经不这样想。她只是望着眼前这些稀疏的雨滴和其它，她不去想（那为什么还要思念呢）。穿过这些稀疏、零碎的雨滴，她回忆起另一场雨。一场从头至尾的大雨，这么些年来，它还在下。而这是她老早就知道的。

《小写》

木匠离开村子后的一个下午，跟往常雷同，我躺在堂前一条竹椅上，什么都没做。也不想睡觉，也不想去溪流游泳。只是穿过道地里的天井望着那无限青蓝的天空。二妈她们已经开始在念下午的佛，五六个上了年纪的或许我应该称她们老太婆的妇女，反复念叨“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台词。其中，二妈主持敲木鱼，以及每到一个轮回用筷子点一下铃铛。那是一只小黄铜铃，发出的是叮的声色。带有少量余音。作为一种计时方式，铃声响起时，念佛的妇女们便马上用小剪刀在折叠的佛纸上剪出一个小小的菱形，类似于铜钱上的中孔。毕竟这些佛纸最终的用途是烧成灰当钱使用，在另外一个时空。我有时会想一下那些形态貌似神仙的三代以内先祖们挣着抢钱的

场面（在村口大香樟树下（现在已经被木匠砍了做成贞节牌坊）交头接耳。理论上，他们还算谦让有礼。但我肯定想不起他们的具体模样，我一个都没见过。但多数时候，毕竟1986年，我的心智还没发达到能够去深入幻想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于是乎，稍作神游，便跳出三界回到明亮的现实中来：一只绿头蝇（料缸苍蝇）在我裸露的膝盖疮疤上空一直盘旋，谨慎、无意识、近乎迷茫。我也一直没去扇走它。

《小写》

如果我可以，我会。我愿意，如果可以，我会的。你呢？如果可以，你是否愿意。我会的，如果你也愿意。你可以，站在光亮里，而我，如果你愿意，我会等，直到你消失，我走开，如果可以。等着光亮消失，我会走开。你呢？你会不会。如果你愿意，消失在光亮里，可以吗。如果你可以，你会，你会看着我走开，如果我可以，你是否愿意。我会的。我也愿意。走开，我可以。你呢？在光亮里消失，你是否愿意。你可以。你会不会愿意，如果可以。消失，在光亮

里，如果你愿意。我会的，我也愿意。走开，我可以。1986年，如果可以，我会。你呢？这正是时候。光亮正在褪去，你站在那里仿佛消失。你愿意吗？我愿意，如果你也愿意。我会走开，直到光亮消失，我会的。我可以等，如果可以。我不愿意。你呢？这正是时候。我会，我不愿意，但可以。走开，你也可以，如果愿意，这正是时候。消失在光亮里，我收起你，走开。我可以，也会。你呢，愿意吗？我在等。我愿意，光亮在褪去，这正是时候。

《小写》

这是一枝月季花，开粉偏白的花朵。那是一座坟，小（印象中只有一块黑色的石碑），并且被一小片还没长成的竹林阻挡住观察者的视线。那比这远些：离站在阳台上的人不足五十米。这相对近，一枝开着只有两朵花的月季种在对门的篱笆墙上。五月的月季不是玫瑰。形似，但不是。一个人想起玫瑰（红色的）是因为那里正好有一座坟吗。不见得，但也不能说没有关联。她确实是想到了。她看着这枝长势良好的月季，想起

（而不是看见。往那边看过去，能看见的是一片竹林）那里有一座快要被丢弃的墓，接着她想起玫瑰，一种类似的花卉，但色彩不同。那是全红色的玫瑰，红的很深。仿佛暗夜里的红。但这会儿是中午，尽管天空阴着，而且略微有些降温。风也不大。一种深红色的花朵，她忘了先想起它的名字玫瑰，还是在想起名字之前就已经浮现出花朵的模样来（这重要吗？重要），但现在，当她的脑子被花的形象牢牢占据后，花的名字就变得不再重要。不管它叫玫瑰，还是什么，一种红，深色的甚至发暗的红色比任何东西都强烈。这意味着什么，在一枝月季花和一座坟之间，一种色彩凸显出来，它们是三角关系，还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后者也许更接近实际。月季和玫瑰感觉只是相近，不像坟和玫瑰的比较来的激烈。而这种激烈的程度主要源于花朵与坟在色彩感上的差距。坟没有色彩。它最多是一种灰度。她这样想。她甚至都不需要去想。她自然能感到这种颜色并与强烈的玫瑰的红色去对照，而不是月季那淡淡的粉色。这里有一种挥之不去，她这样想。一种什么，她不知道。一种花朵和一座坟之间，她想起来，念头便再也无法散去。仿佛那里真的有什么。它可能是童年的，又或者来自祖先遗传的阴影。她不知道。这远远超出了她沉思的深度。她是一个画家，抽掉手头这根烟，她得返回房间去继续做画。也许她会把画板涂掉（那里

画着一个杯子)，在上面重新开始画一盆静物，或者她最好去画一种暗夜里才会呈现出的红色。只是红色。她这样短暂想过，但感觉也没大的意思。色彩并不存在，她想。她想起夏天。想起玫瑰是属于夏天的花朵。

《小写：五四运动》

五湖四海皆兄弟。

在鱼群里，艾先发言说：东林，你去长沙负荆请罪。（这里头的起因比较漫长，不计。总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是一种语言动物，而文字逐渐统治了语言。）

那么，东林回说：我负什么荆请什么罪，这也太脆弱了，湖南人怎么都这样。

我没说话，沉默。但还是想起有一次杨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跟我说：要爱兄弟。当时，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内容和形式）。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泛）语言。爱是信仰、牺牲、幌子，一泡乌诸如此类。爱还是什么？这的视情况而定。今天碰巧5.4一百年。一百年前的事

了，仁者爱人，北洋政府什么的，但在在我看来，还是爱兄弟来的实际些。

《小写》

他总是看着楼下院子里那全部植物中的一枝。和其它叫不出名称的植物（花草、树木（除那棵枇杷树））一样，他叫不出它的名称。在一个窗户下的墙边，这枝植物（能确定的是它应该是一种草本）比它四周的花草高些，更突出。这大概就是他总是能注意到它的原因。他被它吸引吗，没有。他只是有时看见它，想知道它的命名，他不知道。但也不急。没有特别想知道的需求。除了一棵较大的枇杷树木，院子里其它的植物他基本不认识。以前，他一般称这种情况叫杂草、蓬蒿什么的，他对植物很少有情感。但任何一枝植物都有它的名字，它也有，它看着并不特别。没有社会性，也不会明显移动，它就是一枝植物，一个独立的增熵系统，介于星星和动物之间的一种生命体，它必须有名字。所以，它暂时被他命名为上帝。上帝是一枝草。而且仅指这一枝草。去打会儿篮球吧，他想。天色尚早，就这样他（感到满意）下楼打篮球去了。

《小写》

我是这样想的。马杜罗穿着红色外套又回到主席台上了？二、要是没有陶瓷或玻璃杯或碗，用一个纸杯，倒入一点可乐水也能暂时凑合一下烟缸。20:06分吃完晚餐，07分来半露天阳台坐着（缺少一个凳子），需要一个凳子：我还没想好它的样式。我想，我的想法并不重要，和昆虫：一个吸附在荧光屏上的蚊虫它的趋光性。和用它的微型脑子迸发出的细小念头：我不可能知道和理解。现在稍微举头，便能看见乌青色的天空和散布在低空不太均匀自在的云：一种共通的景色。

《小写：龙王恨》

在一个度量衡还没彻底一统的二十一世纪早晨（星期五）。

在风始终停着仿佛凝固的意象边缘，2019年，六月末。

在听到一声未知的响声后，我来到梦外，看

了一眼，又回到梦中。一个二十五里路那么长的梦，我在它的末尾，在一个无人公交车站，身后是一条发着黄水的河，岸边上，几个新竹林七闲围成半圈，蹲在地上，用柳条挑拨一只四仰八叉的青蛙的肚子，像是在给它挠痒。

娘希匹，A说，又他妈丧权辱国。

没事儿吧，会稽兄。C递过去一瓶起开的凉啤。漱漱口，C说。

这都什么时候了，D说。他脱下衣袍、内衣裤，解开道士髻，稍后突然窜起，把自己射向空中。

我们各自在等着他回到地面。

不一会儿，我的空调公交来了。

《小写：不知所踪的骆驼》

整个下午我都在疲乏的状况下阅读某本书的一段文字，在那种醒非醒，说睡着又明显不够深入我称之为“德国制造”（我躺在木地板上，用后背的皮肤吸纳凉气）的仿佛一支只有两帧图像切换的瀑布的反复阅读的迷离中，感觉房间里始终有一个蚊子在漫无目标冲撞墙壁。有时我抬起手臂，朝空气中挥几下。又或者冷不丁不知为何叹一下气。

从它的视角，要是对这个人类觉得困惑，那必定是它的昆虫意识出现了倾斜。我是说，我对它的威胁，事实上也是，要远远小于冥皇星对它那微不足道的引力。

六月的一个特定下午，我们彼此都被命运囚禁在这个（中心竖立一根茄子的）房间里，而我实在还是更优越的一方：这点上从我只要愿意，便可以拿起手边的茶水，润一润沙漠般苦涩的口腔这一行动中轻易得到应证。

《小写：战略高手》

他用不动，应对宇宙变迁。

在村里，他是凝视天空方向发呆时间最长的人。他不（需要）关心天气。有时闲着，我会想起跟父亲通个视频，看看他在做些什么，在好天气，有没有想起去钓鱼（我从没就这事问起。二来，）他当然只能在屋前坐着，空坐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

“前两天，我去钓鱼了。”我说。

“嗯。”他没接住话头，侧脸望着那个天空。

一般来说，很少能看到天空的整体。我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空荡、多云。

《小写：消灭一个不费气力的拥抱》

最近，朝鲜的消息变少了。从美国来的新闻还和以前一样多。只是从前，大家都不穿裤子就出门（有的，到第二年春天还没回来）。不像最近，在路上，难得见到一个手上拿着桔子却又不像掉队的人。还从青岛调遣来了工兵*。

《小写：八月末记》

傍晚，星期三，地球。陪张临踢会儿足球。他快乐。我没什么可教他的，童年总会过去，他会得到解放。这是一个不错的傍晚。下过雨的天空上乌云密集，还剩一点的太阳在天边，照出一个金黄的洞窟，边缘弥漫着近乎光芒的东西。诸如此类，暑假结束了。

《小写》

武汉的夏天是极热的。

这种热与我在无底洞夏天的酷热，也是不同的。无底洞（一般仅就在洞口处）的热，主要来自温度本身，热的纯粹、明白，它无非是太阳辐射的作用。然而江城夏天的热基本与气温无相干，它让人狂躁，时而颓废，又或者躺在水缸里干脆无法言语，这时脑壳里便升起遮日般的乌云等等诸如此类，仿佛得了大病。至于是什么缘故，我不存在明确答案，只隐约感觉同这城市有联系，毕竟武汉是一个动物园。而我大概是类似穿山甲这类种属的哺乳动物。最近的这些天，在热醒来的夜晚，我总是想起童年，童年时代的这些那些，许多是老早已模糊，却又仿佛十分牢固的什么东西。

游行开始了吗。在什么时候游完（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我有时竟然仍会想到无底洞，想着回去看一眼。那洞口的茅草丛，在进入盛夏后，大多已枯死，又极易燃烧，烧出的隆重烟雾对于驱赶蚊虫毒蛇颇有效果。但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体，而且所谓的无底洞也只是我在文学中的虚想，如同《鸟史》，它并没有在实际中的地标。不提及也

罢。无论怎么样的炎热，只要我还能感受到，或根据我这些年来的经验，它们一律都会过去。呜呼，我还有什么可担忧和被照料的呢。

《小写》

一、我潜入水底，抓起一个石子。一个被水流打磨光滑的石子，形状仿佛拿破仑的帽子，我这样想。再想扩大范围想，又想不起什么。我的知识结构告诉我，它就只是一个普遍、唯一，溪流中简单的石子。放在手掌上，约三两重。用它打水漂，又不合适。这时，张临已经在气垫船上收集起不少石块。他要把这些宝石运回家，造房子什么的。傍晚的乡村溪流，夕阳就快消失，游泳的孩子们不知道在游些什么，监护他们的大人比前几年衰老了许多。去掉这些变化元素，溪流似乎还是老样子，仍旧非常一九八六年，非常旧社会的视感。我要怎么说呢。我对长兄说，差不多归去了，吃夜饭去。

二、这座山的背后，是另一座更高、看得见山峰的山。在这座看得见、更高的山背后，可能是另另一座山。也可能没有。这是浙东南一带的丘陵地貌所决定的。半夜没睡着，我下床走去阳

台纳凉和撒尿，望着黑魍魎的山轮廓，想起虎。感觉特别的文学。其实在当地，虎和山没什么联系。几乎没有人见过这种动物。只是儿时听老辈人讲起过华南虎的传说。只是传说。况且这些老辈人也和这只华南虎一样，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突然感到恐惧。连忙注视着这些山，好久好久才有所缓和过来。

《小写》

对归拢尘埃上瘾。从三一路数到零点五。在鹅头（还有一条船）斜插在路上（河面）的一个上午。09:50分，一个人驾驶仙鹤飞走。真实的归宿是她始终闷着那把牌。但我们说语境毕竟悄悄决定了这一切。点燃一支。点燃后，让它独自烧着。谁是谁？多使用一根脑筋并不会影响海洋变幻。其次，燕雀在多次使用高斯模糊后也不会化为一道闪电。语法最大，它是规矩。它天然合法，以及正义。所以，卢照邻又悄无声息离家出走了。在实在提不起二两兴致的九月末，他没抬头。双孔喷头什么的。一个人有必要一定要知道宇称不守恒吗，没必要。一个人不是人那它是什么。一个人被比喻。对人的定义下得最好的

地区最近在下雨。一个人脑袋上开出了花。她信佛的。坚定、涣散，并且绝不动摇。一个人稍后原谅了自己。忽闻一阵骂娘声。从阳台处不断远眺，孔雀和孔雀。

《小写》

鸟的作用在九月末几乎被抛弃。我不再去听见它的鸣叫。即使它在我跟前晃晃悠悠的游行，我也只是看着，不去看见。这是可能的，冷漠。我点燃它，看着它的微弱火焰。鸟有鸟的意思，它不动。任凭火焰中的电子跃迁或消失。烧完了，它也没飞开。只有当我把它真正捧起，准备吹走，它才吐出一口青光宝剑，说，把它沉到江里去吧，在船头刻上记号。我照做了。因为我知道，仅因鸟的悲观并不能化解我们漫长的恩怨。

《小写》

在中国。在中国是什么意思？在中国的中秋，百姓盛大出行，路上的车乘没有一部是完整

的。不是马匹掉毛、长虱，至少也缺个把车轮。犟在大道上跟随太阳移动。纨绔提着鱼篓赶去野钓的路上。在吃月饼的日子，诸人昏头昏脑，总是数不对钞票纸，从远处看，实在看不出有任何天真的地方。俱往矣。

《小写》

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巧和抒怀。

我推门进去，空荡的房间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窗户半开着。黄昏仅剩的一点阳光，通过窗门上那小半块玻璃射进来，像戏台上的灯光似的，聚射在一个四仰八叉躺着的田鼠身上。它是在吸收光能吗，还是在冥想。又抑或是对我这样一个闯入者的警告：从它的不动的姿态以及两三根胡须的抖动来看，似乎存在这种可能。

它不会是卡夫卡吧。我想都没想，转身穿过墙壁，跑到了大街上。

《小写》

肥皂。卖屁股者忧郁、蹉跎的下午。

你去哪儿呢？

到处都在发大水。

时空爆裂成无尽碎片，炊事兵统一忘了带上锅铲。星期二，救护车接走大批兔子，又有雨燕从天空翻落下来。你的脑子恰好外翻着，像极了一个秋天的卷心菜。让佛摇和《金刚经》来抚慰你的分裂吧，宝贝儿。妈妈说，不要去当永恒的炮灰。这年头，化身为一个蓝色、乱蹦的电子。

《小写》

坏人经过时，一个坚果从树上掉落下来。我连忙走过去，接在手上。这是什么，板栗吗。那不像是一棵枝叶凋敝的板栗树。我从没见过如此成熟、光滑的果实。

“喂！”我朝他远去的背面喊，“你掉东西啦。”“你掉东西啦。”我边喊，边唱道。不一会儿便抱着脚掌哈哈大笑起来，如同一只肚子痛缺又忘了如何跳舞的缅甸金丝猴。

望着他快要消失的背影。

坏人的心毕竟是云做的，他没鸟我。只是竖

起一根中指，举着，指向空荡、唯一的天空。可是那里究竟又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吗。

在成都的府城河边。

《小写》

如果傍晚来临飞矢射中野兽我不知道。稍后，如果鹞翻身落空，一张纸牌（方片三）立在路上，我不知道，又有什么是不纯粹的。我们（为了方便）将会离开，在衰弱以前。仿佛田鼠和一尊脱水菩萨相互对峙，在一种怪异的气氛中不舍。没有，就是没有。我曾经徒步去看一支瀑布，以为它不会一直在那儿。但因为过量的与鸟相遇，我呕吐，在混乱中，看见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小写》

再来两个庞德和弹簧加两磅。照邻的鸟或桓公的鹤。一杯干净的水这时摆在桌上，深秋，那就让它摆在桌上。它总不会是深深的摆在桌上。

同理，既然点一枝树，点着点不着它都没什么鸟用。鸟不在树上。鸟统一不在任何没去过的地方。鸟是情绪，雨也是。有时又不是。有时 A 是 A。但有时 A 如果突然等于 B，那事情眼见着就麻烦了。同理，放弃 C 也没有什么不好，它只不过是一个字。比如自由。或者虎。或者同理，已经很久没有看切尔西直播，没去想这档子事。倒是奇奇怪怪的常常想起某个汉奸的往事。这都什么时代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同理，下午，一条蛇（想不起别的）瘫在路上，有三里路那么长，冒着冷气。而且还不是在做夜梦。同理，离开椅子，迅速忘掉什么批判与纯粹理性、秩序、连续性这类生活中的杂碎。戴上耳机，出门去觅食。

《小写》

空地上，一朵花以它喜欢的样子开着。一头从战斗中败逃的野兽路过，它停下。注视着这个黄色的花朵。这件事在所有历史中，从没有出现过。无论这野兽是虎，还是一头麋猫，都不会在那里待上太久。它需要继续移动。它会忘了生命中的这次暂停。它将独自消失在天地之间：这是

最后的故事。而花朵（一九八六年）在开后，也会从枝条上自然脱落。

《小写》

一九八六年。简短的写作。它不是一门手艺。木匠来到村里的时候，我正捧着一大碗饭菜，用蘸了酱油的饭米粒喂鸡。喂，他停下，望着那只母鸡，但是在对我说，你说这里有多少堆鸡屎？他说。每年村里人会喊来几次木匠，做五斗柜、床、椅子、棺材、凳子什么的。但每次都是他这个隔壁村的。好像姓相，相师傅。我们不熟。我没理他，扒了些饭满口嚼着。他没急的事，点起一支香烟（青松牌，或金猴牌）吸着。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幅直角尺。斧头和其它零碎工具收在一个手提木箱里。他蹲下，对着母鸡喷些烟雾。仿佛一个不着调的废物。村里人管这种人叫轻骨头。或宝器之类。但我觉得他颇为亲切。他在堂前干活时，我总在边上看书。就好像他是我的一个奴隶。他有十八岁了吗。在古代，他这个年纪应该已经有了三妻四妾。他后来不知道去了哪儿。一九八六年以后，我没再见过。这可能是我的问题。我有时会爬到村头的大香樟树高大

的树杈上，朝机耕路的末尾远远望去。只要有剃头师傅、篾匠（有一年村里还来了一对东阳的铁匠师徒）、木匠之类的到来，那些日子我心里就会感到无比踏实。

《小写》

一双黄色的袜子。搁在球鞋上一双黄色的短袜，一个深秋（也许那会儿已经入冬）的院子。一株落叶银杏和一些花卉植物，一两只猫也许。一个阳光花房也许。也许不是。那些盆栽植物只是些放在了院子角落。那是一个院子吗？不见得。那也许只是一块没有墙的空地。不记得了。一种云游到此的感觉。天还没亮开。也许那会儿真的已经是冬天。否则怎么会感到寒意。猫呢？在屋顶。也许不在。跑了。没有猫声。以上，都不对。

《小写》

进入深秋，齐桓公的鸟仿佛蔫了的麻雀，躲

在院子墙角落不动。鸟？桓公问。

怎么啦？桓公进而问。

没出什么事儿吧？鸟。桓公连着三问，把削好了皮的苹果递过去。捏着苹果蒂头上的那个小木棍，在鸟眼跟前诱晃几下。

鸟白了他三眼。从喙嘴吐出一口浊气。

桓公没有一点生气。反倒失落起来，绕着井口低头慢行，心头不由大面积涌唱起来那熟悉的歌：在没有鸟之前。在农奴制没落的时代。在关羽斩断情丝的浅草边，在雾中央。也在产销脱节的变法困境中：你是一部拖拉机（蓝色）。也在射出温暖枪管的一刹那。

也在一个火花须臾的生命里。

也在一头鸟煮熟的中午。

《小写》

在一座昏暗的沙发上，两个人在对话。他们的对话如下：

“它是剑鱼牌的。”

“嗯，那就算它是吧。”

对完话后，两人（其中一个旧表现主义画家）不再说话，捞起撒在桌上的瓜子壳，有一搭

没一搭地相互配合着嗑起来。
直到潮水不断往远处退去。

《小写》

这是一种感觉。这感觉就像一个外星丧尸爱上一块失灵的刹车板。抑或开着蓝色手护拖拉机的混不吝（动作通常大于物体）抚摸他的羊群（还有更糟的）。但这感觉这时是好的。能感觉到。有时又微弱，仿佛不够。这感觉就是一个人在黄昏和黄昏后都在同一把椅子上（靠近阳台）坐着，但又不知道在坐些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变化全都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模糊感。我概括它为鹅的感觉。或虎，都行。它无可替代。但也不唯一（有各自方向）。但一定不是爱情。或其它。能感觉到，它在：就在那儿（这里）。但是不可描述。但是它是好的我知道。它在挥发，这感觉。不能捕获，我只有等待。或空耗着。它仿佛在三界之外，却又贴着皮毛。它是好的，我想。我都不用想，它有多甜蜜。或苦，一定是一种混合物它。它必定是全部。我是没有灵魂的。它很好地让我意识到这一点。这感觉微

弱。我想会一直保持这种感觉，被它带走，一直到20分钟后18:40分出门前。

《小写》

事实是四十，是实施，是私事是，史诗是试试。是实时是时时，是似是是事事。是世事。是，是是。是不是，是是。我从社区走出来，15:45分，走去272公交站。正在走。点同意《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后，才能登陆网易云音乐播放。true faith，能让超颓废的丧尸蹦跶起来的歌曲，我会永远听着它，上车、换地铁，一直到黄鹤楼下东林的住处。那时，天空已经黑尽，乌云化为乌有。我把带去的龙丢在沙发上，在桌边坐下，先喝它两杯，回暖后，再去吐露那些、这些难言的往事。不迟

《小写》

敲下回车键后才去投奔梁山。亲戚（不好的那种）在路上反复掉链子。秋天，秋天过后还是

秋天。我的肩上扛着一个夸克，活泼、虚弱，见着有份。09:05分，在阳台回到卧室的中途稍作休息。威斯康星洲什么的：一次悠长、无效的短路。敌人正在灶头间吃夜饭，我们偷偷逛进村庄，一九八六年。鸟在恢复中（包括生理和心理，《鸟史》被大幅度正规修改）。磕头，相当古老的规矩之一。捡起一根树枝，把它统一丢在地上。你这是去哪儿，废物？不，我哪儿也不去，娘希匹，我永远在边线上（视情况而定）。不远处，一个人走向密林，去寻找两天前丢失的那个杞人。这感觉就像一头座头鲸来到沙漠，或者相反。点和点，重合的两个点。当音乐响起，我们都喝嗨了，七零八落躺在树杈上。准备随时结束（这一切）。你好，你正在拨打的是生僻字专线和古装烂人名录。事到如今，抚摸一头黑猫，直到天亮。

《小写》

鹅夜营长河未眠，鹅数星星：最大只能数到三。鹅无边，佛法为零。鹅想起鹅的世界并没有鹅，也没有内外。鹅观察到世界，没有鹅，就没

有世界。鹅循环自身：往内。薛定谔的鹅。鹅看见天空有鹅飞行（在解放前），鹅看了看，不想看见。事到如今，鹅还不懂让梨。这是鹅的错吗。鹅当然还包括原谅一切，但不包括鹅。鹅有鹅的苦衷。鹅喝着冰镇雪碧，这事的中心思想究竟有多复杂鹅懒得去探索。放下杯子，鹅不再做其它动作。鹅现在在一个星期五上午九点一刻，看着秒表跳动。鹅发现时间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鹅昨天还是一头鹅。鹅在昨天的时候正好也是今天。鹅要是现在面朝墙壁的墙壁上有一个洞，它是愿意被封进去的。提前是大小正好合适。鹅想起来已经好久没有在路上遇见合适的坑。鹅想了会儿，在古代和未来搜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鹅对坑的理解基本上大于云。鹅身世纠缠，可鹅坑又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组词还有鹅凉。鹅凉了，鹅路漫长又萧条。我们说，鹅终归是堕落的，但我们暂时不去讨论这个。当鹅从半空堕落到鹅间，鹅已做好准备。鹅不是我鸟。这是一种误解。认识鹅的，都知道鹅不是鸟的一种。鹅先天不是鸟。鹅在还是雁的时候鹅是雁。鹅光滑。一头大写意鹅站在鹅跟前，它是想做什么。鹅绕开它走了。仿佛绕开一根梅花桩。鹅一向认为，基本国策跟鹅没什么关系。鹅深深厌恶古代。我甚至反对一切在古代道路上移动的鹅群。鹅对未来也一样。鹅和鹅写一千篇文章都是相似的，相似而不相同。鹅爆炸，有时候。有

时只是烧着。鹅在鹅颈上打了个结，经常这么干。鹅能吞云和吐出雾气这是不实际的。鹅最多只能吸收露水。鹅在一个露珠里游泳，当时，前线传来大量炮火声。起先还以为是在放烟火。鹅就这样安全度过了半个钟头。等会儿（写完日记）鹅还要去干点别的。鹅自然放下杯子。

《小写》

用一把海尔牌便携吸尘器制造一点热风噪音。11月末（30日）子弹生快以及在补觉醒来的中午：雨停着，天气阴冷。我穿上厚实的衣服，在阳台上等什么鸟飞来（也喝点烫咖啡水）（这是我的事）。已经顺畅活过生命第一个半数，你能想象得到吗。今非昔比如今我们连后代都有了。他们是意义。就是这么回事。零售，并且终生有效，和暂时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举一反三。例如，我完全可以把“也不完全是在催促我跟她浪迹天涯”这样的句子改成“因为大环境不景气而在应付了事”。娱乐无处不在，但毕竟不是义务。一个来世上散步的人，事实上，还没到全域盘点往昔的时候。它会来。但愿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们已经失掉这种超级功能。成了悲观的烟

雾或一片云。现在开始，让我们去再多赚些宝贵的数字。老了用得着。

《小写》

坐在一个水缸旁边，但没看着水缸。把一本诗集忘在出租车上，诗集和忘掉。你能抬起你的肩膀吗，很难。刷会儿牙。同时保佑凄苦风雨中的每一个泥菩萨。她们正淌水过河去，三个女人，头发和肩膀上披着几根海带。喂！坐在对岸烧野火的书生远远喊道：不要过来啊，这里危险。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举个例子：杨朱去找一头走失的羊，来到一个分叉路口，他不知道羊走的是哪一条路，他哭了起来。动一动脚趾头。

《小写》

在雨（为什么不是风）比风大的季节没有遇见照邻，星期四。当然也在放下手，略沉重于剥开一个桔子的镜像中，一个人感到突兀：它来自平面及反射。当然更多是因为（结构上的）失

语。诸如此类。现阶段，古怪而温吞的情况还很多。但一定是可被理解的。否则就麻烦了。我们朝四面八方跑了很久，甚至已经很远，但仿佛还没有出发。这能怪谁呢，对称性吗。所以我一直以为诗，是球形的。其实不是。它只是有点刺猬状。至于后续，丈量土地、抬着一部钢琴走去前线、脱水等等，这些都是次要的。在这等倒槽的天空（这里仅指气象），实在也没有必要（自己和自己，或跟谁）过不去。

《小写》

只创造了一根直线的上帝。一根直线，不同于另一根直线。所以它们才是两根直线。现在，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空挡上，上午八点少七分（停着），仔细端详一根虚线。它虚到哪儿了？试着冲进一堆朦胧的人堆里去。但不要开火。但不要在太年轻时老去但把篝火点燃，就会更快乐吗，不会。主语。天阴着，天空却仍旧空荡，天和天空各自存在了数千年，无论物理上还是在传统中。那就这样吧泡起一壶茶水，在我还没有到达以前。

《小写》

纽约在下雪。一九八六年，我外婆躺在镇卫生院病床上，床头柜摆着一个鲜荔枝罐头。雪很大，整个镇上都白了。一个小脚的女人走在纽约大街上，抬头看着乱飞的大雪。她的围巾是红色的。上午，出门后，她一直在街上游荡。她躲着一顶红色的雨伞在街上漫步。雪很大，外婆看着窗外的大雪，有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在她还是童养媳的时候，一个下雪的冬天，她去山上赶羊群。她远远望着雪片从天空落下。旧社会的天空空荡，但雪很新。外婆的脚很小，踩在厚但轻的雪地里，留下小小的脚印，天黑了，她才带着羊群回到镇上。雪在下，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小脚的女人走过一条大街，来到另外一条大街，新雪覆盖的大街上，女人红色的伞和围巾格外显眼。她走得轻，留下浅和小的脚印。是的，下雪让人想起遥远的事物。那个从没打开过的荔枝罐头，我有一次偷偷尝了一口糖水，很甜。

《小写》

风摇动窗帘和风窗帘互相悲伤作用。我起床跑去观察熟睡的妻子她在衰老吗。要是可以，

我会用最后的能量去烧起一壶茶水。最后总是好的。在最后（就像没有人会担心过去将会发生的事），一个浪漫主义者踏上她的无敌风火轮料峭般冲进一场大雾中。我怀念的虎，也在里面。叠加，我怎么知道记忆不是平面。我就在这里。在没想清楚以前，我作为一座奇观不会离开。或出门去买一些牛奶。

《小写》

对木头有感觉，一九五三年，一个人去学了木匠。但她总造不好一把椅子和其它。师傅说，你还是回家当尼姑好了，不合适。她没有走。又待了三年。给师傅烧饭、洗衣、铺床叠被、喂猪这些学徒应当孝敬的。一九五九年，她二十一岁，跟师傅说，师傅，我还是去闹革命。师傅没说话。第二天天没亮，她就走了。师傅遥遥远远追上来说，好坏师徒一场，我送送你。

（完）

感 谢：杜金柱

作者/装帧：张 羞

出 品：坏蛋继续出版 2019.12

